

絵図玉蜻蜒宝巻

メタデータ	言語: jpn 出版者: 公開日: 2017-10-03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hdl.handle.net/2297/28200

循環果報 不爽毫厘
萬惡之首 戒之在淫

繪圖玉蜻蜓寶卷

上海惜陰書局印行
吳江陳潤身署

大明嘉靖江蘇蘇州府玉蜻蜓寶卷 又名瑞珠寶卷 卷上

瑞珠寶卷初展開，敬神如在保平安。奉勸善男信女輩，須聽好樣在心田。

恭聞瑞珠寶卷，出在大明嘉靖年間。提表江蘇省蘇州府，南濠地方，有一人，姓申名璉，表字貴升，青年十六歲(岁)身入贅門。父親在日，官居文憲司之職，母親李氏，誥授皇封。不料父母去世，“小生才週歲(岁)，多虧王廷蒼頭，撫養長大。家財巨萬。娶妻張氏，係閩門吏部尚書張繼忠之女。十分賢德，年紀同庚，並無生育，只不在話下。小生心愛風流，不愿攻書，不想娘子終日逼我讀書。夫妻屢次爭鬧，今日獨坐書房，好不煩悶人也。”

小生貴升悶坐在書房，好不俊俏風流年少郎。可恨我妻太無理，終日逼我讀文章。岳父又是來相勸，那曉我愛貪風光。一心只愛花柳事，竟把詩書丟開傍(旁)^①。想我家財有巨萬，詩書不讀有何妨。慢表貴升思量事，欵卷中另有人出場。

“獨坐在書房，煩悶滿胸膛。小生沈君欵，今年一十五歲(岁)，爹娘亡故，家財豪富。娶妻趙氏，與我同庚，十分賢德，幸喜身入贅門。小生與南濠申貴升，幼年同窗，情如手足。今日心中煩悶，不免去到他家，請申大哥同往山塘，遊玩一番，有何不可。”“書僮那裏？”丑：“來哉！大爺有何吩咐？”小生：“同我南濠申府一走。”丑：“嘔，曉得者(哉)^②。”

小生君欵移步出門庭，丑書僮伏侍後隨跟。欵家中無心書來讀，思想街坊散悶心。邀請大哥同窗友，去往山塘看戲文。一路行走無耽擱，已到南濠申府門。主僕走進高廳上，申貴升一見便相迎。

“吓，我道是誰？原來君欵賢弟來了，賢弟請坐。”欵：“大哥請坐。”升：“文旦，取茶侍候。”“嘍。”“賢弟到來何事？”“小弟到來非為別事，今日聞知山塘，新到紫霞班演戲，特請大哥同往看戲，心意如何？”升：“賢弟有興，為兄當得奉陪。”欵：“如此，大哥請。”“賢弟請。”“文旦隨我來。”“曉得。”

二人挽手出書房，一同看戲到山塘。雙雙就把牆門出，一路遊玩喜非常。街坊挨擠多熱鬧，茶房酒肆鬧萱堂。三春景緻多好看，桃紅柳綠滿山崗。不表二人遊玩事，卷中另表一庵堂。

“空門寂寞少繁華，自幼修真奉釋迦。貧尼法華庵當家便是，法名普禪。因我幼年病多，爹娘恐難撫養，因此捨我出家。自入空門，已有二十餘年。”正在思想之間，老佛婆報道：“啟稟當家師太，今有南關王老爺。因為夫人病體全(痊)愈，今日山塘酬神演戲。差王忠伯伯來請當家，與眾位師太看戲，船在外面伺候。”“想我出家之人，怎能看戲。既承王老爺抬愛，不得不去。”“徒弟們那裡？”“來了，叫徒弟出來，有何吩咐？”“今有南關王老爺，在山塘演戲酬神。着人來接我們看戲。如今志微、志顯、志貞、志祥，同我們前去，志法與佛

① 苏州话“傍”“旁”不分。

② 苏州话“者”“哉”同音。

婆看守門戶。”“曉得。”

師徒打扮多端正，去往山塘看戲文。元色海青多文雅，套雲僧鞋時式新。白綾僧襪多潔淨，月白絲帶繫在身。頭戴一個妙常髻，項掛素珠甚斯文。一齊打扮身出外，師徒移步下船心。不表尼僧看戲文，提表兩位小書生。行來已到山塘上，人挨人擠鬧盈盈。欽：“吓，大哥，戲文就要開場，我與你到看台上去看，才是。”申：“吓，賢弟，台上去看不雅，想那邊有空野之處，可以觀看。”欽：“大哥說得有禮。”申：“請。”

二人移步走過東，前世姻緣此地逢做一冊。王司徒巧使連環計，董卓貪色一命終。三戰呂布真驍勇，鳳儀亭內兩情濃。當家看得貂蟬女，心中蠱意面通紅。那當家看得呂布嬉貂蟬之戲，不覺心中動了凡心。觀看台下之人，見有兩位書生，身穿一紅一綠，相貌非凡，心裡歡喜，動了凡心也。

當家暗暗想心苗，觀看書生半戲瞧。看他不到二十歲(岁)，俊俏風流品貌高。不知那位有福女，與這書生並蒂交。若我與他成伉儷，情愿輪迴走一遭。當家正在心暗想，丫環下面走上一春桃。

“噲，眾位師太，我裡^①太太嘔(喊)^②我送點心來個。”尼：“又勞大妹，多謝太太。”環：“好說。”

丫環說罷下樓跑，再宣當家想心苗。暗想書生容貌好，梨花白面泛紅桃。口中就把瓜子吃，胸中有意兩年少，就將壳子來拋下。呀，貴升抬頭往上瞧。那申貴升正在看戲，忽然頭上有瓜子壳，拋將下來。抬頭一看，只見看樓上面，有幾位尼師看戲。有一個見我小生，微微含笑，好不有趣人也。

貴升此刻喜歡心，歡看尼僧貌超羣。淡淡春山折柳樣，秋波俏眼動人心。口似櫻桃牙如玉，杏臉桃腮滿面春。身材俊雅多風月，勝比嫦娥月裡神。可惜剃下青絲髮，賽比花魁貌出羣。說什麼沉魚落雁西施女，閉月羞花楊太真。只因紅顏多薄命，可惜披剃入空門。我妻容貌雖然好，看來難及這尼僧。若得與我成佳耦，就死黃泉也甘心。貴升正在心暗想，沈君欽敞口說原因。你看天色將已晚，不如回去轉家門。二人分別回家去，申貴升獨坐想其情。

只因有事掛在心，一夜不睡到天明。“小生申貴升，昨日同君欽賢弟，往山塘看戲。遇見法華庵尼僧，在樓看戲，將瓜子壳拋在小生頭上，而且眉來眼去，惹得我小生魂不附體，好不掛念人也。”

貴升此刻掛心苗，思念尼僧貌色鮮。個個品貌多絕色，眉來眼去把情牽。風流女子多多少，未曾見過這天仙。對着小生微微笑，如今害我心掛牽。

“吓，是了，今日不免去到庵中遊玩一番，看他動靜，來意如何？吓，文旦全(同)我往外一走。”僮：“大爺，昨日大娘吩咐過哉，勿許大爺出外遊玩。倘若得知，小因打勿起，勸大爺勿去才是。”升：“吓，文旦，此刻大娘那裡知道，你且放心，即刻就回來的嘔。”

貴升移步出門庭，文旦伏侍後隨跟。升隨路遊玩多歡喜，已到法華一庵門。茂林修竹多有異，蒼松翠柏密層層。寂寂禪門關得緊，旦書童即便敲庵門。

“開門開門！”婆：“來哉！羅个^③扣門？”僮：“我裡南濠申大爺，前來遊玩。”婆：“待我開

① “我裡”，“我們”，“我的”或“我們的”。今常熟話仍這麼說。

② 從文義看，應是“喊”，但不知為什麼寫成不同音的“嘔”。

③ “羅个”，蘇州話“哪個”。

之^①庵門，大爺請進。”家那當家出來一看，原來昨日山塘遇見過的，叫聲：“大爺，貧尼稽首。”升：“小生奉揖。”家：“不敢，貧尼不出遠迎，多有得罪。”升：“輕造寶庵，得遇真修，三生有幸。”家：“大爺駕到，佛門有幸，禪堂增輝。佛婆看茶侍候。”婆：“曉得。”升：“又(有)^②勞了。請問當家，寶庵有幾位師太？”家：“小庵共有六個。”升：“有幾位高徒？”家：“共有五個。”升：“叫何法名？”家：“志微、志顯、志貞、志祥、志法。”升：“如此五位高徒，當家師太，是位福人了。”家：“承蒙大爺美讚。”升：“好說。想你出家之人，燒得(的)是清香，吃的是清茶，一無挂念，正是蟠桃會上，逍遙自在之人。妙不可言也！”家：“吓，大爺，說那裡話來。”

為人最苦是出家，住得(的)茅簷破草遮。穿的布衣百衲襖，吃的黃齏淡飯茶。早夜功課多辛苦，時常落空念弥陀。相公俗家多福氣，住的雕梁畫棟家，穿的錦綉羅衣襖，吃的羊羔美酒茶，晨暮姣妻美妾伴，不比出家多寂寞。

“好說，請問當家法號？”“貧尼賤字普禪。”“原來普禪師太。師太寶庵，共有幾進？”家：“共有五進。”升：“好座大大庵堂。小生欲往各殿一遊，可使得否？”家：“大爺意欲遊玩，那有不遵之理。”升：“如此輕造了。”家：“好說。三徒那裡？”貞：“來了。”“靜坐誦經文，聽師呼喚聲。師父叫徒弟出來，有何吩咐？”家：“三徒，只為申大爺到來遊玩，命你陪申大爺各殿一遊。”貞：“是。大爺，貧尼稽首了。”升：“吓，三太，不敢。文旦在外伺候。”僮：“曉得。”貞：“大爺請。”升：“三太請。”貞：“大爺是客。”升：“有道無針難引線。”貞：“如此貧尼引道。”

志貞引路往內堂，申貴升後面喜非常，打從香積雲廚過，翻軒一帶又(有)迴廊。推開側室門兩扇，小小花廳古木裝。飛仙桌來醉翁椅，週圍盡是玻璃窗。天然椅上香烟繞，達摩老祖度長江。

“吓，大爺，隨我來。”升：“是阿，吓妙吓，好不有趣人也。”

穿過月洞竹屏風，又見擺式甚精良。琴棋書畫般般有，一帶欄杆朱漆紅。簷前鉄馬叮嚀响，盆內奇花與古松。白衣大士蓮台坐，寶庵香煙繞碧空。

“吓，三太，這邊是什麼地方？”貞：“這是我貧尼云房。”升：“什麼，三太的云房，果然名不虛傳。這門裡面，是什麼地方？”貞：“貧尼的內室云房。”升：“什麼，三太的內云房想必比外云房更好，待我進去一看。”貞：“吓，申大爺，這是臥室內房，不好遊玩的。”升：“吓，三太，小生今日特來遊玩，真是天緣相湊，你也不必阻擋，待我進去遊玩便了。”

貴升說罷進內房，你今不必來阻擋。小生有意來遊玩，天台悞入是劉郎。豈容咫尺藍橋阻，勸你切莫甚慌忙。依希仿佛蓬萊島，小生悞入在天堂。

“阿，吓妙吓，看三太臥室，十分精雅。我申貴升想什麼連科及弟，說什麼金榜題名。吓，三太，我從今以後，不願歸家，情願在此陪伴與你。”貞：“吓，申大爺，你說那裡話來？”

志貞啟口說端詳，大爺言語不思量。你是蟾宮折桂客，要與皇家作棟樑。姣妻美妾蘭房伴，玉樓金屋綉鴛鴦。貧尼前世多作孽，罰我今生受悽涼。

“吓，三太，小生在此陪伴與你，你就不悽涼了。”貞：“吓，大爺，休得取笑。”升：“吓，三太吓。”

① “開之”，“之”現寫作“仔”，“开仔”即“开了”。

② 蘇州話“有”“又”同音。

貴升從(重)^①又說元(原)因，三太你且聽知文。小生今日來到此，天緣相湊兩相親。三生有幸真難得，也是前世夙有因。還望三太來應允，與我兩下結連姻。志貞聽說暗思忖，梨花白面泛紅雲。腹內暗暗來思想，不覺就要動凡心。見他貌如潘安樣，猶如仙子下凡塵。

那志貞聽他一番言語，又見他相貌非凡，被他纏纏繞繞，害得奴意馬心猿。“吓，大爺，但等今夜三更時分，請大爺往後門而進。貧尼在此等候，外面不可走漏風聲。”升：“這個是(自)^②然，多蒙三太美意，小生就此告別。”貞：“貧尼候送。”申貴升來到外面，“文旦同我回去。”僮：“晓得。”普：“當家一見，大爺既到小庵，用了點心而去。”升：“不敢，改日再來叨擾。”普：“如此得罪了。”升：“好說。小生告別。”普：“候送。”

申貴升移步出庵門，腹中暗暗喜歡心。一路行程無耽擱，主婢(应为“仆”)回轉自家門。“小生申貴升，今日去到法華庵中遊玩。與志貞師太暢叙歡言，兩下有情，約我三更時分，去到庵中。必須瞞過娘子才好，待我打扮起來。”

貴升打扮甚飄飄，一心出外會多姣。頭戴一頂方巾帽，綉花海青樂逍遙。手拿一把真金扇。玉蜻蜓扇墮美瓊瑤，打扮一回方已畢。文旦一見問根苗。

“大爺請用茶哉。”升：“放下。”僮：“噲，大爺。今早打扮葛樣^③齊正，到羅裡去吓？”升：“我大爺並不出門。吓，文旦，有銀子一兩，你與我盤門七寶齋，買一柄上號重金扇子回來。”僮：“噲，大爺，我不去。”升：“為何不去？”僮：“到盤門却有五六里路來，有恐大爺私自出門。大娘娘得知，要重罰小箇个。”升：“呢，狗才，我相公叫你走不走麼？”僮：“葛末^④倍^⑤勿要出門个呢。”升：“多講，快走。”僮：“嘔，葛末曉得哉。”

文旦買扇往街坊，申貴升快樂喜非常。抽身正要來走出，蒼蒼頭稟告到書房。

“啟稟大爺，闖門外，張太師到。”升：“什麼！岳父來了。”“咳，正正(真正)^⑥惹厭得緊。”無奈出外迎接。來到高廳，“岳父在上，小婿拜揖。”老：“賢婿不敢。”升：“岳母在府可安泰否？”老：“且喜平安。你夫妻可好？”升：“多蒙岳父記念，是好的。丫環，請娘娘出堂。”“是。娘娘有請。”旦：“來了。爹爹在上，女兒萬福。”老：“兒吓，罷了。坐。”旦：“是。”老：“今日為父拜客而回，路過你家，順便進來，看看你夫妻二人。”旦：“多謝爹爹。”老：“吓，賢婿，這兩日可用功否？”升：“不瞞岳父說，因家務忙碌，這幾日未曾攻書。”旦：“咳，爹爹吓，若說官人攻書二字呵。”

爹爹不必費心機，他是攻書永不提。秦樓楚館時時到，花柳場上處處迷。女兒屢次來相勸，不聽良言反怪妻。攻書二字不提起，朽木難雕是古題。老賢婿你是宦家後，世代書香門楣第。勸你不必貪花柳，切莫外面去遊嬉。從今休要遊蕩去，閉戶攻書改前非。你是宦家真公子，秦樓楚館非所宜。若得功名來成就，飛身可入鳳凰池。

“岳父台訓，小婿尊命。”“吓，我兒過來。”“爹爹有何吩咐？”“為父有言聽我道來：”

你夫不肯讀四書，切莫與他反面皮。必要好言來相勸，江山好改本性難移。曾記古人有句話，夫唱婦隨是道理。為父言語須緊記，夫妻不可爭高低。

① 苏州话“重(重新)”“从”同音。

② 苏州话“是”“自”同音。

③ “葛樣”，苏州话“这样”。

④ “葛末”，苏州话，“那么”。

⑤ “倍”，吴方言“你”，但不能确知何处方言。

⑥ 苏州话“正正”“真正”同音。

“爹爹，女兒謹遵嚴命。”“如此為父要回去了。”“爹爹慢去。”“吓，岳父，小婿不遠送了。”“夫妻二人進去了罷。”“是。”“打轎上來。”“嘎。”

慢表張爺轉家門，再提夫妻一雙人。大娘移步進房去，申貴升此刻喜歡心。

“妙吓，岳父以(已)去，文旦未回，此刻不走，等到幾時？你看天色已晚，不免快走了罷。”

貴升即便出門庭，悄悄私行向前奔。不與娘子來知道，一心要去會情人。可恨岳父來到此，幸虧書僮未回程。一路急急向前走，只見天色暗沉沉。行到法華庵門首，心中暗暗自思忖。

且住，來此已是法華庵後門。想日間三太約我，三更時分相會，待我等到三更。阿吓妙吓，耳聽樵(譙)樓鼓已初更。吓，三太吓三太，你在裡面有眾人陪伴，言來語去，可憐我小生獨自一人，冷冷清清，好不寂寞人也。

貴升獨自心胆惊，踱來踱去冷清清。耳聽樵(譙)樓打二更，腹中暗暗喜歡心。不表貴升來等候，再提當家出來臨。手執紅燈來行走，來到後門看分明。申貴升一見燈光亮，諒必三太出來臨。舉手輕輕庵門扣，當家聽見卓然惊。

“開門開門。”當家一見，“我道是誰，原來申大爺，你寅(夤)夜到此，有何貴幹？”那申貴升總道三太出來，誰知却是當家，心中好生不悅。“吓，當家，小生往前村會文轉來，天色黑暗，錯走路途，幸遇當家。不知當家夜靜更深，出來何事？”“吓，大爺，貧尼每逢臨睡之時，前後門戶，觀看一番，小心為上。”“正該如此。吓，當家，小生就此告別。”“吓，大爺，請到裡面坐坐而去。”“如此輕造了。”“好說，待貧尼闖了大門，如此大爺請。”

“當家請。”“吓大爺，這裡請進。”“吓，當家這裡什麼地方？”“這就是貧尼卧房。大爺請坐。”“當家請。”

申貴升一心想天仙，那有心腸戀普禪。無奈將身來坐下，叫我有口也難言。只為三太來到此，偏遇當家留此間。不表二人情濃事，再云三太美蟬娟。

“獨坐云房心煩悶，樵(譙)樓何不打三更。貧尼志貞，日間約定申大爺，三更時分，後門等候。此刻功課已畢，不免待奴悄悄走出云房。想必師兄師弟，俱已睡熟，待奴往後門一走便了。咳，阿彌陀佛，吓，我想這不端之事，豈是我出家人所做的，到底使不得的。不如勒馬收韁，回房安睡了罷。”

志貞回身轉雲房，獨坐燈前意傍惶。理該不把凡心動，安分守己誦金剛。不該日間來相約，勾引情人不應當。只叫一時來錯見，要學當年陳妙常。

“想我志貞，見過多少風流郎子，未曾見過申大爺的容貌，真是世上無雙，不可錯過的了。”

志貞腹內想根苗，展(輾)轉思量難撇丟。正是偶遇風流客，如何頃刻付東流。見他容貌凡心動，與他兩下把情留。既成明月清風客，只得前去會風流。

“我也顧不得，佔(玷)辱佛門之禮，難除孽障之心。吓，神聖吓，神聖，我也顧不得三寶五戒的了。”

志貞從(重)又轉凡心，要學牛郎織女星。想罷了時隨身起，一心要去會情人。重開房門身出外，輕移蓮步向前行。來到當家房門首，立定身軀暗思忖。

“此地當家卧房門首，待我輕輕而行。若露機關，成何體統。阿吓，且住。聽得裡面有人講話聲音，却是房內好像二人講話，待我細細聽得明白便了。”

志貞此刻暗思忖，走近窗前聽分明。聲音好像申郎樣，叫我難解又難分。莫非申郎早

來到，當家留進在房門，想他柳絮隨風舞，言而無信不該因(应)^①。

“且住。聽他二人言語，好不投機。待我舌尖舔破紙窗，偷看一番，有何不可也。”

志貞思想意綢繆，舔破紙窗看情由。見他不住重重話，眉來眼去好風流。二人情投并意合，春風滿面笑悠悠。志貞正在來偷看，呀，金雞報叫五更頭。無奈回身雲房內，萬種情懷悶心頭。貴升不記家內事，菴中歡樂過春秋。慢表菴中情由事，再云申府事情由。

“人去尋煩悶，煩惱不盡(寻)^②人。自家非別，我申府中書童文旦便是。只因大爺三月初六出門，杳無踪跡。誰知娘娘，將我日中痛打，限我三日，如若不見大爺，必要活活打死與我。我日日招(找)^③尋，並無下落。吓，大爺大爺，叫書童何處尋你也。”

我今街坊日日跑，留心探聽不辭勞。六街三市都尋到，妓館青樓盡去瞧。全然不見大爺面，猶如海底把針撈。到今十日無尋覓，娘娘家法寔(实)難熬。限定三日容易過，急得身軀難躲逃。不見大爺如何好，看來我命要勾消。

“有道螻蟻尚且貪生，為人豈不惜命。這便如何是好？吓，有了，不免待我偷些衣衫物件，逃走便了。吓，娘娘，非是我文旦瞞心昧計，事到如今，出于無奈。”

雙手拋開生死路，將身跳出事(是)非門。文旦主意多端正，偷了衣衫去逃生。有日大爺回家轉，仍來伏侍申府門。一路走來心思想，不知那裡去安身。不表文旦逃去，再宣張氏女釵裙。

“夫君出外未回程，奴家日夜淚紛紛。奴家張氏，丈夫申貴升，因他心愛風流，幾次三番，勸他不轉。那日與他爭鬧幾句，他今(竟)^④瞞了奴家，私自出門，一去不回。故而將文旦，終日拷打，限他三日，如若不見大爺，活活將他打死。吓，夫吓，你身落在何處？叫奴好不痛殺人也。”

張氏終日淚珠濃，奴夫還未轉家中。日日尋訪無着落，故而重責小書童。限他三日無着落，取他一死不寬鬆。大娘正在多悲切，蒼頭進內稟情衷。

“有事忙來報，無事不敢傳。啟稟娘娘，文旦現偷了衣服。逃去了。”旦：“什麼，文旦逃去了。”蒼：“逃去了。”旦：“阿吓，想他大爺尋訪不着，尤(犹)恐責打與他，故而逃去。我也願他不得了。王廷，吩咐眾家人，尋訪大爺要緊。”蒼：“曉得。”

王廷奉命不留停，就把兄弟叫一聲。命你各處去尋訪，招(找)尋大爺轉家門。家人聽說忙不住，各處招(找)尋大爺身。不表家人去尋訪，卷中另提沈君欽。

“大哥未回呈，日夜不安寧(宁)。小生沈君欽，自那日全(同)申大哥山塘看戲回來，誰知他初六日，私自出門，如今還未回家。前日申大嫂，着家人到來，叫我留心盡(寻)訪。我日日招(找)尋，並無下落。吓，大哥大哥，你身在何處？叫小弟那里來尋你也。”

君欽終日悶沉沉，想起大哥好傷心。家中大嫂遠(悬)^⑤望你，因何還未轉回程。終朝差人去尋訪，並無踪跡那方存。與你同窗從幼小，勝如同胞一母生。自從山塘與你別，直到如今不相親。不表君欽情由事，再提張氏女裙釵。

① 苏州话“因”“应”同音。

② 苏州话“尽”“寻”音近。

③ 苏州话“招”“找”同音。

④ 苏州话“今”“竟”音近。

⑤ 苏州话“远”“悬”音近。

“鴛鴦折(折)散各西東，未知何日再相逢。奴家張氏雅云，自從丈夫一別，杳無踪跡，前日差家人去街坊打聽。遇見兩個穿齋，他說道在法華庵中。奴聞此言，即往庵中搜尋，不想並無着落。曾記丫環說道，庵中玄女娘娘，相貌好像大爺一般。莫非官人扮作神聖不成，好叫奴難解也。麼，夫吓。”

大娘思想淚珠流，奴夫還未轉門樓。如今不知夫着落，未知何處把身留。使奴終日多流淚，女掌男權日夜憂。那日為妻菴中去，並無踪跡苦悲哀。大娘正在多悲切，芳蘭移步上高樓。丫環就把娘娘叫，且聽丫環說根由。

“勸娘娘且免悲傷，依丫環之見，不如再到庵中，搜尋一回。往後門而進，免得被他知道。未知娘娘心意如何？”且：“芳蘭說得有理。吓，王廷，備了香燭，打轎一乘，往法華庵一走。由後門而進，不許聲張。”著：“老奴曉得。”且：“大娘打扮已畢。吩咐四名丫環，碧桃、秋菊、冬梅、夏香與我同去，芳蘭在此看守家中。”環：“是。”且：“打轎上來。”眾：“嘎。”

大娘上轎出門庭，四名丫環隨後跟。慢表大娘路上事，再提庵中出家人。

“幼年出家做尼僧，皈依三寶誦經文。誰知逆彰(孽障)^①還未斷，一時錯見動凡心。貧尼普禪，自從三月間，申大爺喜見風流出眾，相貌非凡，故而將他留住。終日圖其歡樂，這也不在話下。不知何人走漏風聲，那日申娘娘到庵尋訪。我將申大爺扮作玄女娘娘模樣，幸虧搜尋不出，這(只)^②是還好。”正在思想之間，婆佛婆報道：“啟當家師太，勿好哉。”普：“為何？”婆：“申府裡雌老虎申娘娘來哉，轎子將近後門哉。”普：“阿吓，不好了。”

當家聞報怯(吃)^③一驚，急得身軀戰兢兢。即便將身忙出外，迎接娘娘甚慇懃。大娘將身忙出轎，輕移蓮步出庵門。四名丫環齊走進，王廷即便後隨跟。

“吓，娘娘光降小庵，貧尼不出遠迎，多多有罪。”且：“好說。吓，當家，前日奴家在玄女殿拈香，未曾瞻仰佛祖。今日特來從(疑應為“參”)拜，望當家指引。”普那當家聽說，心中暗想，“莫非娘娘曉得此事，故而又來尋訪。幸虧玄女娘娘法身裝好，還好還好。”“吓，娘娘請。”

當家行路向前行，大娘移步後隨跟。將身進了玄女殿，尼僧點燭甚慇懃。大娘就把丫環叫，捲起佛帳看分明。細細便把神聖看，原來泥塑木雕成。雙手合掌忙祝告，保佑夫君早回程。拜罷一番抽身起，便把當家叫一聲。

“吓，當家。奴要往大殿拈香，相煩指引。”普：“如此娘娘請。”且：“當家請。”

大娘移步往前行，當家伏侍心胆戰。行來已到大殿上，三尊大佛供中間。文殊普賢分左右，又見鐘鼓擺兩邊。拜罷一番方已畢，當家啟口便開言。

“吓，娘娘請用香茗。”且：“當家勿必費心。”普：“吓，娘娘，終日因何悶悶不樂？”且：“當家有所未知。只因我家大爺，並無着落，故而心中煩悶。”“什麼！大爺還未回府？”且：“是吓。王廷將轎子挽到前門，吩咐回去了罷。”著：“老奴曉得。”普：“吓，娘娘，用了素齋而去。”且：“到也不消，奴家就此告別。”普：“貧尼候送。”

大娘上轎就登程，尼僧相送出庵門。不表大娘回家事，再表庵內眾尼僧。

“吓，三徒，你將申大爺藏在何處？曉得為師，胆戰心驚。”志：“師父，我將申大爺藏在大

① 苏州话“逆”“孽”同音。

② 苏州话“这”“只”同音。

③ 苏州话“怯”“吃”同音。

殿上龍鳳鼓中。”普：“什麼，藏在鼓中。”志：“是。”普：“快快請他下來。”志：“曉得。”普此鼓十分高大，一面畫龍，一面畫鳳。這(只)為多年日久，鼓皮一面已破，掀起裡面，好躲藏人了。眾那眾尼僧，忙將梯子擺好，將申大爺扶將下來，滿面灰塵，好不難過。志：“吓，大爺，快請到裡面洗了手臉。”申：“是。”申貴升走到三太房中，洗淨手臉。“吓，三太吓。”

貴升啟口說原因，三太你且聽知聞。我妻搜菴有兩次，只想尋我轉家門。志貞啟口將言勸，便把大爺叫一聲。勸你早早回家去，免得娘娘掛在心。貴升從(重)又開言說，三太言語太無情。若要小生回家去，日出西方萬不能。若還要我回家去，除非魂靈轉家門。志貞聽他言和語，不敢上前勸他身。貴升不記家鄉事，菴中歡樂戀尼僧。珠寶卷定頭回，三搜庵堂下回云。

欲效當年潘必正，如今奇遇進庵門。

“小生申貴升，那日同沈君欽賢弟，同往山塘看戲。却遇法華庵一眾尼僧，兩下有意，因此瞞了娘子，私自來到庵中，却有一月，好不有興人也。”

貴升思想喜非常，那日看戲到山塘。三生有幸來相會，如今逍遙進菴堂。多蒙三太情義重，來到三太內雲房。賢妻搜菴有兩次，看他兩淚落胸膛。口口聲聲來祝告，終朝想我轉家方。誰知我在菴堂內，朝歡暮樂過時光。勝比家中多安樂，情願家財一旦忘。正在心中躊躇想，三太移步進雲房。

“吓，大爺，你自言自語，講些什麼？”貞：“吓，三太，小生進菴一月有餘，想娘子搜菴，兩次不見，多虧與我躲過，感恩不盡。”貞：“吓，大爺，看娘娘十分悲泣，求神許願，思想大爺回去。有萬貫家財，無人照管，夫妻拋撇，你心何忍？聽貧尼一言相勸，吓，大爺吓。”

奉勸大爺轉家門，免得娘娘哭悲疼(痛)^①。萬貫家財無人管，理該夫妻兩相親。申貴升聽說回言答，三太言語太無情。若要小生回家去，日出西方萬不能。志貞聽說言和語，不敢上前勸他身。慢表庵堂情由事，再宣張氏女裙釵。

“夫君一心愛風流，終日想(相)勸不回頭。奴家張氏雅云，去年出嫁申門，丈夫申貴升，同庚二八。他今心愛風流，不願攻書二字。終日良言相勸，總然不聽。出門數月，音信全無，未知何日歸家？思想起來，好不苦命人也。”

曾記那年並結頭蓮，與夫恩愛守家園。誰知奴夫貪花柳，終日相勸不聽言。奴說書中黃金屋，他說少年有幾春。良言相勸曾何用，反道奴奴饒舌言。朽木難雕真廢物，丈夫心頭恨萬千。昔日與夫多造次，如今懊悔是從前。

“咳，奴家，只望丈夫回心轉意，我心足矣。誰知他出門已有數月，至今還未回家。你身落在何處？阿吓，夫吓。”

張氏大娘好傷心，粉面交流淚紛紛。可笑申郎無見識，不念夫妻結髮情。申門香火誰人接，年少夫妻靠何人。與你成親雖數月，夫妻一旦兩離分。

“吓，夫吓，自從你三月初六日出門，直到如今，奴家往法華庵搜過兩次，全無踪跡。奴看一眾尼僧，俱是少年，諒他不是真修之輩。奴叫家人四路查訪，他說那日同了書僮曾去遊玩過的，莫非奴尋不到却被民(尼)僧藏匿，也未可見得。奴不免今日再到庵中，細細搜尋。倘若搜出，也未可知。如若再搜不出，奴與尼僧僧(此字疑誤)意結拜姊妹，與他說話投機，或者肯放他回來，也未可知。”吩咐芳蘭，“叫家人備轎，往法華庵一走。”環：“曉得。”

① 苏州话口语不说“疼”，不能区分“疼”与“痛”。

張氏無心懶梳粧，隨身衣服皆尋常。烏云略整時新髻，耳上珠還分兩旁。內襯單衫蘭花色，外罩披風色海棠。燕青膝褲鶯黃帶，三寸金蓮紅綉幫。腰繫五色羅裙子，手拿真金扇一方。芳蘭丫環貌超群，身材生得必必文。身穿魚白衫一件，外罩西紗紅背心。銀紅裙子低低繫，小小金蓮三寸零。生成一副鶯蛋臉，青絲細髮似烏云。王廷蒼頭忙進內，便把娘娘叫一聲。

“啟娘娘，轎子齊備，候娘娘起程。”環：“打轎。”眾：“嘎。”

大娘上轎往街坊，蒼頭伏侍用心當。一路離了南濠地，一心要去尋夫郎。慢表大娘路上事，再提貴升病在床。

“只為心愛風流事，誰知一病卧床心。小生申貴升，自從三月初六日，來到庵中，終日貪戀尼僧。我總道鐵打江山，任我歡娛。那知一病如山，臥在牙床。咳，我好不懊悔人也。”

當初不聽我妻房，不該看戲到山塘。如今有病菴堂內，累及賢妻守空房。一心要把夫尋覓，兩次尋訪到菴堂。不該把着神聖扮，不該躲在鼓中藏。如今一病如山重，看來要去見閻王。單聲咳嗽吐鮮血，不久就要一命亡。貴升正在多悲淚，貞志貞聽說淚汪汪。奉勸大爺休悲淚，保重身體莫心傷。有朝一日身康健，回家夫婦再成雙。志貞正在來解勸，當家飛報進雲房。

“吓，三徒，不好了。”貞：“為何？”普：“申娘娘又來了，轎子將近菴門了。”貞志貞聽說魂不附體。想大爺有病在床，如何是好？當家：“吓，三徒，大爺第一次扮作神聖，第二次身在鼓(鼓)中，如今第三次躲在何處呢？”傍(旁)邊志法說：“啟師父，想大殿天花板上，有鼠虫。快快担掃乾淨，何不將大爺躲在上面。”當：“到是。志法說得有禮(理)，請大爺躲避要緊。”升貴升聽說，“吓，如此，我妻子來了，我要回去了。”眾：“阿吓，大爺吓，這是使不得的。你若出去見了娘娘，非但眾人性命難保，而且一座菴堂，化為灰塵了。”升：“咳！我一向被你迷戀，今日這般光景，再不與我回去，莫非要我死在菴堂不成麼。”當家：“阿吓，大爺吓，且等娘娘回府，然後送大爺回府去便了。”

貞一眾尼僧跪塵埃，要求大爺發慈心，救我眾尼恩非淺。快快躲避免災誨。

“吓。我如今看三太面上，想他身懷六甲，已有數月，日後倘然生下一子，也是我申門後裔。我若出去，娘子一見，必要生怒。我就依允三太便了。”

貴升無奈便應承，眾尼挽扶大爺身。將他扶上天花板，一眾尼僧亂紛紛。那大娘，轎到庵門，等候多時，因何不見開門，這又奇了，吩咐家人打進去。嘎當家聽見，即便開了庵門。“吓，娘娘請進。”張：“吓，當家。我且問你，奴在庵門外等候多時，因何才得出來？”當當家聽說，唬得魂不附體，一時難以回答。志貞即便說道：“啟娘娘，此刻眾尼，正在大殿勤做功課，故而不曾聽見，得罪娘娘了。未知娘娘光降小庵，有何貴幹？”張：“只因大爺還未回家，特來求籤。”“如此請客堂用茶。”張氏：“茶到不消，相煩指引到觀音堂一走。”貞：“如此貧尼引道了。”張：“丫環隨我來。”“曉得。”

志貞行路好心驚，娘娘即便後邊跟。行來已到觀音殿，大娘雙膝跪埃塵。信女申門張氏女，只為丈夫申貴升。自從三月出門去，渺無音信未回程。未知生死存亡在，使奴靈筮見分明。祝告已畢忙問筮，一連三聖地中存。又把籤筒來搖起，將身站起看籤經。“待奴看來，原來第十六籤，詩曰：

一枝丹桂插金瓶，一對鴛鴦失了羣。若要雙雙重配合，遠在千里近在身。

一眾尼僧聽了籤語，唬得魂胆心驚。臉上出色，心中暗想，觀音大士果然靈感。張大娘一見籤語，遠在千里近在身。心中思想，莫非奴夫果在庵中。想大士籤語，遠在天邊近在身，使奴觸目驚心。況且見一眾尼僧，聽我籤語，个个臉上出色，唔內中必有舛錯。“吓，王廷，你與我眾人外面搜來。”“嘎。”“芳蘭與我裡面細細尋覓。”“丫環曉得。”

芳蘭奉命往內行，一眾尼僧忒忒驚。丫環細細皆看占(转)，處處細看便留心。搜到三太云房內，四面觀看細細尋。房中不見大爺面，走到床前看分明。

芳蘭來到三太云房，細細搜尋，並無踪跡。走到床前，揭開羅帳，只見床中一條綿被，床前有幾口紅痰。阿吓芳蘭一見，心生疑惑，即忙回到外面。“啟娘娘，丫環搜到三太房中，見床前有幾口紅痰，想必大爺貧(貪)戀過度，故而吐了此痰。”大娘聞言，即便全(同)了芳蘭，走入房中。一見紅痰，不覺淚如雨下。“吓，三太，這紅痰是誰人吐的？”志貞聽了，心驚胆戰。“啟娘娘，若說此痰，聽貧尼一言稟告。”張：“你講。”

三太為人好聰明，稟告娘娘聽原因。貧尼早夕做功課，如今乏力不安寧。

張大娘聽說，觀看三太果然面黃肌瘦，諒是真情。王再表王廷蒼頭，“今同娘娘三次搜庵，尋覓大爺，今日務要用心搜尋，眾兄弟們細細搜來。”“嘎。”

家人奉命不停留，大殿客堂各處搜。廚房各處都搜到，歡門旛後也來搜。掛鐘裡面來觀看，畫鼓(鼓)之中看來由。三官堂與玄女殿，鎮殿閣上用心謀。慢表外面來搜覓，娘娘啟口說根由。

“吓，三太，今日奴家造次竄庵，望勿見責。”貞：“好說。”張：“吓，三太，奴幾次冒犯，奴心不安，與你結拜姊妹，心意如何？”貞：“吓，娘娘千金之體，富室之家，豈不要折死貧尼的？”“吓，三太休得謙遜，與你同到大殿神前，結拜便了。”貞：“如此抬愛貧尼了。”

張氏挽手假慇懃，只為丈夫費多心。二人來到大殿上，雙雙跪下告神明。今日結拜為姊妹，有如同胞共母生。二人同年十六歲(岁)，各說年庚訴分明。張氏年長稱姊姊，志貞年幼小妹稱。二人結拜方已畢，大娘重又說原因。若得奴夫回家占(转)，重修廟宇佛裝金。祝告已畢雙流淚，志貞啟口說原因。

“吓，姊姊，看你慘然愁悶，不如與妹妹奕棋一會，以消悶懷，意下如何？”張：“如此請教一二。”貞：“好說。”

志貞移步往內行，腹中暗暗自忖論。總是奴家將他害，活拆夫妻好傷心。手拿棋盤並棋子，輕移蓮步往外行。就將棋子來擺好，姊妹謙遜坐分賓。你一馬來我一卒，張車吃馬來炮打兵。慢表二人奕棋事，申貴升上面看分明。

那申貴升躲在天花板上，却有幾個小洞。偷看賢妻，這般光景，好不痛死我也。生阿妻吓。

貴升此刻淚紛紛，偷看賢妻好傷心。道我不知在何處，誰知夫妻一處存。你不見我我見你，可憐看你好悲疼(痛)。本該叫聲賢妻子，尤(犹)恐娘子怒生嗔。一眾尼僧難存活，庵堂頃刻化灰塵。勸你早早回家去，日後與你共談心。誰知流下淒涼淚，滴在芳蘭手中存。

那芳蘭正在伏侍主母，忽然頭上滴下眼淚，心中疑惑。“啟娘娘，上面有眼淚流下。想必大爺躲在天花板上，見娘娘如此光景，尤恐生事，故而不肯聲張。有眼淚滴在丫環手上，觀音大士果然靈驗。”張大娘聽說，吩咐家人上去，看个明白。“嘎”。眾尼僧聽得魂不附體。“啟娘娘，何必疑心。這天花板上，常有老鼠作鬧，諒必流鼠尿。”升那貴升聽說，假作鼠聲，

又有鼠糞下。“來，吩咐家人，不必上去。”“嘎。”家人打轎上來。“是。”“吩咐打轎。”“嘎。”

大娘吩咐眾家人，打轎即速占(转)^①家門。一眾尼僧齊相送，大娘乘轎去如雲。轎中思想多悲切，不知我夫那方存。枉費心機空思想，越思越想越傷心。慢表大娘回家去，再表庵內女尼僧。

“那末好哉，白虎星去哉，唬殺哉唬殺哉。”當家：“吓，徒弟們，快請申大爺下來。”眾：“曉得哉。”

一眾尼僧不留停，悠悠扶下大爺身。申貴升愈加病沉重，損精乏力咳嗽身。仍到三太雲房內，看來有命也難存。思想我妻多悲切，可憐含泪占(转)家門。料想今生難見面，若要相逢夢裡尋。懊悔不聽妻言語，如今病重在庵門。

“咳！我悔之晚矣！當初不聽妻子言語，如今一病如山，渾身疼痛，骨瘦如柴。自從五月得病在床，直到如今，好不傷心人也。”

貴升思想越悲疼(痛)，病重如山好難禁。可憐卧在床兒上，渾身酥麻骨痠疼(酸痛)。朝寒暮熱真難過，身體疲倦少精神。痰中常見鮮紅血，看來有病定難存。

我患病一月有餘，多虧三太慇懃伏侍。可恨一眾尼僧無情無義，見我有病全然不睬(睬)。如今我思想歸家，可恨當家不允。想起家中妻子，好不痛殺人也。

多蒙賢妻一片心，三次搜尋到庵門。結拜姊妹皆為我，誰知枉費一片心。我想芳蘭多伶俐，隨同主母不離身。日後原想來作妾，誰知今日一旦傾。多虧王廷來撫養，並無私曲半毫分。我想文旦多能幹，終日陪伴甚慇懃。你在街坊來尋覓，不見我身受苦辛。那知我在庵堂內，染成一病要歸陰。貴升正在床中嘆，志貞移步進房門。手捧參湯來送進，走近床前立定身。雙手捲起青紗帳，啟口輕輕叫一聲。

“吓，大爺，參湯在此，吃些下去。”升：“三太，我的病體，參湯也是不濟事了。煩你去請當家進來，小生面懇與他，我要回去了。”貞：“是。”三太無奈步出房門，來到當家云房。當：“吓，三徒，申大爺病體可好些否？”貞：“吓，師父，不過如此。叫師父進去面懇。他要回去了。”當：“三徒，這是使不得的。想他病重如山，若放他回去，想申娘娘雌老虎的名望，你難道不曉得？他怎肯干休。”貞：“吓，師父不肯與他回去，又無醫治，如何是好？”當：“這可聽天由命的了，我也管他不得。”貞：“吓，不好了吓。”

三太聽說好心焦，可恨當家情太梟。全然不記當初事，歡樂之中一旦拋。若還真言來說出，大爺病體更難消。回房好言來安慰，床前啟口說根苗。

“吓，大爺，此刻當家有事，他叫我占(转)言。叫大爺且自安心，待等病體全愈，送你回去。”升：“咳，我記念家鄉，十分性急。”貞：“勸大爺且免心焦，自然有日歸家。”升：“吓，三太，我今日臉上如何？”貞：“略好一二。”“如此取鏡過來，待我一照。”“是。”貴升對鏡一照，大吃一驚。“阿吓，如今這樣了，我的面上有如鬼形一般，咳不好了。”

貴升愈加泪連連，鏡照容顏瘦萬千。當初容貌今何在，看來必要傷黃泉。有道萬惡淫為首，自古百善孝為先。看來難已(以)歸家占(转)，除非魂靈占(转)家園。難撇多情三師太，我在黃泉心不安。未知腹內男和女，日後分娩與誰言。志貞流泪將言勸，大爺勿必罣心田。但願病好可回去，夫妻相會喜歡天。慢表二人房中話，再提當家名普

① 苏州话“占”“转”同音。

禪。

“貧尼普禪，想申大爺病體十分沉重，叫我幾次會話。今日閑暇無事，不免到三太房中望他一望，也罷。”

普禪想罷便抽身，無奈去到大爺身。來到三徒云房內，志貞一見說原因。

“吓，大爺，當家在此了。”升：“吓，當家，你來了麼？”普：“未知太(大)爺病體可好些否？”升：“吓，當家，我病那裡肯好？怨小生不能見禮了。”普：“貧尼問安來遲，望勿見責。”升：“吓，當家，望你行個方便，放我回去，感恩不淺。”普：“吓，大爺，想你這般光景，還想回去，這是端(斷)^①然不能勾(够)的。”

且等病好身康健，自然送你轉回鄉。申貴升聽說哀哀哭，重又啟口說端詳。

“吓，當家，望你發個慈悲，行個方便，放我回去，小生今世決不忘你大恩大德麼。當家吓！”貴升此刻泪汪汪，哀求重又告淒惶。望你放我回家去，勝如重生老萱堂。望你放我回家去，結草啣環恩不忘。望你放我回家去，勝如掃塔拜金剛。望你放我回家去，勝如南海拜慈航。小生在此哀求你，望你恩開日月光。

“吓，大爺，你又說笑話了。想當初又不來請你，又不來接你，好的時節，何不回去？如今病重如山，不能回家的了。”升：“吓，當家，望你今夜三更，叫佛婆開了後門，我貴升，那怕扒(爬)也扒(爬)回去，決不說你庵中回去的。”普：“勸你勿必費心，要想回去，斷斷不能勾(够)的了。”升：“吓，不好了吓。”

貴升聽說好悲傷，霎時暈死一命亡。口中吐出鮮紅血，泪如泉湧臉似灰。

普：“三徒也，有這樣血腥氣了，我也管他不得了。”

當家說罷往外來，志貞啼哭好悲傷。可恨當家無情義，火上加油不應當。連叫大爺不絕口，搥住唇(人)^②中有一回。貴升悠悠還魂轉，貞志貞合掌念慈悲。

“吓，大爺酥(苏)醒酥(苏)醒。”升貴升漸漸酥(苏)醒。“吓，當家。”貞：“吓，大爺，當家出去也。”升：“吓，這無情無義出去了麼？吓，三太，我死之後到也罷了，却有大事，拋撇不下。”貞：“何不說與貧尼知道？”升：“吓，三太吓。”

第一件拋不下我妻張氏，害得他年少女獨守孤燈；第二件拋不下多情三太，我死後切不可悲泪傷心；第三件拋不下腹中懷孕，若還是生一子送到我門；第四件拋不下王廷老僕，他為人多忠直撫養我身；第五件拋不下芳蘭使女，原許他做一房動用夫人；第六件拋不下書童文旦，終日裡在書房陪伴我身；第七件拋不下君欽賢弟，我與他幼同窗一母所生；第八件拋不下太山岳父，蒙他勸莫遊行攻書用心；第九件拋不下家中之事，想我妻女掌男好不傷心；第十件拋不下家財巨萬，有良田並產業一旦分離。

“吓，三太，我這十件大事，拋擊(撇)不下。如今我命在頃刻，悔之晚矣。吓，三太，我有玉蜻蜓一隻，乃祖上遺物。日後你分娩之後，倘能生下一子，你將這玉蜻蜓，掛在孩兒身上。叫人密密抱到我家，與我娘子撫養成人。我就死在黃泉，決不忘你恩德。”貞：“貧尼曉得。”升：“吓，我心中好不難過人也。”

貴升腹內好難禁，一口鮮血往外噴。喉中不住聲響，志貞一見好傷心。霎時面起香灰色，嗚呼一命見閻君。志貞急忙來抱住，連叫大爺不回聲。見他口眼俱不閉，上下

① 苏州话“端”“斷”音近。

② 苏州话“唇”“人”(文读)同音。

身體冷如水。一眾尼僧俱進內，當家啟口說原因。

“吓，三徒，如今申大爺亡故，葬在何處？”貞：“吓，師父，我想並無別物，只有官箱一隻，不免將大爺藏在箱內，葬在雲房。未知師父意下如何？”普：“三徒說得有理，大家一齊動手便是了。”

一眾尼僧不留停，取出僧帽與海青。就將大爺來盛殮，官箱裏面盛他身。葬在三太雲房內，使他外人不知情。惟有三太多啼哭，鉄石人間也淚淋。

白“與郎一旦來分手，可憐終日淚珠流。貧尼志貞，只為申大爺亡故，並無衣衾棺槨。只得官箱僧衣僧帽盛殮，與他葬在雲房。終日啼哭。不免待奴備了文房四寶，描畫大爺真容一副。說得有理，待奴描畫。”

志貞未描淚紛紛，描畫大爺一丹青。就把筆硯來端正，手磨香墨畫你身。難畫真容方已畢，觀看一番不差分。就把大爺來藏好，終日在房哭悲疼(痛)。難畫喉中三分氣，不然與你共談心。未知腹內男和女，但願產下小兒身。不絕申門香火接，也表奴奴一片心。慢表志貞描容事，再提貴升一鬼魂。

“生前心愛貪風流，年少青春一旦休。撇下二八妻房女，申門香火一筆勾。我那申貴升鬼魂是也。在年一十六歲，舊歲娶妻張氏雅雲，十分賢德。只因我心愛風流，不聽妻子解勸。自從三月初六進庵，與眾尼度其歡樂，誰知到了六月廿九，一命身亡。在生之日，可恨當家不肯放我回家，如今魂魄回家，託夢與娘子，絕他思夫之意。出得庵來，好一派風景也，”

貴升魂靈出庵門，只見皓月照乾坤。忽聽(譙)樓打二更，三魂渺渺一路行。又聽金鐘三聲響，查夜官兒到來臨。可憐唬得魂飛散，又有行人到來臨。

阿阿吓，不好了，前面有燈光來了，待我閃過一傍。响南無阿彌陀佛。魂原來响版和尚來了。

一心念佛四個字，手敲銅版口念經。一路行程無耽擱，不覺來到自家門。

門神：“嘲，何處鬼魂，敢進我府？”鬼：“啟稟門神爺爺，我鬼就是申貴升回來了。”門神：

“如此前面不許行走，往後門而進，不許驚動雞犬。”鬼魂：“是，唬死我也。”

只見門神多害怕，左右站立好驚人。不敢走向前門去，只得回身進後門。進得花園聲寂寂，滿園秋景冷清清。樓台亭閣無心看，且往書齋走一巡。慢表貴升進園內，再宣王廷老家人。

老奴王廷，朦朧睡去。只聽外面有人叩門，手執紅燈，來至門首。“吓，門公，有人叩門呢。”看門公睡熟，待我開門出去，看个明白。“吓，那個敲門？”阿呀，只見一陣陰風，將燈吹滅，即忙回身，將門閉上。“且住，我明明聽得有人叩門，這(只)道大爺回來了。誰知並無踪跡，大爺大爺，想你身落何處了麼？大爺吓。”

未知身落何方地，老奴終日好孤悽。害得主母多悲切，日夜悲淚哭啼啼。萬貫家財誰人管，況且並無後代裔。慢表蒼頭去安睡，再提貴升上扶梯。

申貴升來到樓上，只見粧台仍在，卧榻無異。只見衣架下，擺著幾雙紅綉花鞋。又見庄(妝)台上淨瓶中，插在幾枝並頭蓮花。咳，我想花能並蒂，我夫妻不能和諧了。看房中器皿，一切俱在，單單少我申貴升一人。回身來到床前，揭開羅帳。吓，娘子，我妻，你終日在此思念與我，今宵與你一別，呵，妻吓，真真(真正)苦殺你了。

一見賢妻泪汪汪，拋別賢妻好悲傷。自從三月與你別，夫妻一旦分兩傍(旁)。貴升說罷多啼哭，大娘夢見少年郎。因何容顏多憔悴，為何流泪落胸膛。相公不必多悲淚，

夫妻和睦過時光。大娘說過陪笑臉，起身挽手叫夫郎。呵，夫吓，勸你不要動氣。從今已(以)後，為妻不來埋怨與你。夫吓。一向耽擱何方地，直到如今占(轉)家方。為妻日夜多啼哭，叫人四路去尋訪。今日何處回家占(轉)，一見賢妻泪汪汪。為何容顏多憔悴，莫非有恙在夫郎。為妻請醫來調治，勸夫切莫過悲傷。當初不聽賢妻話，如今懊悔好悽惶。不該遊行貪花柳，文章詩賦一旦忘。勸你不必生懊悔，改過前非讀文章。申白今朝一別休想見，一對鴛鴦分兩傍。勸妻切莫多掛念，保念身體記胸膛。且白與你一世為夫婦，百年偕老過時光。因何說出這言語，怎說夫妻分兩傍(旁)。今朝卑人身已死，勸你不必置胸膛。叫聲娘子來放手，難舍難分苦悲傷。大娘怎肯將手放，雙手扯住叫夫郎。今朝才得來相會，怎麼就要分兩傍(旁)。你今身喪何方地，誰人害你一命亡。望夫將情對我說，代夫伸冤理正當。貴升不肯將言說，啟口即便叫妻房。

“阿，娘子，你後來自為(會)^①明白的。快快放手，我要去了。”“吓，官人不要去。”“娘子放手也罷。”

貴升說了向前行，大娘急急後隨跟。口中不住官人叫，才得相會就離身。貴升跳出紗窗上，夫妻分別好心傷。粧台拿了菱花鏡，丟在塵埃兩邊分。不表貴升鬼魂去，張氏啼哭叫夫君。霎時一夢來驚醒，忽聽聽(譙)樓打三更。啟口就把芳蘭叫，芳蘭即便進房門。

“阿，娘娘，半夜三更，為何大驚小怪？”“吓，芳蘭吓。”

奴奴方在睡朦朧，望見大爺占(轉)家中。奴奴起身忙迎接，夫妻挽手話重重。他叫娘子休置念，他說早早命歸終。見他容貌多憔悴，往日行會(為)大不同。

“阿，娘娘，夢見大爺回來，這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後來便怎麼樣？”“後來他脫身而走，走到窗前，只見他將菱花鏡丟在塵埃，奴奴霎時驚醒，你與我房中觀看，可有什麼打碎？”

“丫環曉得。”

繪圖玉蜻蜓寶卷下卷

芳蘭奉了娘娘命，週回(周圍)^②四面看分明。將身來到粧台上，只見菱花在埃塵。即忙拾起來觀看，一面分開兩塊生。心中見了多疑惑，前來稟明主母聞。

大娘一見菱花鏡分為兩處，不覺泪如雨下。果是真情，看來夫妻未有團圓之日了。

大娘一見菱花鏡，好比亂箭射我心。未知身喪何方地，活拆夫妻兩處分。申門香火無人接，為妻年少靠何人。女掌男權如何好，越思越想越傷心。芳蘭在傍來解勸，娘娘休得泪紛紛。諒必貓兒來捕鼠，跌落菱花兩邊分。娘娘不必多憂慮，還須保重自己身。事有憂慮難分解，丫環有言稟主人。去請卜易先生到，問其一卦斷分明。大娘聽說言和語，芳蘭之言不差分。

“阿，芳蘭，命你去叫王廷，訪一位有準無差卜易先生，進府問卜，不得有誤。”“丫環曉得。”

芳蘭奉命不遲延，埋(迈)動金蓮下樓門。將身來到中堂上，見了蒼頭就開言。

“吓，王廷老伯伯，大娘娘命你，去請一位有準無差卜易先生，進府問卜，要斷大爺吉凶下

① 苏州话“为”“会”同音。

② 苏州话“回”“围”同音。

落。”“老奴曉得。”

芳蘭即便往內行，王廷心中廣思量。大爺是(自)從出門後，未知身落在那方。萬貫家財無人管，使我老奴少主張。昨夜朦朧身睡去，忽聽大爺占(转)還鄉。開門觀看無影響，一陣陰風好淒涼。今日命我先生請，有準無差斷吉祥。

且住。我想六門三關，卜易先生却也不少。未知那個有準無差，能斷虛寔(實)。吓，是了，想城中占珠(专诸)巷^①，住我家房屋的，名叫胡松年，人人稱他胡半仙，諒必有些靈驗。不免前去請他到來，便了。“吓，兄弟們，你們小心看守門戶，我有事走到街坊一走，去去就來。”“王伯伯放心去末是哉。”“如此待我一走便了。”

王廷移步出門牆，進城去往占珠(专诸)巷。慢表蒼頭還在路，另提卜易人出場。

“決斷陰陽，吉凶昭彰，全仗拆拆單單。勿想那時世艱難，生意清淡，肚皮餓坳餓坳，自家非別，胡松年便是，人人嘔(喊)我胡半仙。葛^②兩日，閻羅大王開飯店，生意無半點，三餐勿周全，還要欠房錢，真真(真正)是可憐葛^③也。勿必說哉，家主婆^④金氏，還在床上取氣，待我坐之店堂，等候生意罷哉。”

松年心中自傍惶，專等生意坐店堂。人人叫我胡鉄口，乃曉柴米精蕩光。但願祖師前保佑，買柴糴米供妻房。正在店堂呆呆想，來了王廷老年蒼。

“胡松年先生請了。”“外哼頭^⑤人噯鬼叫^⑥是舍(啥)人？”“是老漢。”“我道舍(啥)人，原來是王伯伯。”“正是。”“請進坐坐。”王：“曉得吓。先生，老漢有禮了。”“勿敢勿敢，學生還禮哉，請坐。今朝舍(啥)個風吹過來个噯？一向可好？長遠不見者(哉)。”“正是，阿先生，你可曉得，我今日來意麼？”“今日來意，我也明白哉，莫非討房租錢個噯？”

“不是，先生聽哉。”“今日奉了主母命，特請先生進府門。亦非追討房租事，請你卜易斷分明。大娘身體多安泰，另有疑惑叫你身。”松年聽了暗思忖，“此去我命定難存。想我屬羊，伊有名雌老虎。我此去，羊落虎口，一定難逃。吓，有哉，讓我回覆你罷哉。”“喂，王伯伯，未知娘娘問卜擇于何日？”“就在今日。”“那舍今日，如此得罪哉。”“為何？”“今日約定閭門外，要起合周堂。”“明日？”“明日要到大人家合婚，因七八十年前，約實哉个噯。”“如此先生，定于幾時可空？”“讓我劃策劃策。今早初一四七勿空，明早二五八已勿空，後日三六九又勿空，上半月勿空，下半月勿空。府上要問卜，這(只)好另請高名(明)噯。”“住口！胡松年你如此胡言麼。”王廷聽說怒胸膛，罵“你松年太猖狂。胡言亂語來推却，將你備帖送縣堂。打你一棍并四十，妄言造舌坐牢房。”上前一把來扯住，松年曉得泪汪汪。

“阿，王伯伯，勿要取笑，勿要取笑，想我卜易先生，也是斯文一脉。如此拖扯，成何體統，快快放手，我才話去个。”“如此饒了你，快快同我前往。”“嘔，讓我收拾傢伙。咳，課筒課筒，我前半世靠佷過日甲^⑦，看來葛条性命，被佷送終者(哉)噯。”

① 专诸巷，苏州巷名，現仍在。

② “葛”，苏州話，這。

③ 這裡的“葛”相當于句末助詞“的”。

④ “家主婆”，苏州話，老婆。

⑤ “外哼頭”，外頭。

⑥ “人噯鬼叫”，苏州話，可寫成“城隍鬼叫”，鬧鬧哄哄。

⑦ “日甲”，苏州話，日子。現通行記作“日脚”。

松年此刻氣苦腦(惱)，收拾另(零)^①星往內跑。啟口就把家婆叫，金氏即便問根苗。
“噲，老老，今早唔含(无啥)^②哉。”“勿好者(哉)，南濠申府王廷老毬養^③來哉，要我進府問卜。”金：“還有舍(啥)話，發利市哉。”“狗化娘，羅裡曉得。申娘娘有名雌老虎，想我屬羊個，今早進去，羊落虎口，一定要死個。喂，家主婆，若有買主來，嘔(喊)伊等等。若還等到日落西山，我勿居(归)^④來，佷起打塊豆腐，買葛壺老酒，騎門檻做碗羹飯，嘔(喊)我聲魂靈居(归)來吃吃，也表夫妻情分。”金：“噲，家主婆^⑤，好話多孝順，順流流去沒是哉。”“呔，佷松年快快出來！一同前去。”胡：“來哉來哉，葛老毬養催命無常來哼^⑥嘔(喊)哉。咳，祖宗大人，若要羹飯吃，同之我去個呢。”王：“胡松年隨我來。”

王廷蒼頭往前跑，松年後面好心焦。二人出了轉珠(专诸)巷，到了閩門過弔橋。行來已到南濠地，不覺已到虎洞牢。將身即便來立定，啟口開言問根苗。

“喂，好大老虎洞，”王：“高大牆門。”“喂，王伯伯，動問府上，可有金安子？”王：“什麼叫金安子？”胡：“就是王伯伯只狗。”王：“休得趣(取)笑！我家犬雖有，却也不妨。”胡：“想我胡松年窮昏哉，老虎洞裡有舍(啥)個狗。阿唷，門檻撞頭者(哉)，有道大人家個門裡，是尺三。進門容易出門難，少刻雌老虎接到，今朝一定虎拖羊。”王：“隨我進來。”胡：“嘔，來哉。”

二人移步進門庭，行過回廊到花廳。王廷蒼頭身進內，來到堂樓叫一聲。

“吓，裡面，芳蘭姐可在麼？”“來了，王伯伯何事？”“先生請到了，未知娘娘問卜在於何處？”“王伯伯，娘娘早已吩咐，就在花廳上問卜。叫你掛起堂簾，擺好香案，候娘娘出來。快快前去，料理明白，但(待)^⑦我稟知主母便了。”“曉得。”

蒼頭說罷往外行，芳蘭進內稟主人。松年正在花廳上，心中焦燥罵連聲。咳，我罵你老王廷、老毬養、老勿死、老黃巴(王八)^⑧、老烏龜呢。

想我好好在家中，叫我身入雌虎洞。聲聲怨恨高聲罵，蒼頭聽得訴情中。

“唔，胡松年，你自言自語，罵老人家麼？”胡：“我口也勿開，舍(啥)人罵唔。”王：“分明你說幾個老字，怎說不講？”“那舍(啥)聽見哉？原是有個我說，王伯伯，做人要好，後來一定老壽星、老福星、老封君。”王：“多蒙美讚。呵，先生，少刻主母出來，有個近身丫環，名叫芳蘭，你須要小心奉承幾句，自然幫襯與你。”胡：“果然王伯伯好人，後來一定是老壽星哉。”

王廷蒼頭甚心堅，即忙掛起內堂簾。就把香案周備好，侍候主母出廳前。大娘移步香閨出，芳蘭伏侍女嬋娟。主婢雙雙花廳進，王廷啟齒就開言。

“主母在上，老奴王廷叩頭。”張：“總管起來，命你出去，看守家園。”王：“老奴曉得。吓，先生，主母在此，用心問卜。”王(應為“胡”)：“放心末是哉。”芳蘭出來，叫道：“先生。”胡：“勿敢，大娘娘，學生有禮哉。”芳：“我勿是大娘娘。”胡：“告末^⑨二娘娘？”

① 苏州话“另”“零”不分。
② “无啥”，苏州话，不错，这里应是打招呼的话。
③ “老毬養”，很粗魯的罵人話。
④ 旧时苏州话“居”“归”(白读)同音。
⑤ 这里是金氏说话，不应称别人“家主婆”，疑有误。
⑥ “來哼”，在(那里)。
⑦ 苏州话“但”“待”同音。
⑧ 苏州话“黃”“王”同音。
⑨ “告末”，苏州话，那么。

芳：“也勿是。”胡：“勿大勿小是中。”芳：“也勿是。”胡：“定是小娘娘。”芳：“也勿是。我是娘娘跟前伏侍個芳。”胡：“敢是芳姑娘麼？”芳：“正是。”胡：“失敬失敬！葛叫有眼勿識泰山，得罪。煩你傳稟娘娘，說失目（疑应为“明”）人胡松年唱喏者（哉）。”芳：“娘娘說過，回禮不便，叫你請坐用茶。”胡：“又勞芳姑娘哉，請芳姑娘課筒拿之（仔）進去，叫娘娘通誠祝告，學生好斷語哉。”

芳蘭即便占（转）回身，手拿課杖稟主人。快請娘娘來禱告，先生看卦斷分明。大娘敞口開言說，就把芳蘭叫一聲。今日心中多緒亂，猶如失了奴三魂。只恐禱告心不誠，尤恐問卜卦不靈。命你代主虔誠告，去請先生來求卦。只為主人申貴升，今歲（岁）（岁）年方十六歲（岁），四月初八酉時生。三月初六出門去，未知身落何方存。還望先師來決斷，吉凶存亡細斷清。祝告一番抽身起，就把先生叫一聲。

“吓，先生，禱告過了，請先生決斷。”“如此課筒拿來，再拜。讓我祝告末哉。”

先師原是碧爐仙，上達三天下九泉。吉凶禍福分明斷，閒事（是）閑非莫相纏。

大明嘉靖十七年，南直姑蘇吳縣，一十三都，永甯大王殿下居住。今有南濠申門張氏，代占使女芳蘭，稽首焚香，虔誠禱告。要求先師一卦，內有八八六十四爻。內占一卦，有凶斷凶，無凶斷吉。莫順人心，莫從人願。明章較著，初爻見拆，拆上又見拆。香烟未退，神聖未回，再求外像三爻，配成一卦。初爻見拆，拆上又拆，拆上已（又）是拆，原來是坤卦。想大人家要問舍（啥）个脫物求財，到有十分利息。“喂，芳姑娘，此卦舍（啥）用場？”芳：“先生此卦可好麼？”胡：“好麼，可比三顆豆子搖會，雖有十八點，若問脫貨求財，到有十二分利息。”芳：“此卦問行人如何呢？”胡：“若問行人，請芳姑娘另起一卦才好。”芳：“先生此言差矣！有道君子問災不問福。”胡：“告末葛段（段）坤卦，屬子，壬坤壬坤，屬之土，有道‘土來埋金’。埋金，若問行人，直脚^①無處可尋。勿相信，還有兩句卦語里！”

六重陰來勿見陽，出門行人見血光。草內藏珠無覓處，只怕難已轉還鄉。

“喂，芳姑娘葛个行人，舍（啥）日脚出門个呢？”芳：“三月初六日出門的。”胡：“嘔，三月初六，查得三月甲辰月，初六紅沙日主。阿吓，有道出門遇紅沙，到老勿歸家。讓我再細細排排看，東南方有一座陰人纏繞。喂，芳姑娘，府上可着人尋過麼？”芳：“吓，先生，非但東南西北，而且出省馬頭，俱已尋過。”“嘔，三月初六，交到四月初六，交到五月初六，交到六月初六，交到十六，交到廿六、廿七廿八交到廿九，二合太歲（岁）當頭，五鬼白虎吊照，阿吓，勿好哉。芳姑娘，昨日夜裡可響動麼？”芳：“末（未）有。”胡：“打碎一隻盃（碗）？”芳：“也末（未）也。”胡：“豁脫一個瓶？”芳：“也末（未）有。”胡：“折斷一只筷？”芳：“一些末（未）有。”胡：“葛也奇殺哉。”

松年暗暗自思量，算此行人赴黃梁（梁）。因何昨夜無響動，叫我如何斷陰陽。張氏裡面親聽得，即便敞口叫芳蘭。你說昨夜無響動，菱花落地非吉祥。芳蘭聽得多明白，即便回言說斷祥（端詳）。原來昨夜有曉報，菱花分開在中央。果然先生多靈驗，還望決斷定陰陽。松年聽罷言和語，開言叫聲芳姑娘。

“喂，芳姑娘，菱花落地，此乃大大不祥。可比个人，放在炭火裡向^②，難末要燒之烏焦巴弓哉。”

① “直脚”，苏州话，简直。

② “裡向”，苏州话，里头。

寶鏡分開在兩邊，若要團圓爐內煎。鏡要團圓重改換，人要團圓在夢間。

想个行人，好比水中撈月之象，實實有些萬(煩)^①難哉！張娘娘聽了此言，好不悲切人也。

大娘此刻泪珠連，好比鋼刀刺胸前。課中詳解難成活，先生決斷無私偏。菱花落地非吉兆，分明拆散並頭蓮。聽得陰人來纏擾，諒必就是法華庵。回言就把芳蘭叫，先生可為算流年。芳蘭聽說稱曉得，叫聲先生問事言。

“阿，先生，此卦不用斷了，可為(會)算命麼？”胡：“喂，芳姑娘，算命起認，原是連個會算個吉。”芳：“如此請先生查算一命。”胡：“如此請貴造？”芳：“男命。”胡：“多少年紀？”芳：“一十六歲(岁)。”胡：“幾時生日？”芳：“四月初八。”胡：“舍(啥)時辰？”芳：“酉時。”胡：“嘔，十六歲(岁)，壬午年少屬馬個，乙巳月辛卯日，主那丁酉時辰，五行俱全，好個八字。獨立成家，可惜卯酉相衝，壽元勿足。兄弟老獨，上有阿哥要頂，下有阿弟要踏。殺運三行另三分，時帶劫財，月帶傷官。芳姑娘聽算哉。”

左造男命十六春，四月初八酉時生。壬午年來乙巳月，辛卯日主丁酉辰。獨立成家八字好，卯酉相冲有剋星。上有阿哥哥勿剩，下有阿弟勿應承。若還酉時來算正，父母雙雙早歸陰。交進三歲(岁)先喪父，四歲(岁)娘親命難存。五六七歲(岁)多關煞，牢獄之災穩有分。

“吓，先生且慢，想五六歲(岁)小小年紀，不又闖禍，乃有牢獄之災呢？”

想你先生多有準，胡言亂語不該因(应)。什麼卜易并算命，分明捏饒(造)^②騙錢財。松年心中自怨恨，偏偏要說牢獄災。叫我如何來執辨，叫我有口也難開。正在心中多煩悶，裡面走出老年來。老身三代總管婦，便叫先生好奇才。

“呵，芳蘭姐，想先生有如活神仙，你那裡曉得？當初太老爺太夫人歸天之事，申府族內人等，都說大爺不是親生，都來爭奪一分家財。幸虧王伯伯抱了大爺，各處伸冤告狀，監牢內，足足坐之兩三年。”芳：“如此先生準的，算下去。”胡：“嘔，唬殺葛老姆姆，是我胡家祖宗大人哉。”

九歲(岁)十歲(岁)平平過，十一十二也安甯。此命交到十三歲(岁)，應該入泮在洪(黃)門。十四歲(岁)上親來定，命照紅鸞天喜星。丹桂飄香妻來娶，十五歲(岁)上兩完姻。十六歲(岁)上不必算，再算十七若何能？

γ“吓，先生，因何十六歲(岁)不算，反算十七歲(岁)了？”胡：“乃啥十六歲(岁)，算過哉呢？”“並沒有聽見。”照末清脫，想此命十六歲(岁)，一定死脫哉。那哼話呢，吓，有哉。“喂，芳姑娘，我學生意學到交十六歲(岁)，葛年才大荒年，我里爹娘飯米勿發出，先生話道‘唔沒飯米，我勿告(教)^③哉。’故而勿為(會)算十六歲(岁)，只為(會)算十七歲(岁)。”芳：“放屁！”葛末火筒里煨鰻，直死。讓我算噯。

命犯文昌駙馬星，不讀四書性格輕。好疋紅羅尺頭短，好朵鮮花被雨傾。目下流年交十六，十六春來十六春。

四四十六春，二八十六春。十六真十六，稱(秤)上有一斤。

芳：“放屁。”胡：“阿唷阿唷。一个巴掌，羅里來個噯？”“有許多十六的。”“芳姑娘勿要打，我還有兩個十六來里噯。阿唷阿唷，讓我算落起。”

① 苏州话“万”“烦”音近。

② 苏州话“饶”(文读)“造”同音。

③ 苏州话“告”“教”(白读)同音。

十六春來十六春，十六流年勿太平。逢着三人來請酒，此命飛步向前奔。

“吓，先生那三人呢？”胡：“喂，芳姑娘聽哉，一個姓閻，一個姓羅，一個姓王，併帶弄來，是閻羅王請伊^①吃酒去哉！”

左造好比蟹一隻，兩鉗八脚早起身。學生照命來決斷，過了十六再算命。大娘聽了此言，好不悲傷人也。呵，官人吓。

張氏此刻泪紛紛，身上猶如滾油淋。聽得先生來決斷，我夫一定命歸陰。回言就把芳蘭叫，與奴八字細評論。你叫先生來寔(實)斷，不必虛言褒獎身。未知奴命如何樣，八字可有尅夫星。芳蘭聽說先生叫，另有八字斷分明。

“喂，芳姑娘，方才算命個八字，同起課想看(疑应为“看相”)連個^②。”“原是連個。”“芳姑娘，唔勿是葛樣做(作)弄我個呢？我算命行中，也有個規矩。一日算死命，三日該倒運。難沒^③府上有活命，拿幾個出來算算，死命勿要照應我哉！葛末要請叫貴造。”“一十六歲(岁)。”“唔死脫哉個。”芳：“這是女命。”“那啥女命幾時生日？”“八月十五。”“舍(啥)時辰？”“卯時。”“嘔十六歲(岁)也。是壬午，年少屬馬，八月那是己酉月十五丙子日辛卯時，五行俱全，三行順行，好個八字，頂好落在卯時，况且丙那太陽之火，有道夏交紅光，不燭窺千里，渠魂尤能遍八荒。月令才星，定出名門貴族。幼時享福無疑，可惜子午一冲，又兼卯酉一冲。尤恐鸞鳳分飛，委曲子息遲延。八座有分聽筭(算)哉噫。”

右造女命十六春，八月十五卯時生。壬午年來己酉月，丙子日主卯時辰。此命定出名門宅，自幼享福如寶珍。可惜子午來相冲，尤恐鸞鳳難到根。三六九歲(岁)無關煞，父母雙雙穩有分。十歲(岁)頭上平平過，十一十二也平平。十三十四喜星動，十五年歲(岁)好完姻。可惜右造三早命，早吃茶酒命生成。因此出嫁為第一，第二當家早應承。

“吓，先生，第三什麼早？”胡：“第三早，出嫁早、當家早、白蒲棗、楊官早、起早、吃蚤、雞罩、飯罩、黑棗、紅棗、蜜棗。”“吓，要嚼舌哉，算他十六流年如何呢？我要老實話哉。勿要打個呢？”

第三要防尅夫早，謹防孝服在其身。十七十八平常過，十九二十也安甯。交進廿一并廿二，算定流年勿太平。其年交到廿四歲(岁)，有一假子拜娘親。廿五廿六多順序，該應歡喜破財星。廿七廿八到廿九，孤鸞照命有難臨。些些小小來交過，後有大運做夫人。此命生來多伶俐，女掌男權命生成。三十交到三十一，可比倭(矮)子上樓亭。

走一步來高一步，上一檔來陞一陞。其年交到三十二，有個真子認娘親。

“住口！胡松年又要饒舌，分付家人取帖兒一個，送到縣裡去罷。”胡：“且慢。芳姑娘，我還有一說，方才算個男命，想是你家大爺，想葛女命，是你家娘娘麼？”“正是。我家大爺出門不回，娘娘三十二歲(岁)，那有親子前來認母，豈非造(饒)舌？”“喂，芳姑娘，勿要動怒。方才卦內，東南方有一派陰人纏擾，想陰人就是堂客。大爺討之(仔)二娘娘，生下小官官。等大娘娘到三十二歲(岁)，葛年小官官也有十五六歲(岁)哉，前來認母，豈非真子一樣麼。”

① “伊”，今上海等地方言称“他”为“伊”。

② “连個”，苏州话，连着的。“個”在这里相当于句末助词“的”，跟前文的句末助词“葛”应是同一个字。

③ “難沒”，苏州话，连词，这里的意思是“此后”。

“如此執辨，饒你過去。”胡：“吓，活八公曉殺哉。幸虧三叉路為辨，勿然兩只金華火^①，要想天哉。讓我算落起。”

三三三四平平過，三十五歲(岁)保安甯。右造交到三十六，皇封要做太夫人。時也到來運也到，烏雲吹散見日明。滿樹生枝鋪錦綉，一輪浩月照乾坤。猶如上轎步步陞，落轎還是後步興。一路順風多得意，無抖無絆過光陰。壽元交到八十六，畧有小關遇災星。過了此難無災悔，還有十年交老運。此命卯時來算準，一子送終有收成。前命還是後命好，女掌男權定終身。

“吓，先生，依你算正，送牌匾到府。”胡：“如此學生告別。”“為何？”胡：“喏担掃大門，等候送牌匾。”“休得取笑！暫坐片刻，還有話說。”“曉得哉。”

主婢雙雙往內行，張氏大娘進房門。取出六兩花銀子，就把芳蘭叫一聲。命你酬謝先生去，四兩銀子作課金。二兩銀子作代飯，差人送他占(转)回程。芳蘭聽說稱曉得，去往花廳謝先生。不表芳蘭香闈出，再表松年瞎先生。

且住，算命起課完哉。還要嘔(喊)我，獨自在此刻則舍(啥)？吓，有哉。少刻走之(仔)出來，說我起課勿靈，算命勿準，送到縣裡，已(又)要我命哉。吓，是哉。三十六相，走為上相，到不如逃走，居(归)起罷哉。

松年起身往外逃，以免當官苦難熬。東奔西走無出路，芳蘭出來問根苗。

“吓，先生，你往那裡去？”胡：“芳蘭姑娘，我在府浪^②看看景子(景致)^③。”芳：“想先生雙目不明，如何看見？娘娘有白銀六兩，酬謝與你，二兩與你代飯，四兩作為命錢課金。”胡：“多謝芳姑娘幫襯，我無恩可報，送你一命。”芳：“奴從來不算命的。”“那舍勿要算命了。今年多少年紀？”“十六歲(岁)。”“阿吓，府上十六歲(岁)，正正發得出噱。可曾吃過茶？”芳：“茶末時時吃。”胡：“勿是噶個^④茶。婆家喜茶。”“啐。”“吓，姓崔。”“多說。”“乃叫廿七。”“胡講。”“吓，吳江四九路近個。走叫阿狗麼？失敬失敬。”

芳蘭聽說面通紅，回身移步進房中。先生移步身出外，喜笑顏開樂心胸。總道雌虎多利害，羊落虎口命歸終。如今送我銀和兩，歸家夫妻兩相逢。起課算命多有準，快活非常占(转)家中。

胸中多煩悶，刻刻卦(挂)在心。

“小生沈君欽，自從三月間同申大哥往山塘看戲，一別回家，誰知他初六日出門，到今並無下落。申大嫂去到法花庵，連搜三次，杳無影跡。吓，大哥大哥，想你身落何處？好不叫小弟瞞念人也。”

君欽思想悶胸膛，想起大哥泪汪汪。自從那日與你別，未知身落在何方。家中大嫂多悲切，三次搜尋到庵堂。小弟到處來尋訪，並無踪跡好淒涼。與你同窗從幼小，誰知一旦分兩傍(旁)。害得文旦逃生去，害得有嫂守空房。不表君欽心中想，再提張氏女紅粧。

“夫君出外無音信，叫奴好不苦悲疼(痛)。奴家張氏雅云，只為夫君申貴升，三月初六日出

① 隱喻“腿”，金華火腿為浙江名產。這裡意為被人踢。

② “浪”，蘇州話表方位的“上”。“府浪”即“府上”。

③ “子”“致”音近。

④ “噶個”，蘇州話，這個。

門，至今杳無着落。昨日得其一夢，見他回家，與奴分別，後來菱花鏡落地，打碎驚醒。請先生卜易，查看流年，說他一命烏(嗚)呼。叫奴女掌男權，好不悲殺人也。”

大娘此刻泪珠拋，心中猶如滾油澆。想你三月身出外，杳無音信到今朝。先生卦語多不吉，說他一命赴陰曹。莫非貪戀烟花女，身軀瘦弱損成勞。莫非在外多日久，從空把起禍來招。故而不能回家占(轉)，這分家財一旦拋。未曾生下男和女，女掌男權好心焦。奴今懊悔當初事，不該說你朽木雕。只望勸夫回心占(轉)，榮宗耀祖有承挑。誰知夫君生嗔怒，私自出門到今朝。害奴搜庵有三次，枉費心機空徒勞。假意結拜為姊妹，他無吐風半分毫。未知夫落何方地，生死未卜罨心苗。思想情由濠淘(嚎陶)哭，芳蘭解勸女多姣。

“勸娘娘切莫過意悲泪，奴聽先生卜卦算命，大爺命盡祿絕，凡事中(总)^①有天數，後來中(总)有母子團圓之日。看娘娘終日悠(忧)鬱，茶飯不思，損了容顏，還須保重身體。這分家財，全靠娘娘掌管。聽丫環一言稟告。”

奉勸娘娘莫悲濃，切莫過意罨心胸。譬如大爺求名去，蟾宮折桂在京中。吉人是(自)有天保佑，是(自)然團圓兩相逢。況且先生來決斷，日後母子又重逢。娘娘日夜多悲切，面黃憔悴損花容。得一日來過一日，主母還須且寬鬆。娘娘聽得言和語，芳蘭之言禮(理)且通。若還大爺求名去，自然有日轉家中。如今生死無音信，看來不能再相逢。不表主婢家中事，再表志貞悶心胸。懷孕十月來滿足，霎時腹中又疼痛。一眾尼僧多忙碌，穩婆收生急匆匆。文曲星君來過渡，張仙送下一神童。不表神明來護佑，登時產下小孩童。相貌生得非凡品，有如仙子下凡塵。

志貞生下一子，見他相貌非凡，與申郎無二，不覺心中悲切，好不心痠(酸)人也。

志貞思想好悲痛，不覺珠淚落紛紛。觀看我兒容和貌，尤如申郎一樣形。出胎不見你父面，爹娘兩下早離分。不絕申門香火接，玉蜻蜓一隻可為憑。終日悲切容易過，不覺滿月到來臨。

三太生下孩兒，已是滿月。曾記申郎之言，叫我悄悄抱到申府，以作後嗣。但我咬破中指，將血題詩一首寫在汗衫之上。倘若日後我兒長大成人，解得詩句，或哉(者)母子相逢，未可見得？待我咬破中指，阿唷，好不疼痛也。待我寫起來。

未末酉初是鴻儒，士心卜貝題血詩。若尋萱草牟尼種，可惜椿輝(春暉)泉下思。慈航華旦逢花月，生在黃昏正戌時。今日抱回如玉樹，他年長大勝金枝。

題詩已畢，忙將汗衫包好我兒，又將玉蜻蜓挂在我兒身上。“吓，佛婆，今夜三更時候，將我兒密密悄悄，抱到申府門首。外面不可走漏風聲，路上須要小心。”“老身曉得。”

志貞重又哭悲心，手抱我兒泪紛紛。今早拋下遺腹子，未知何日再相親。再喫幾口分離乳，母子頃刻要離分。好好你往申府去，接續香煙後代根。說出多少淒涼苦，忽聽瞧(譙)樓打三更。無奈交付佛婆手，佛婆抱懷出庵門。胆戰心驚來行走，又無月色又無星。悄悄摸到街坊上，忽聽鳴鑼喝道聲。蘇州知府前來到，伏(佛)婆一見好心驚。

忙將官官放在地，回身即轉庵門。衙役一見官官面，上前報與老爺聞。

“啟老爺，路上有個小孩子，在此啼哭。”知府：“吩咐住轎，將他抱上來。”“嘎。”衙役抱了官官呈上，請大老爺觀看。知府一見，妙吓，看他相貌非凡，不如救他回去，與夫人

① 苏州话“中”“总”音近。

觀看，左右打道回衙。

知府吩咐占(轉)衙門，腹中暗暗歡喜心。見他相貌非凡品，抱回衙署做螟蛉。下官年邁花甲近，並無半子在家庭。不覺來到衙署內，出轎移步往內行。手抱孩兒進房內，蘇氏夫人問元因。

“吓，老爺，這小官官那里來的？”“夫人有所未知。下官王府飲酒回來，見他路上哇哇啼哭，看他相貌非凡，故而將他抱回衙署，與夫人觀看。又見他汗衫題着血詩一首，又有玉蜻蜓一隻，掛他身上，未知誰家之子？”夫人見了，好生奇異。“吓，老爺，這是天賜麒麟，使我二老終身有靠也。”

夫人觀看小官人，心中歡悅不非輕。汗衫蜻蜓來除下，藏在箱內不必云。這是天賜徐家後，接續香烟有靠身。便僱乳娘來撫養，愛惜如同掌上珍。徐爺與他取名字，元宰二字取為名。二老夫妻多歡喜，日月如梭走得勤。一週二歲(歲)娘懷抱，三週四歲(歲)離娘身。元宰到了七歲(歲)上，送入學堂讀書文。官官聰明多伶俐，過目不忘無批論。慢表衙內情由事，再宣沈家一段(段)因。

“小生沈君欽，那年生下一子，取名上宗。生得聰明伶俐，在年一十二歲(歲)，有滿腹文章，這也不在話下。只為申大哥辭別已來，已有一十二年，生死未卜，他家並無兒女，故而將我兒結拜申大嫂為子。我兒有一同窗，名叫徐元宰，他是蘇州府的公子。與我兒勝如手足，只因提學已到，不免叫我兒前去考試。”“我兒那里？”“來了，吓，爹爹，孩兒拜揖。”“兒吓，罷了，坐下。”“未知爹爹，叫孩兒出來，有何吩咐？”“想學憲已到，收拾行李，前去考試。”“孩兒曉得。”君欽“家人，伏侍相公而去。”“曉得。”“爹娘在上，孩兒就此拜別。”

上宗拜別就動身，邀了元宰一同行。提學蘇州來考試，元宰案首入洪(黃)門。二名秀才非別個，就是上宗小書生。却說報人忙不住，匆匆報進大牆門。二人街坊迎秀才，迎罷各自占(轉)家門。不表二人情由事，再宣為官府太尊。

“告養辭官，不把名利心寬。下官徐國安，夫人蘇氏，我兒元宰，身入洪(黃)門。下官祖居山東登州府蓬萊縣人氏，只為年近花甲，辭官謝職，本要回占(轉)山東，恐我兒水土不服，故而仍住蘇州，這也不在話下。想我兒有個同窗，名曰上宗，他二人勝如同胞。我兒那日同了上宗，去到申府遊玩，不想申大娘見我兒，心生歡喜，現在拜為膝下。如今母子相稱，看待如同親生一般也。”

徐爺思想心歡喜，難得我兒緣分深。下官年邁本無後，如今天賜後代根。我兒結拜申門子，蒙他看待如親生。慢宣徐爺情由事，再提申府女釵裙。

“夫君拆散已多年，並無一子續香烟。奴家張氏雅云，丈夫申貴升，只為貪花愛柳，身喪他方，並無兒女。那上宗繼子，同了徐元宰，到我家中，說起情由。他也拜我膝下為子，奴看他的容貌，好像奴家官人一般無二。因此奴家終日思想，好不罪念人也。”

大娘思想那年情，不覺珠泪落紛紛。夫妻早早來拆散，並無男女在家庭。那日元宰來到此，結拜母子兩下稱。奴看他的容和貌，越看越像我夫君。終日心中多罪念，叫奴難解又難分。慢表大娘心中想，再宣徐府一段(段)因。光陰如箭容易過，日月如梭不留停。元宰年長十六歲(歲)，八府鄉場到來臨。拜別爹娘去考試，邀同上宗一路行。一路順風來得快，來到江蘇一省城。

兄弟二人去赴秋圍鄉試，三場已畢，吩咐書童，收拾行李，就此回家。

兄弟二人占(转)家門，誰知虎榜是頭名。龍虎日期來放榜，元宰得中解元身。二名舉人沈上宗，報子報到蘇州城。徐家夫妻多歡喜，君欽夫妻喜歡欣。不表沈家情由事，再宣徐府解元身。

苦志寒窗十年勤，一舉成名天下聞。小生徐元宰，在年一十六歲(岁)，爹爹徐國安，母親蘇氏，同年七十三歲(岁)。單生小生一人，幸喜得中解元，這也不在話下。如今同窗三三兩兩，說我不是徐家所生，又說我容貌與繼父申貴升無二。那年我繼母三旬大壽，我前去拜壽，只見一眾丫環，三三兩兩，說我容貌，好像他家大爺模樣，又說我雙目像法華庵中志貞三太無二。想三太與繼母結拜姊妹，那時即(节)^①小生一聞此言，瞞了爹娘，獨自去到庵中呵。

那日小生到庵門，見了三太姨娘稱。他見我來多悲切，叫我難解又難分。回到申府見繼母，又是悲切好傷心。小生難解其中意，盤門乳娘便知情。慢表解元心思想，再提乳母出場人。

“有福之人人伏侍，無福之人靠福人。老身俞氏乳娘，向在徐府。如今官官長大，得中解元，這也不在話下。只因我兒在本城學業，缺少衣服，不免去到書房，與官官商議，問他討葛幾件舊衣。說得有理，待我往書房一走便了。”

乳娘想罷就抽身，去往書房討衣襟。行來已到書齋內，解元一見就抬身。

“吓，乳母請坐。”“解元請坐。”“未知乳母出來，有何貴事？”“吓，解元，你可有脫下舊衣，與我討幾件，未知有否？”“如此，明日孩兒奉送。”“多謝解元。”“吓，乳母，孩兒有一句不明言語，要請問乳母。”“解元有何言語？”“吓，乳母，人生在世，何日方可生男育女？”“吓，解元，你小小年紀，曉得什麼？日後自然為(会)明白的。”“吓，乳母說說何妨？”“吓，解元已要問我，我就與你說明便了。想婦人家，早的十五六歲(岁)，便能生男育女。自古道男子到老有，婦人四十九，語已講明，老身進去了。”“乳母請便。”

乳母說罷出書廳，解元相送甚慇懃。將身回進書房內，腹中暗暗自思忖。想起乳母言和語，叫我難解內中情。爹娘同庚七十三，小生才得十六春。母親生我五十八，年老還為(会)產頭生。

“且住，曾記乳母之言，男子到老有，婦人四十九。母親生我之時，五十八歲(岁)了，內中必有舛錯。且是由他，他想問我討幾件舊衣，若還與爹娘說明，尤(犹)恐不允。不免待我私往房中，拿了鑰匙，開了箱子，取幾件衣服，送與乳母便了。”

解元想罷往內行，私到房中取衣襟。隨即開了三環鎖，衣箱裡面看分明。取了數件衣服，又取一件單海青。又見一件汗衫在，挂着一只玉蜻蜓。

“且住。看汗衫上有詩句在此，但(待)^②我看來。‘未末酉初是鴻儒’，那個‘未末酉初’，乃是申字；‘鴻儒’門，秀才之稱，如此說來申秀才了。‘士心卜貝題血詩’，我想‘士’字下面加‘心’字，是個志字；‘卜’字下面加‘貝’字，却是貞字，想血詩是志貞所做的。‘若尋萱草牟尼種’，想‘牟尼’二字，出家之人的口氣。‘可惜椿輝(春暉)泉下思’，元來是個遺腹子。‘慈航華旦逢花月’，‘慈航’那是觀世音大士法號，‘花月’却是二月十九，生在黃昏，正戌時，元來是戌時建生。‘今日抱回如玉樹，他年長大生金枝。’想這兩

① 苏州话“即”“节”同音。

② 苏州话“但”“待”同音。

句，諒必他生下抱回來的。且住，我想這詩句，內中必有舛錯。待我私自拿了汗衫玉蜻蜓，去到申府，與繼母說明。”回身來到內堂，“吓，爹娘在上，孩兒拜揖。”“兒吓，罷了，坐下。”“吓，爹娘，孩兒有幾日不到繼母家中，尤(犹)恐卦(挂)念，待孩兒前去一走。”“兒吓，正該如此，須要早去早回。”“孩兒曉得。”

解元移步出門庭，去往申府走一巡。頭戴方巾雙飄帶，身穿魚白綉海青。手執一把真金扇，粉底烏靴足下登。拿了汗衫并詩句，胸前挂着玉蜻蜓。一路行程來得快，來到申府大牆門。

來此已是，將身來到內堂。“吓，繼母在上，孩兒拜揖。”“兒吓，罷了，坐下。今日到來何事？”“吓，母親，孩兒到來非為別事，有八句詩句，請母親詳解。”“兒吓，什麼詩句，說與為娘知道。”“母親聽稟。”

未末酉初是鴻儒，士心卜貝題血詩。若尋萱草牟尼種，可惜椿輝泉下思。慈航華旦逢花月，生在黃昏正戌時。今日抱回如玉樹，他年長大勝金枝。

張氏大娘聽得心中疑惑。“吓，兒吓，這詩句從何而來？”“母親有所未知。那日乳母問我討幾件舊衣，孩兒便私入房中，開箱取衣。只見箱內有汗衫一件，上題血詩一首，又有玉蜻蜓一隻。”“怎麼有玉蜻蜓一隻？來為娘觀看。”“是，母親請看。”大娘一見玉蜻蜓，泪如雨下，這有(又)奇了。

大娘一見玉蜻蜓，不覺珠泪落紛紛。與你分別十六載，因何見物不見人。為何落在他的手，叫我難解內中情。解元啟口回言答，母親為何這般形。

“吓，兒吓，這玉蜻蜓，那是你繼父出門時節，他帶在身邊。聽得詩句，莫非你繼父死在庵堂中不成？你生母難道庵中志貞姨太麼？”“吓，母親，孩兒也是這等思想。況且人人說我，徐家不是嫡親爹娘。”“兒吓，不如去到庵中，盤問姨太一番。”“如此，孩兒往庵中一走便了。”

解元說罷出門庭，去往庵中走一巡。一路走來一路想，越思越想越有因。今日到往庵中去，細細情由問分明。宣(先)^①到此處停四回，大聚團圓下卷云。自入空門做小尼，三重華蓋念阿彌。只因命犯孤鸞照，獨守云房也孤凄。

“貧尼志貞，想自十六年前，與申大爺邂逅相會。誰知他一命身亡，申娘娘搜庵三次，與奴結拜姊妹。與他常常來往，這也不在話下。那日甥兒徐元宰，來到庵中，奴竟一見，好像申郎無二。本該盤問他一番，想我出家之人，成何體統。今日師父同師兄往施主人家念經去了，不免待我將申大爺形像，請他出來，與他哭訴一番，有何不可也。”

志貞思想好悲像，請出形像泪汪汪。就將壁上來掛起，哀哀啼哭把香裝。雙膝跪下來祝告，口中不住叫申郎。那日見了徐公子，怎不叫人痛悲傷。貧尼意欲將他認，出家怎好認兒郎。慢表三太云房事，再表解元到庵堂。

行來已到庵門，“吓，師父開門。”貞：“來了。諒必佛婆回來了，開門一見，我道是誰，原來解元。”“解元請坐。”“姨太請。”“解元是客。”“姨太是長。”“如此貧尼引道了。”解元心中暗想，“看姨太相貌非凡，怪不得繼父貪戀傷身。吓徐元宰，徐元宰，却不是了。如若不是娘親還好，倘若果是娘親，只怕要犯五雷轟頂了。”“解元請坐。”“姨太在上，甥兒拜揖。”貞“解元不敢。”“吓，姨太，庵中有幾位師太，到那里去了？”“今日師父同

① 苏州话“宣”“先”同音。

師兄，到施主人家念經去了。未知解元到來，有何貴幹？”“姨太，今日甥兒到來，非為別事，特來請問姨太法號二字。”“貧尼賤字志貞。”“什麼？姨太法號志貞二字麼？”“正是。”“莫非汗衫上題着‘士心卜貝’四字，就是姨太法號了。”那志貞聽說，無心回答。“吓，姨太，甥兒往各殿一遊，可使得否？”“解元意欲遊玩，貧尼當得奉陪。”“如此輕造了。”“解元請。”“姨太請。”

解元說罷把身抬，志貞伏侍緊跟隨。行來已到觀音殿，善才龍女分兩邊。萬歲(岁)牌上寫金字，裝金大士坐蓮台。東有木魚西有磬，幾部蓮經擺桌傍。

“吓，姨太，這是什麼菩薩？”貞：“就是送子娘娘。”“要他何用？”“人家若無兒女，進庵許願，將娘娘太子抱去，早夜拈香，便能生子。”“姨太却不是了。”“為何？”“想你出家人，不該管俗家之事的，倘若人家生下兒子，進庵還愿，要被闲人談論的。”“說什麼？”“說你云房產下來的。”“解元不是了，貧尼與你繼母姊妹相稱，大不該胡言亂語。”“姨太，甥兒怎敢亂語，不過無心而談。”那解元一殿一殿，遊玩過去，只見那邊有小門兩扇。“吓，姨母，這是什麼地方？”“這是貧尼云房。”解元進內一看，果然幽雅。“吓，姨太，這云房，因何不見床舖？”“這是外云房。”“什麼？外云房故而不見床舖，想內云房，諒必比外云房更好，待甥兒進去一看。”“解元說那里話來。”

志貞啟口說元因，解元說話欠聰明。想你學過周公禮，讀過孔聖禮義文。非是貧尼來冒犯，自古男女授難親。解元即便回言答，就把姨太叫一聲。

“姨太，說那里話來？我叫你姨母，你叫我甥兒，姨母房中，甥兒走走何妨？”“吓，解元吓。”

讀書之人太輕浮，欺我修行一女流。枉讀四書為一榜，周公之禮盡全丟。解元假意生嗔怒，重又開言說根由。小生今日來遊玩，怎敢此言把我羞。欺我爹爹蘇州府，告職官兒無勢頭。

“想我爹爹雖是告職官兒，也是四品黃(皇)堂。小生身為解元，申娘娘待我親生一般。你這庵堂，想我繼母也是一丁大大施主。你今如此無禮，我回去稟告繼母，看這庵堂，留也不留，你須要小心。咳，真真(真正)豈有此理。”

那志貞聽他言語，唬得魂不附體，只得陪罪。“吓，解元，且請息怒，貧尼怎敢冒犯的。”“吓，姨母，甥兒無非戲言幾句，望姨太切莫見責，如此輕造了。”那解元走入內房，一見妙吓，果然幽雅。四面觀看一回，將身來到床前，只見有一形像，挂在壁上。“吓，姨太，這是什麼圖畫？”“解元這是真。”“什麼真？”“這是神。”“什麼神？吓，姨太吓。”

姨太為人是聰明，元(緣)何說話無主心。先說真來後說神，到底真來到底神。真神二字說明白，免得甥兒卦(挂)在心。志貞默默無言語，心中好比滾油淋。

“吓，是了，待我哄他一哄。”“吓，解元，這是貧尼的表兄。”“什麼？姨太的表兄？”“正是。”“還是生的，還是亡故的。”“是亡故的。”“吓，姨太有些不是了。”

出家不管俗家事，皈依三寶靜修行。親兄堂弟有(犹)且可，表字當頭不好聽。况且表兄身亡故，何勞表妹費多心。倘被外人來知道，外觀不雅有猜情。

“吓，姨太，到底什麼圖畫？”“吓，解元，貧尼對你說了罷，這就是上八洞神仙呂洞賓。”“吓，姨太，你說那里？”

你說純陽呂洞賓，為何道袍換海青。隨身寶劍何方去，莫非換了玉蜻蜓。曾記純陽有

徒弟，難道逃走柳樹精。見過圖畫多多少，那有無鬚小洞窟。不上一刻工夫後，表兄變了大神仙。好像我輩讀書子，也是頭上戴方巾。志貞聽說休取笑，請到外面用香茗。解元重又開言說，就把姨太叫一聲。

“吓，姨太，小生花(茶)到不必，有一事情，要請問姨太。”貞：“解元有話請道。”“姨太聽稟。”

小生特地到庵門，要望姨太說分明。有人說我不是徐家子，難做傳宗接代人。

“吓，解元，你說那里話來。你是徐太太嫡親骨肉，休聽外人之言。”“吓，姨太，想我爹娘同庚七十三歲(岁)，小生才得一十六歲(岁)，那里生得我下來。望姨太說個明白，感恩不盡。”“吓，解元，貧尼那里知道。”“吓，姨太，甥兒今日特到庵中，要問你十六年前，申貴升的事情。”“吓，解元，你又來了。”

他是閉戶讀書人，出家不管俗家人。又非親來又非族，貧尼那里得知情。要知繼父情由事，問過繼母便分明。姨太快把真情說，天大禍事我當承。繼母跟前有我在，姨太且請放寬心。

貞：“吓，解元，貧尼是出家之人，申大爺是閉戶攻書之輩，你前來問我，貧尼那里知道？”

“吓，姨太，你若不說，只怕有大禍來了。”“有什麼大禍來呢？”“待甥兒回占(转)申府吓。”

甥兒說與繼母曉，說你姨太有蹊蹺。十六年前人命破，迷殺書生圖畫描。繼母聞知生嗔怒，怎肯干休不相饒。只怕眾尼難存活，又將庵堂火來燒。

“勸姨太，不如早早說明，免得禍事臨門。”“貧尼當真不知。”“什麼當真不曉，吓，有了。”

解元此刻怒冲霄，上前要將圖畫梟。志貞唬得魂飛散，將他一把緊拖牢。

“吓，解元，不要如此，待貧尼對你說明了。”“什麼？姨太講了，甥兒就罷了，如此請道。”

“呵吓，解元吓。”

志貞未說泪珠連，悶住心頭難出言。追逼不過真無奈，奴奴說得只真言。那年三月初四日，山塘看戲在樓前。誰知來了風流子，就是大爺美少年。當家見了容貌好，瓜子壳拋他身邊。大爺抬頭觀看了，眉來眼去兩情牽。

“到了次日初五，申大爺來到庵中。”“可有人同來呢？”“却有一個書童，同來遊玩，至晚歸家。到了初六日，申大爺獨自又到庵中，當家見他相貌非凡，將他留住云房呵。”

當家留住云房，二人恩愛喜非常。不覺過了一月後，大爺來到奴云房。貧尼再三來相勸，勸他早占(转)家方(坊)。他說恩愛難分捨，偷香跌死也風光。在我云房將一月，貧尼提起甚悽惶。一日房中用早膳，一口鮮血吐外旁。一口痰來一口血，貧尼一見好悲傷。

“吓，姨太，請醫生服藥。”“吓，解元，你說那里話來。我是出家人，怎也與男人請醫生服藥，奴只得參湯調補。不道枉費心機，終日神虛氣喘。直到六月廿九，可憐一命身亡。”

“想他臨終之時，可有什麼言語，囑咐與你？”“怎的未有？”“有什麼的言語？”“那時即(节)貧尼身懷六甲，倘若生下一子，叫人送子，抱到申府而去。”“吓，姨太，後來幾時分娩的？”“到了次年二月十九戌時，生下一子。”“可曾抱去？”“怎的不抱去，吓，解元吓。”

小兒叫付佛婆身，叫他抱到申府門。他却引到半路上，忽聽鳴鑼喝道聲。無奈將身拋在地，佛婆即便占(转)庵門。未知我兒在何處，直到如今十六春。

“吓，姨太，小兒有什麼物件與他？”“吓，解元，原有汗衫一件，包着玉蜻蜓一隻，掛在他身上。可憐貧尼將手指咬破，寫着血詩一首，在汗衫之上。”“吓，姨太，這血詩可曾記得？”“貧尼怎麼不記得。”“怎樣寫法？”貞：“解元聽哉。”

未末酉初是鴻儒，士心卜貝題血詩。若尋萱草牟尼種，可惜椿輝泉下思。慈航華旦逢花月，生在黃昏正戌時。今日抱回如玉樹，他年長大勝金枝。

元：“如此說來，汗衫在此了。”“怎麼汗衫在此，與貧尼觀看。”“姨太請看。”貞：“阿吓，汗衫汗衫。”

一見汗衫好悲傷，如刀割腹刺胸膛。與你分別十六載，未知我兒在何方。志貞哭到傷心處，解元也覺泪汪汪。啟口就把親娘叫，放聲大哭好悲傷。枉生孩兒十六載，今日才得見萱堂。

“吓，解元，你不可認錯了。”“吓，母親，這件汗衫，是十六年前包孩兒的。”“如此說來，果然我兒。吓，我兒。”“母親。”“親生(疑应为“儿”)。”“親娘。”“阿吓，兒吓。”

志貞啼哭泪珠濃，母子相逢訴情中。十六年前與兒別，為娘日夜卦(挂)心胸。只道今生難見面，誰知今日又重逢。今日母子重相會，苦殺紙上老父翁。解元即便回言答，母親此事露了風。爹爹有病云房內，尚且不敢請郎中。後來爹爹身亡故，丹青如何進庵中。

貞：“吓，兒吓，你那里知道。你外祖，原是有名丹青，為娘幼年，在你外祖跟前，習學丹青，你爹爹形像為娘自己描畫的。”“什麼！母親自己描畫的！未知爹爹棺木葬在何處？”“兒吓，說也悽涼。”

為娘說起越悲傷，那有棺木把身藏。將他放在官箱內，無奈埋葬在云房。解元聽說忙跪下，放聲大哭叫椿(萱)堂。十六年前身出外，娘親望你占(转)家方(坊)。那曉死在庵堂內，年少青春一旦亡。

“吓，兒吓，此事切不可被申娘知道。你若說出真情，為娘性命難保。”“母親放心，孩兒與他說明，斷無禍事，就此拜別。”

解元拜別出庵堂，志貞難捨泪汪汪。不表志貞庵中事，再提解元占(转)家門。

行來已到內堂。“吓，母親在上，孩兒拜揖。”“兒吓，罷了。你到庵中，盤問明白？”“孩兒去到庵堂，問過姨太，就是生母。繼父原是生父，望母親寬恕。”

雙膝跪地哀哀告，要求娘親開大恩。中(总)是生母多不是，害了爹爹傷殘生。

“吓，兒吓，為娘本該去到庵堂，與你生母理論，看我兒面上，你且起來。”“多謝母親。”

“未知你爹爹葬在何方？”元：“爹爹那年六月廿九身亡，葬在母親云房。”“什麼！葬在云房？”“是。”“阿吓，夫吓。”

張氏啼哭泪紛紛，我夫死得好傷心。為妻搜庵有三次，誰知不見我夫君。解元重又開言說，母親不必泪珠傾。萬事總有孩兒在，還望母親恕罪名。

“吓，母親，不必悲傷，有孩兒在此。”“吓，兒吓，既如此，你可回家而去，尤(犹)恐爹娘在家遠望。”“多謝，母親拜別。”

解元拜別出門庭，行來已到自家門。將身進了高廳上，上前拜見二大人。

“吓，爹娘在上，孩兒拜揖。”“兒吓，罷了，為何此刻回來？”“今日孩兒有句言語，跪稟雙親。”“兒吓，有何言語，起來講。”“爹娘容稟。”

解元跪稟二大人，不孝孩兒告雙親。孩兒不是徐家生，另有爹娘生我身。孩兒生母非別個，就是姨太王志貞。親生爹爹非別個，就是繼父申貴升。

“吓，兒吓，這些情由你那里知道？”“孩兒今日去到庵中，盤問姨太，將前後情由，細說一遍，故而我已母子相認的。”“兒吓，有何物為憑？”“爹娘有所未知。那日乳母問孩兒討幾件舊衣，孩兒私入房中，開箱取衣，見汗衫一件，玉蜻蜓一隻，又有血詩一首。孩兒解明詩句，故而去到庵中，盤問姨太，細說分明。望爹娘恕罪。”

“兒吓，如此為父母俱已明白，切莫忘記我二老養育之恩。”“孩兒怎敢。”“兒吓，想今歲(岁)大比之年，你可上京會試，倘若得中，一父三母，同享榮華。”“家人。”“有。”“伏侍相公進京。”“曉得。”“爹娘在上，孩兒就此拜別。”

解元拜別就登程，下落舟船去如雲。逢山不觀山中景，遇水不看釣魚人。一路行程無耽擱，來到京都一座城。尋其寓所來安歇，占(专)^①等君皇考試文。君皇開科來取士，為國求賢占魁名。三場文字方已畢，未知那个中頭名。君王親筆來欽點，元宰得中狀元身。二名榜眼非別個，就是上宗小書生。探花出在廣東省，奉旨遊街鬧盈盈。狀元就把情由奏，君皇傳旨宣詔文。

旨下：“狀元所奏情由，寡人俱已明白。養父徐國安，欽賜二品頂戴。養母蘇氏，封二品夫人，以報扶養之恩。卿母張氏，守節多年，建造節孝牌坊一座，勅封一品太夫人。卿父申貴升，卿母王志貞，褻瀆神明，本該不能封贈，因狀元行孝，等功成圓滿，位列仙班。俞氏乳母，勅賜四品鳳冠。愛卿奉旨，歸家祭祖。”“謝恩。萬萬歲(岁)！”

狀元三呼謝皇恩，辭別文武出朝門。過府是(白)有府官接，逢縣是(白)有州縣迎。

一路順風來得快，來到蘇州申府門。狀元進了高廳上，上前拜見母娘親。張氏夫人多歡喜，廳前擺酒鬧盈盈。文武官員齊來賀，大娘敞口叫家人。

“吓，家人，打轎一乘，去到法花庵，接三太到來。”“曉得。”“吓，王廷打轎兩乘，去接徐老爺夫人到來。”“嘎。”“啟夫人，三太接到。”張氏迎接進，分賓坐下。狀元一一拜見。“啟夫人，徐老爺夫人接到。”張氏與志貞一同出來迎接，進內坐下。徐老爺夫妻，好生歡喜。“這些情由，我二老早已知道，今日得中頭名，一家團圓，正正(真正)難得。”徐老夫人與張氏夫人、志貞三師太三人姊妹相稱，好不投機。狀元拜見一父三母，合家好不歡悅人也。

狀元此刻心歡喜，合家團圓受皇恩。不表申府情由事，再宣為官張大人。

“朝罷香烟携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下官張廷，官居吏部尚書，兼天官之職。只為年邁，不願為官，退歸林下。夫人李氏，同庚五十，生下一男一女。孩兒取名張寶，在年二十，身入洪(黃)門。女兒瑞珠，在年二八，生得聰明伶俐，尚未受茶。想賢妹雅云，出嫁申門，妹丈申貴升出外歿(天)亡，這也不表。前日賢妹有書到來，寫得明白，方知詳細，不絕申門香火。外甥得中狀元，要我女兒瑞珠，配與外甥為室，況且親上加親。因此備了粧奩，揀定吉日，送親上門，與狀元完姻便了。”

① 苏州话“占”“专”同音。

張爺粧奩多端正，送女申府去完姻。一路行程來得快，到了申府大牆門。張爺廳前來住轎，狀元近接岳父稱。四拜天來四拜地，回身又拜祖先靈。拜謝一父並三母，又拜岳父張大人。夫妻和合來交拜，牽紅扎帳洞房行。坐床吃過交杯盞，春宵一刻值千金。一家團圓多歡喜，俞氏乳娘心歡忻。成親過了三朝後，張氏夫人說元因。

“吓，兒吓，我與你父，成親數月，一旦分離，總是前世不修之過。今日難得我兒榮歸，夫婦團圓，為娘看破紅塵，同你生母進庵修行而去。兒吓，且聽為娘吩咐。”

勸兒為官多清正，莫將屈捧打貧民。堂上爹娘須孝順，勝如親生加幾分。我與你母修行去，不可時刻罣在心。說罷姊妹進庵去，狀元夫妻送起程。徐爺夫妻回心占(轉)，在家日夜念經文。光陰如箭容易過，日月如梭走得勤。狀元完姻有三載，產生一子後代增。

狀元生下一子，取名申英，頂立香火。就將生父棺木，別處安葬，修增墳墓。張氏與志貞，在庵日夜修行。狀元官居兵部之職，那文旦仍來服侍。後配芳蘭，夫婦一家團圓，狀元任滿歸家。徐國安夫妻，也到庵中修行，以保來世。太白星君接了玉旨一道：今有申貴升，與王志貞，觀音大士庵前，善才童子，龍女下凡，如成正果，同往西方。狀元頂立兩家香火，子孫出仕，蘭桂蒼萃，瑞珠寶卷大團圓也。

瑞珠寶卷宣完全，古鏡重磨照大千。

繪圖玉蜻蜒寶卷

惜陰書局

繪圖

玉蜻蜒寶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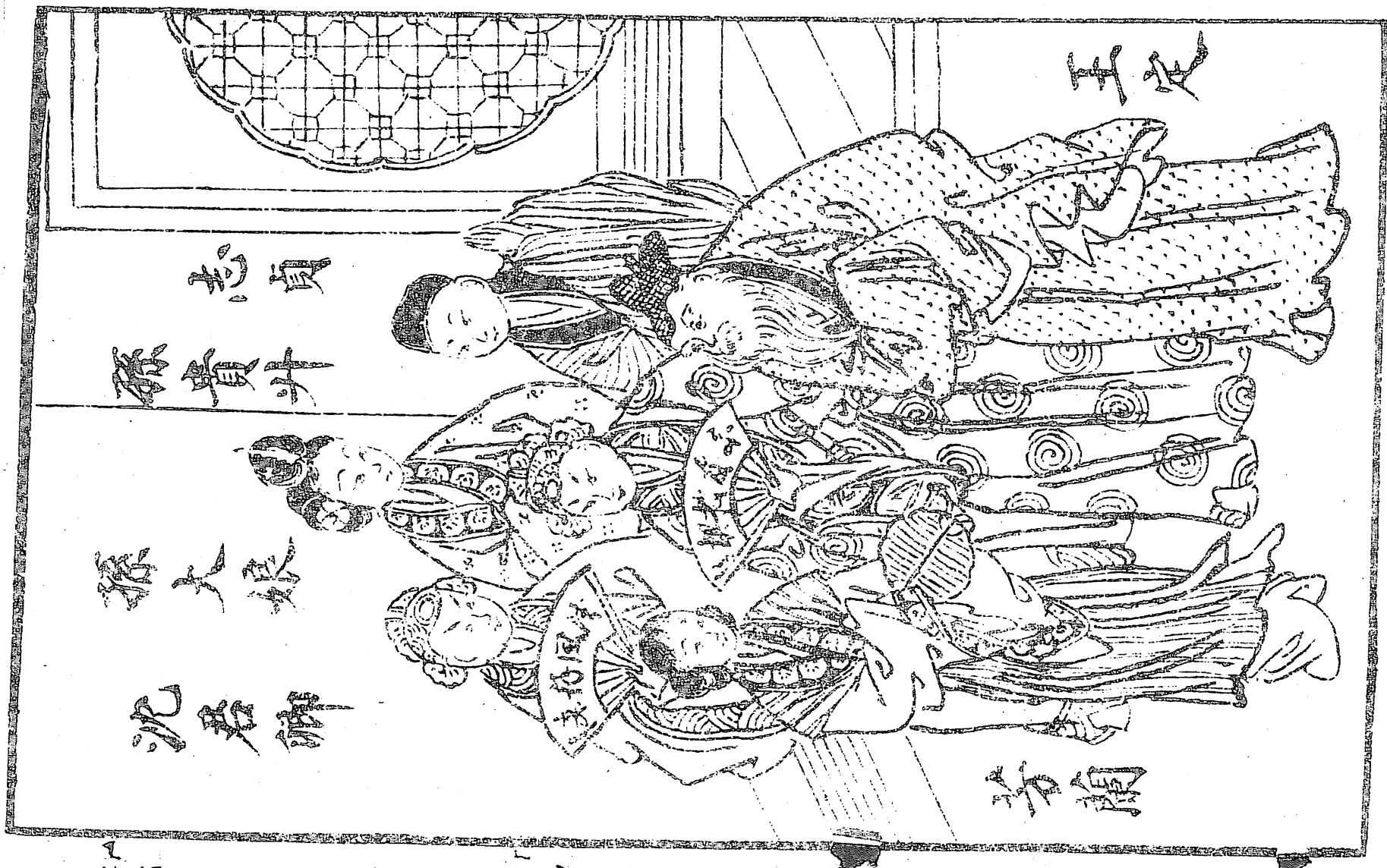
循環果報
萬惡之首

不爽毫厘
戒之在淫

上海惜陰書局印行

吳江陳潤身署





五定

志貞

孫貴升

孫大娘

沈若蘭

若蘭

大明嘉靖江蘇蘇州府王情 瑞珠寶卷 又名瑞珠寶卷 卷上

瑞珠寶卷初展開 敬神如在保平安 奉勸善男信女輩 須聽好樣在心田

恭聞瑞珠寶卷出在大明嘉靖年間 提表江蘇省蘇州府南濠地方 有一人姓申名連 表字貴 年十六歲 身入賢門 父親在日 官居文憲司之職 母親李氏 誥授皇封 不料父母去世 小生才通歲 幸遇王廷

蒼頭 撫養長大 家財巨萬 娶妻張氏 係閩門吏部尚書張繼忠之女 十分賢德 年紀同庚 並無生克 只在話下 小生心愛風流 不願攻書 不想娘子終日逼我讀書 夫妻屢次爭鬧 今日獨坐書房 好不煩悶 似

小貴升騎坐在書房 俊俏風流年少郎 可恨我妻太無理 終日逼我讀文章 岳父又是來相勸

那晚我愛貪風光 一心只愛花柳事 竟把詩書丟開傍 想我家財有巨萬 詩書不讀有何妨

慢表貴升思量事 卷中另有入出場 獨坐在書房 煩悶滿胸膛 小生沈君欽 今年一十五歲 爹娘亡故 家財豪富 娶妻趙氏 與我同庚 十分賢

德 幸喜身入賢門 小生與南濠申貴升幼年同窗 情如手足 今日心中煩悶 不免去到他家 請申大哥同

往山塘遊玩一番 有何不可 書僮那里 且來哉 大爺有何吩咐 小生同我南濠申府一走 且嘔曉得者

小君欽移步出門庭 且書僮伏侍後隨 欽家中無心書來讀 思想街坊散悶心 邀請大哥同窗友

去往山塘看戲文 一路行走無耽擱 已到南濠申府門 主僕走進高廳上 申貴升一見便相迎

吓我道是誰 原來君欽賢弟來了 賢弟請坐 欽大哥請坐 且取茶侍候 賢弟到來何事 小弟到來

非為別事 今日聞知山塘新到紫霞班演戲 特請大哥同往看戲 心意如何 賢弟有興為兄當得奉陪

如此大哥請賢弟請文且隨我來曉得

二人挽手出書房 一同看戲到山塘 雙雙就把牆門出 一路遊玩喜非常 街坊挨擠多熱鬧

茶房酒肆開營業 三春景緻多好看 桃紅柳綠滿山崗 不表二人遊玩事 卷中另表一庵堂

空門寂寞少繁華 自幼修真奉釋迦 尼法華庵當家 便是法名普禪 因我幼年病多 爹娘恐難撫養 因

此捨我出家 自入空門 已有二十餘年 正在思想之間 老佛婆報道 啟當當家師太 今有南關王老爺 因

為夫人病體全愈 今日山塘酬神演戲 差王忠伯來請當家與眾位師太看戲 船在外面伺候 想我出

家之人。怎能看戲。既承王老爺抬愛。不得不去。徒弟們那裡來了。叫徒弟出來。有何吩咐。今有南關王老爺在山塘演戲。酬神着人來接我們看戲。如今志微志顯志貞志祥。同我們前去。志法與佛婆看守。門得

師徒打扮多端正。去往山塘看戲文。元色海青多文雅。套雲僧鞋時式新。白綾僧襪多潔淨。

月白絲帶繫在身。頭戴一個妙常髻。項掛素珠甚斯文。一齊打扮身出外。師徒移步下船心。

不表尼僧看戲文。提表兩位小書生。行來已到山塘上。人挨人擠鬧盈盈。

欽吓大哥。戲文就要開場。我與你到看台上去看。才是甲吓賢弟。台上去看。不雅。想那邊有空野之處。可

以觀看。欽大哥說得有禮。申請。二人移步走過東。前世姻緣此地逢。做一王司徒巧使連環計。

董卓食色一命終。三戰呂布真驍勇。鳳儀亭內雨情濃。當家看得貂蟬女。心中吞意面通紅。

那當家看得呂布。嬉貂蟬之戲。不覺心中動了凡心。觀看台下一人。見有兩位書生。身穿一紅一綠。相貌

非凡。心裡歡喜。動了凡心也。

當家暗暗想心苗。觀看書生半戲。瞧看他不到二十歲。俊俏風流品貌高。不知那位有福女。

與這書生並蒂交。若我與他成伉儷。情愿輪迴走一遭。當家正在心暗想。環下面走上一春桃。

噲眾位師太。我裡太太。嘔我送點心來。个尼。又勞大姊。多謝太太。暖好說。

了環說罷。下樓跑。再當當家想心苗。暗想書生容貌好。梨花白面泛紅桃。口中就把瓜子吃。

胸中有意兩年少。就將壳子來拋下。呀。貴升抬頭往上瞧。那申貴升正在看戲。忽然頭上有瓜子

壳。拋將下來。抬頭一看。只見看樓上面有幾位尼師。看戲。有一个見我小生。微微含笑。好不有趣人也。

貴升此刻喜歡心。歡看尼僧貌起羣。淡淡春山折柳樣。秋波俏眼動人心。口似櫻桃牙如玉。

杏臉桃腮滿面春。身材俊雅多風月。勝比嫦娥月裡神。可惜刺下青絲髮。賽比花魁貌出羣。

說什麼沉。西施。落。女。閉月羞花楊太真。只因紅顏多薄命。可惜披剃入空門。我妻容貌雖然好。

看來難及這尼僧。若得與我成佳耦。就死黃泉也甘心。貴升正在心暗想。君欽啟口說原因。

你看天色將已晚。不如回去轉家門。二人分別回家去。貴升獨坐想其情。

只因有事掛在心。一夜不睡到天明。小生申貴升。昨日同君欽。賢弟往山塘看戲。遇見法華庵尼僧。在樓

看戲將瓜子壳拋在小生頭上而且眉來眼去惹得我小生魂不附體好不掛念人也

費并此刻挂心箇 思念尼僧貌色鮮 個個品貌多絕色 眉來眼去把情牽 風流女子多多少

未曾見過這天仙 對着小生微笑 如今教我心掛牽

吓是了今日不免去到庵中遊玩一番看他動靜來意如何吓文且全我往外一走 像大爺昨日大娘吩咐

嚇邊說句許大爺出外遊玩倘若得知因何動靜大爺命去才是吓文且此刻大娘那裡知道你

且放心即刻就回來的也 貴升幾步出門庭 文且仗仗後隨跟 踏踏遊玩多歡喜

已到法華一庵門 林修竹多有異 蒼松翠柏安層層 殿殿禪門悶得緊 書童即便敲庵門

開門開門 來哉羅個扣門 我裡南邊中大爺前來遊玩 待我開之庵門大爺請進 那富家出來

一看原來昨日山塘遇見過的叫聲大爺貧尼僧 小生奉揖 不敢貧尼不出遠遊 多有得眼 升輕

造賢庵得遇真修三生有幸 大爺駕到佛前有幸 禪堂增輝 佛前侍候 佛前又請開當

家寶庵有幾位師太 小庵共有六個 并有幾位高僧 共有五個 叫何法名 志微志顯志貞志祥

志法 升如此五位高僧當家師太是位福人 承蒙大爺美語 好說想你家之人燒的是清香吃

的是清茶 一無挂念 正是睡梳會上道 道自在之人 妙不可言也 吓大爺說那裡話來

為人最苦是出家 住的茅簷破草屋 穿的布衣百納袂 吃的香蔬淡粥菜 早晚功課多辛苦

時常落空念弥陀 相公俗家多福氣 做的好菜當家飯 安胎胎胎胎胎胎 吃的好菜美酒茶

晨暮姣妻美妾伴 不比出家多寂寞

好說請開當家法號 貧尼贈字普禪 辱來普禪師太師太寶座 共有幾位 好說三從那裡來

小生欲往各殿一遊 可使得看 大爺意欲遊玩 那有不遵之理 吓大爺說三從那裡來

了靜坐誦經文 聽佛時時吟 佛師父叫 佛師出來有何吩咐 吓大爺說三從那裡來

各殿一遊 真是大爺貧尼 稽首了 吓大爺不敢文且在外侍候 吓大爺說三從那裡來

客升有道無針難引線 如此貧尼引線 恐有引線往內堂 升費升後而意非常 打從香積雲廚過

翻軒一帶又迴廊 推開側室門 小生施禮告大爺 我貧尼貧尼貧尼 迴廊迴廊迴廊

翻軒一帶又迴廊 推開側室門 小生施禮告大爺 我貧尼貧尼貧尼 迴廊迴廊迴廊

翻軒一帶又迴廊 推開側室門 小生施禮告大爺 我貧尼貧尼貧尼 迴廊迴廊迴廊

翻軒一帶又迴廊 推開側室門 小生施禮告大爺 我貧尼貧尼貧尼 迴廊迴廊迴廊

天然倚上香烟繞 遠度老祖度長江 吓大爺隨我來 升是阿吓妙吓好不有趣人也

穿過月洞竹屏風 又見擺式甚精良 琴棋書畫般般有 一帶欄杆朱漆紅 簷前鉄馬叮嚀响

盆內奇花與古松 白衣大士蓮台坐 寶蓋香烟繞碧空

吓三太這邊是什麼地方 這是我貧尼云房 升什麼三太的云房 果然名不虛傳 這門裡面是什麼地

方 貧尼的內室云房 升什麼三太的內室云房 想必比外云房更好 待我進去一看 貞吓申大爺 這是

室內房不好遊玩的 升吓三太小生今日特來遊玩 真是天緣相湊 你也不必阻擋 待我進去遊玩便了

貴升說罷進內房 你今不必來阻擋 小生有意來遊玩 天台俱人是劉郎 豈容起見藍橋阻

勸你切莫甚慌忙 依希彷彿蓮葉鳥 小生誤入在天堂

阿吓妙吓看三太臥室 十分精雅 我申貴升想什麼連科及第 說什麼金榜題名 吓三太我從今以後不

慮歸家情愿在此陪伴與你 貞吓申大爺你說那裡話來

志貞啟口說端詳 大爺言語不思量 你是蟾宮折桂客 要與皇家作棟樑 姣妻美妾闈房伴

玉樓金屋綉鴛鴦 貧尼前世多作孽 罰我今生受悽涼

吓三太小生在此陪伴與你 你就不悽涼了 貞吓大爺休得取笑 升吓三太吓

貴升從又說元因 三太你且聽知文 小生今日來到此 天緣相湊兩相親 三生有幸真難得

也是前世夙有因 還望三太來應允 與我兩下結連姻 志貞聽說暗思忖 梨花白面反紅雲

腹內暗暗來思想 不覺就要動凡心 見他貌如潘安樣 猶如仙子下凡塵

那志貞聽他一番言語 又見他相貌非凡 被他纏纏繞繞 害得如意馬心猿 吓大爺但等今夜三更時分

請大爺往後門而進 貧尼在此等候外面不可走漏風聲 升這个是然多蒙三太美意 小生就此告別

貧尼候送申貴升來到外面 文旦同我回去 倘曉得當家一見大爺 既到小庵 用了點心 而去升當家

不敢改日再來叨擾 普如此得罪了 升好說小生告別 普候送

申貴升移步出庵門 腹中暗暗喜歡心 一路行程無耽擱 主婢回轉自家門

小生申貴升今日去到法華庵中遊玩 與志貞師太暢叙歡言 兩下有情約我三更時分去到庵中必領

騙過娘子才好待我打扮起來

綉花海青樂道這季拿一把真金扇

貴升打扮甚艷麗

一心出外會多妓

頭戴一頂方巾帽

大爺請用茶罷

放下僅會大爺今早打扮萬樣齊正到羅里去

打扮一回方已畢

文旦一見問根苗

我大爺並不出門吓文旦有銀子

一兩你與我盤門

賢婿買一柄上號重金扇子回來

我大爺我不去

為何不去

僅到盤門却有五

六里路來有恐大爺私自出門

大娘娘得知要重罰小因个

咬狗才我相公叫你去還不走麼

僅葛末

悟勿要出門个

文旦買扇往街坊

貴升快樂喜非常

抽身正要來走出

蒼頭稟告到書房

啟稟大爺閣門外張太師到

小婿拜揖

賢婿不敵升岳母在府可安泰否

且喜平安你夫妻可好

升多蒙岳父記念是好的了環

請娘出堂是娘娘有請

你家順便進來看看你夫妻二人

且多謝爹爹

吓賢婿這兩日可用功否

不瞞岳父說因家務忙碌

這幾日未曾攻書

且咳爹爹吓若說官人攻書二字

可

秦樓楚館時時到

花柳場上處處迷

女兒屢次來相勸

爹爹不必費心機

他是攻書永不提起

朽木難雕是古題

賢婿你是官家後

世代書香門楣第

不聽良言反怪妻

攻書二字不提

從今休要遊蕩去

閉戶攻書改前非

你是官家真公子

勸你不必貪花柳

切莫外面去遊嬉

飛身可入鳳凰池

必要好言來相勸

江好改本性難移

秦樓楚館非所宜

若得功名來成就

必要好言來相勸

江好改本性難移

曾記古人有句話

岳父台訓小婿尊命吓我兒過來

爹爹有何吩咐

為父有言聽我道來

必要好言來相勸

江好改本性難移

你夫不肯請四書

切莫與他反面皮

必要好言來相勸

江好改本性難移

曾記古人有句話

夫唱婦隨是道理

為父言語須緊記

夫妻不可爭高低

江好改本性難移

曾記古人有句話

爹爹女兒謹遵嚴命如此為父要回去了

爹爹慢去吓岳父小婿不遠送了

夫妻二人進去了罷

是打轉

慢表張爺轉家門

再提夫妻一雙

人

大娘移步進房去

貴升此刻喜歡心

妙吓岳父以去文旦未回

此刻不走等到幾時

你看天色已晚不免快走了罷

貴升此

刻喜歡心

貴升此

貴升此

刻喜歡心

貴升此

刻喜歡心

貴升此

貴升此

刻喜歡心

貴升此

刻喜歡心

貴升此

貴升即使出門庭

幸虧書僮未回程

悄悄私行向前奔 不與娘子來知道 一心要去會情人 可恨岳父來到此
且住來此已是法華庵後門想日間三太太約我三更時分相會待我等到三更阿吓妙吓耳聽樓樓鼓已
初更吓三太太吓三太太你在裡面有衆人陪伴言來語去可伶我小生獨自一人冷冷清清好不寂寞人也

貴升獨自心胆涼

再提當家出來臨

舉手輕輕掩門扣

當家聽見卓然驚 來到後門看分明 貴升一見燈光亮 諒必三太太出來臨

開門開門當家一見我道是誰原來申大爺你寅夜到此有何貴幹那申貴升總道三太太出來誰知却是
當家心中好生不悅吓當家小生從前村會文轉來天色黑暗錯走路途幸遇當家不知當家夜靜更深

出來何事吓大爺官尼每夜臨睡之時前後門戶觀看一番小心為上正該如此吓當家小生就此告別

吓大爺請到裡面坐坐而去如此輕造了好說待貧尼開了大門如此大爺請當家議吓大爺這裡請進

吓當家這裡什麼地方這就是貧尼臥房大爺請坐當家請

申貴升一心想天仙 那有心腸戀普禪 無奈將身來坐下 叫我有口也難言 只為三太太來到此

偏遇當家留此間 不表二人情濃事 再云三太太美嬌媚

獨坐雲房心煩悶想樓何不打三更貧尼志貞日間約定申大爺三更時分後門等候此刻功課已畢不

免待奴悄悄走出雲房想必師兄師弟俱已睡熟待奴往後門一走便了咳嗽阿彌陀佛吓我想這不端

之事豈是我出家人所做的到底使不得的不如勒馬收韁回房安睡了罷

志貞回身轉雲房 獨坐燈前意傍惶 理該不把凡心動 安分守己誦金剛 不該日間來相約

勾引情人不應當 只叫一時來錯見 要學當年陳妙常

想我志貞見過多少風流郎子未嘗見過申大爺的容貌真是世上無雙不可錯過了

志貞腹內想根苗 展轉思量難撇去 正是偶遇風流客 如何頃刻付東流 見他容貌凡心動

與他兩下把情留 既成明月清風客 只得前去會風流

我也顧不得，估辱佛門之禮，難除孽障之心。吓神聖吓神聖，我也顧不得三寶五戒的了。

志貞從又轉凡心，要學牛郎織女星。

想到此時，隨身起。

此心要去會情人，重開房門身出外。

輕移蓮步向前行。

來到當家房門首。

立定身軀，暗思忖。

待我輕輕而行，若

露機關成何體統阿吓。

且往聽得裡面有人。

講話聲音，却是房內。

好像二人講話，待我細聽得明白。

志貞此刻暗思忖。

走近窗前聽分明。

聲音好像申郎樣。

叫我難解又難分，莫非申郎早來到。

當家留進在房門。

想他柳絮隨風舞。

言而無信不該因。

有何不可也。

且住聽他二人言語，好不投機待我香去。

破紙窗偷看一番。

眉來眼去好風流。

二人情投意合。

志貞思想意綢繆。

破紙窗看情由。

見他不住重更話。

無奈回身雲房內。

春風滿面笑悠悠。

志貞正在來偷看。

金雞報叫五更頭。

再云申府事情由。

貴升不記家內事。

巷中歡樂過春秋。

慢表春中情由事。

再云申府事情由。

人去尋煩悶，煩惱不盡人。

自家非別我申府中書童文且。

便是只因大爺三月。

初六日，會無踪跡。

娘將我日中痛打，限我三日。

如若不見大爺，必要法法打死。

與我日日相尋，並無下落。

吓大爺大爺。

叫書童何處尋你。

我今街坊日日跑。

留心探聽，不辭勞。

六街三市都尋到，妓館青樓盡去。

全然不見大爺面。

猶如海底把針撈。

到今十日無尋覓。

限定三日容易過。

急得身軀難躲避。

不見大爺如何好。

看來我命要勾消。

限定三日容易過。

有道蟻蟻尚且貪生，為人豈不惜命。

這便如何是好。

吓有了，不免待我偷些衣物，逃走便了。

吓娘。

非是我文且，心謀計害到如命。

出子無奈。

雙手拋開生死路。

特身跳出是非門。

文且主意多端正。

偷了衣衫去逃生。

有日大爺回家轉。

仍來伏侍申府門，一路走來心思想。

不知那裡去安身。

不表文且逃去。

再宣張氏女釵裙。

仍來伏侍申府門，一路走來心思想。

夫君出外未回程，奴家日夜淚紛紛。

奴家張氏丈夫申貴升，因他心愛風流。

幾次三番勸他不轉，那日與

他爭鬧幾句，他今講了奴家私自出門，一去不回。

將他打死吓夫吓，你身落在何處，叫奴好不痛殺人也。

奴家張氏丈夫申貴升，因他心愛風流。

幾次三番勸他不轉，那日與

他爭鬧幾句，他今講了奴家私自出門，一去不回。

將他打死吓夫吓，你身落在何處，叫奴好不痛殺人也。

奴家張氏丈夫申貴升，因他心愛風流。

幾次三番勸他不轉，那日與

他爭鬧幾句，他今講了奴家私自出門，一去不回。

將他打死吓夫吓，你身落在何處，叫奴好不痛殺人也。

奴家張氏丈夫申貴升，因他心愛風流。

幾次三番勸他不轉，那日與

他爭鬧幾句，他今講了奴家私自出門，一去不回。

將他打死吓夫吓，你身落在何處，叫奴好不痛殺人也。

奴家張氏丈夫申貴升，因他心愛風流。

幾次三番勸他不轉，那日與

他爭鬧幾句，他今講了奴家私自出門，一去不回。

張氏終日淚珠漣 奴夫還未轉家中 日日尋訪無着落 故而重責小書童 限他三日無着落

取他一死不寬鬆 大娘正在多悲切 登頭進內察情衷

有事忙來報無事不歡傳 啟稟娘娘艾且現偷了衣服逃去了 且什麼文且逃去了 且阿吓想

他大爺尋訪不着尤恐責打與他故而逃去我也顧他不得了 王廷吩咐家人尋訪大爺要緊 王廷得

王廷奉命不留停 就把兄弟叫一聲 命你各處去尋訪 招尋大爺轉家門 家人聽說忙不住

各處招尋大爺身 不表家人去尋訪 巷中另提沈君欽

大爺未回呈日夜不安寧 小生沈君欽自那日全申大爺山塘着戲回來 誰知他初六日私自出門 如今

還未回家前日申大嫂着家人到來叫我留心盡誠我日日招尋並無下落吓大爺大爺你身在何處叫

小弟那望來尋你也 君欽終日悶沉沉 想起大哥哥好傷心 家中大嫂遠望你 因何還未轉回程

終朝差人去尋訪 並無踪跡那方存 與你同窗從幼小 勝如同胞一母生 自從山塘與你別

直到如今不相親 不表君欽情由事 再提張氏女裙釵

鴛鴦折散各西東 未知何日再相逢 奴家張氏雅云自從丈夫一別杳無踪跡 前日差家人去往街坊打

聽遇見兩個穿窬他說道在法華庵中 奴聞此言即往庵中搜尋不想並無着落 曾記了環說這庵中空

女娘娘相貌好像大爺一般 莫非官人扮作神聖不成 好叫奴難解也 麼夫吓

大娘思想淚珠流 奴夫還未轉門樓 如今不知夫着落 未知何處把身留 使奴終日多流淚

女掌男權日夜憂 那日為妻菴中去 並無踪跡苦悲哀 大娘正在多悲切 芳蘭移步上高樓

了環就把娘娘叫 且聽了環說根由

勸娘娘且免悲傷 添了環之見不如再到庵中 搜尋一回往後門而進 免得被他知道 未知娘娘心意如

何且芳蘭說得有理 吓王廷備了香燭 打輪一乘往法華庵 一定由後門而進 不許聲張 善老如曉得且

大娘打扮已畢 吩咐四名了環 碧桃秋菊冬梅夏香 與我同去 芳蘭在此看守家中 環是且打輪上車 噯

大娘上轎出門庭 四名了環隨後跟 慢表大娘路上事 再提庵中出家人

幼年出家做尼僧 依三寶誦經文 誰知逆影還來斷 一時驚見物凡心 貧尼普祥自從三月間申大爺

喜見風流... 中娘到... 道... 當家... 有... 說... 當家... 拜... 大娘... 又見... 吓... 魚... 善... 大娘... 吓... 藏... 面... 吓... 貴... 便...

喜見風流... 中娘到... 道... 當家... 有... 說... 當家... 拜... 大娘... 又見... 吓... 魚... 善... 大娘... 吓... 藏... 面... 吓... 貴... 便...

若要小生回家去 日出西方萬不能 若還要我回家去 除非魂靈轉家門 志貞聽他言和語

不敢上前勸他身 貴升不記家鄉事 菴中歡樂戀尼僧 瑞珠寶卷定頭回 三搜庵堂下回云

欲效當年潘必正 如今奇遇進庵門

小生申貴升那日同沈君欽賢弟同往山塘看戲却遇法華庵一眾尼僧兩下有意因此瞞了娘子私自

來到庵中却有一月好不有與人也 貴升思想喜非常 那日看戲到山塘 三生有幸來相會

如今道遠進菴堂 多蒙三太情義重 來到三太內雲房 賢妻搜菴有兩次 看他兩淚落胸臆

口口聲聲來祝告 終朝想我轉家方 誰知我在菴堂內 朝歡暮樂過時光 勝比家中多安樂

情原家財一日忘 正在心中躊躇想 三太移步進雲房

吓大爺你自言自語講些什麼吓三太小生進菴一月有餘想娘子搜菴兩次不見多虧與我躲過感

恩不盡負吓大爺看娘娘十分悲泣求神許愿思想大爺回去有萬貫家財無人照管夫妻拋撇你心何

忍聽曾尼一言相勸吓大爺吓 奉勸大爺轉家門 免得娘娘哭悲疼 驚竹四財無入管

理該夫妻兩相親 貴升聽說回言答 三太言語太無情 若要小生回家去 日出西方萬不能

志貞聽說言和語 不敢上前勸他身 慢表庵堂情由事 再宣張氏女裙釵

夫君一心愛風流 終日想勸不回頭奴家張氏雅云去年出嫁申門丈夫申貴升同庚二八他今心愛風

流不願改書二字終日良言相勸總不聽出門數月音信全無未知何日歸家思想起來好不苦命

曾記那年並頭蓮 與夫恩愛守家園 誰知奴夫貪花柳 終日相勸不聽言 奴說書中黃金屋

他說少年有幾春 良言相勸曾何用 反道奴奴饒舌言 朽木難雕真廢物 丈夫心頭恨萬千

昔日與夫多造次 如今懊悔是從前

咳奴家只望丈夫回心轉意我心足矣誰知他出門已有數月至今還未回家你身落在何處吓吓

張氏大娘好傷心 粉面交流淚紛紛 可笑申郎無見識 不念夫妻結髮情 申郎香火誰人接

年少夫妻靠何人 與你成親幾數月 夫妻一旦兩離分

吓夫吓自從你三月初六日出門直到如今奴家往法華庵搜過兩次全無踪跡奴看一眾尼僧俱是少

年諒他不是真修之輩。他叫家人四路查訪。他說那日同了書僮去遊玩。遊的莫非奴尋不到。却社民僧藏匿也。未可見得奴不先冷日再到庵中。細細搜尋。倘若搜出也。未可知。如若再搜不出。好與他僧意結拜姊妹。與他說話。投機。或者肯放他回來也。未可知。吩咐書僮叫家人備路。往法華庵一。走。見曉得張氏無心懶梳妝。隨身衣服皆尋常。烏雲略整時新髻。耳上珠環分兩對。腰繫五色羅裙。手拿真金扇一方。外罩披風色海棠。燕青膝褲。鶯黃帶。三寸金蓮紅綳鞋。身穿魚白衫一件。外罩西紗紅背心。銀紅縐子銀做繫。芳蘭了。眾貌超群。身材生得必必文。青絲細髮似烏雲。大爺上踏後街坊。小小金蓮三寸零。生成一副鴛鴦臉。啟娘。娘。子。齊。備。候。娘。起。程。打。輪。車。曉。一。路。離。了。南。漳。地。一。心。要。去。尋。夫。郎。體。遠。天。報。路。上。尋。得。書。僮。齊。齊。在。庵。中。只。為。心。愛。風。流。事。誰。知。一。病。臥。床。心。小。生。中。費。外。自。從。三。月。初。六。日。來。到。庵。中。終。日。不。見。書。僮。打。江。山。任。我。歡。娛。那。知。一。病。如。山。臥。在。牙。床。咳。我。好。不。怕。悔。人。也。當。初。不。聽。我。妻。房。不。該。看。戲。到。山。塘。如。今。有。病。吞。受。肉。累。及。書。僮。齊。齊。房。兩。次。尋。訪。到。菴。堂。不。該。犯。着。神。聖。抄。不。該。臥。在。戲。中。戲。如。今。一。病。如。山。更。單。聲。咳。嗽。吐。鮮。血。不。久。就。要。一。命。亡。書。僮。在。戲。中。戲。如。今。一。病。如。山。更。保。重。身。休。莫。心。傷。有。朝。一。日。身。康。健。回。家。夫。婦。再。以。雙。志。向。止。在。菴。前。勤。叩。頭。三。徒。不。好。了。青。為。何。善。申。娘。又。來。了。輪。子。轉。近。菴。門。了。自。志。向。止。在。菴。前。勤。叩。頭。何。是。好。當。家。吓。三。徒。大。爺。第。一。次。扮。作。神。聖。第。二。次。身。在。菴。堂。第。三。次。解。在。何。處。呢。傍。邊。志。法。瓦。瓦。師。父。想。大。殿。天。花。板。上。有。紙。雲。快。快。担。掃。就。淨。何。不。斷。大。爺。難。在。菴。前。勤。叩。頭。是。志。法。說。得。有。禮。請。大。爺。避。要。駭。并。肯。升。聽。說。吓。如。此。我。妻。子。來。了。我。要。回。去。了。原。阿。吓。大。爺。吓。這。是。值。不。得。的。你。若。出。去。見。了。娘。姐。非。但。眾。人。性。命。難。保。而。且。一。座。庵。堂。化。為。灰。塵。了。原。阿。吓。大。爺。吓。且。等。娘。姐。回。府。然。後。送。大。爺。回。府。去。便。了。一。家。尼。僧。去。莫。非。要。我。死。在。菴。堂。不。成。麼。當。家。阿。吓。大。爺。吓。且。等。娘。姐。回。府。然。後。送。大。爺。回。府。去。便。了。一。家。尼。僧。跪。塵。埃。要。求。大。爺。發。慈。心。救。我。眾。尼。恩。非。淺。快。快。照。照。免。災。諒。吓。我。如。今。看。三。太。面。上。他。身。體。

六甲已有數月日後倚於堂下一子也是我中門後裔我若出去娘子一見必要生氣我就依允三太太

那大娘轉到庵門等候多時因何不見開門這又奇了時時家人打進去當家聽見即便開了庵門吓

難已回答一息自出便說這放後這兒兒在內外等候多時因何才得出家當家聽說唬得魂不附體一時

到觀音堂一走如此首尾引道了見了環隨我來 說得 行車已到觀音堂 大娘雙膝跪接慶 信女中門張氏女

一禮拜插插全執一對冤家高生了孽 若妻雙雙重既合 遠在千里遠在身 使奴靈靈見分明

一處是僧騰了慧語唬得膽心驚膽上出色心中暗想觀音大士家靈靈感與大娘一見靈語遠在千

里近在身心中思想莫非大士家夜夜中想大士家靈語遠在天邊近在身後使觸目驚心况且見一衆尼

僧無我執語個個臉上出色嘴內中必有外寶可正是你與我二人中的投來我與你細細尋

是誰人吐的 志貞聽了心驚胆戰啟娘娘若說此疾難醫尼一書稟告 你講 三太太為入好聰明 稟告娘娘聽原因 首尼早夕做功課 如今乏力不安寧

張大娘聽說觀看三大果然面黃肌瘦詳是真情王再表王廷登頭今日同娘娘三次搜庵尋覓大爺今日務要用心搜尋奴兄弟們細細搜來

家大奉命不停醫 大服各藥各處搜 廚房各處都搜到 歡門牆後也來搜 掛鉤裡向來觀看 畫鼓之中春來由 三官堂與玄女殿 鎮殿閣上關心謀 慢表外面來搜覓 娘娘歎口說根由

何有吓娘娘手至之體富室之家豈不要死肯尼的 吓三太太休得誑與你同到大庭神前結拜便 了負如此拾愛肯尼

雙雙跪下告神明 今日結拜為姊妹 有如同胞共學堂 二人同年十六歲 各說年庚詳分明 張氏年長稱姊妹 志貞年幼小姊妹 二人結拜方已畢 大娘重說原因 若得奴天回家占

重修廟宇佛裝全 地苦已畢雙流淚 志貞歎口說原因 一念以消悶懷意下如何 如此請教一二 好話 吓姊妹看你想得愁悶不如與姊妹乘機 總是奴家將他害 活拆夫妻好傷心 手拿棋盤正棋子

志貞多步往內行 腹中暗暗自討論 姊妹謙遜坐堂前 你一品家我一半 張卓吃馬家炮打兵 鞋鞋並鞋往外行 就將棋子來擺好

那中貴外縣在天花板上却有幾個小滿前 看官老爺不曉死我起生 阿婆呀 貴外此刻泪紛紛 偷看賢妻好傷心 道哀不知在何處 誰知去妻一處存 你不見我我見你

可憐看你好慈悲 本該叫齊時孝子 尤恐娘子好生煩 一家兒惜難存活 廟堂頃刻化塵塵 勸你早尋回家去 日後與你共談心 誰知流下連珠淚 滴在芳閣手中存

那芳蘭正在伏侍主母 忽然頭上滴下眼淚心中疑感 敢娘娘上面有眼泪流下想必大爺縣在天花板上 見娘姐如此光景 恐是生事 故而不取聲張 有眼淚滴在 珠手 觀音大士果然靈驗 張大娘聽說

吟附家人上去看個明白 曉得尼僧騙得魂不附體 就娘娘何以疑心 信天花板上常有老鼠作鬧 說心 流罷然 那貴外聽說假作鼠聲 又有鼠聲下 吓吓家人不心去 明家人打橋上來 是吟附打橋

情 卷上

大娘吩咐眾家人 打輪即速去家門 一眾尼僧齊相送 大娘乘輪去如雲 輪中思想多悲切 再表庵內女兒僧

不知我夫那方存 枉費心機空思想 越思越想越傷心 慢表大娘回家去 仍到三太雲房內

那末好哉白虎星去哉 嗚呼哉嗚呼哉 吓徒弟們齊請命 大爺下來眾說得哉 損精乏力咳嗽身 若要相逢夢裡尋

一眾尼僧不留情 他他扶下大爺身 貴升愈加病沉重 料想今生難見面

看來有命也難存 思想我妻多悲切 可憐含泪占家門 仍到三太雲房內

懊悔不聽妻言語 如今病重在庵門 一病如山渾身疼痛骨瘦如柴自從五月得病在床直到如今

咳我悔之晚矣當初不能聽妻言語如今 病重如山好難禁 可憐野在床光上 渾身酥麻骨痠疼

好不傷心人也 貴升思想越悲疼 疾中常見鮮紅血 看來有命定難存

朝寒暮熱真難過 身體瘦得少精神 我思病一月有餘多虧三太慈悲伏侍可憐一眾尼僧無情無義見我有病全然不睬如今我思想歸家

我思病一月有餘多虧三太慈悲伏侍可憐一眾尼僧無情無義見我有病全然不睬如今我思想歸家

可恨當家不先想起家中妻子好不痛殺人也 多蒙賢妻一片心 三太搜尋到庵門 日後原想來作妾

結拜姊妹皆為我 誰知枉費一片心 我想著幾多伶俐 隨同主母不離身 我想文巨多能幹 終日陪伴甚懇懇

誰知今日一旦傾 多虧王廷來撫養 蘇知我在庵堂內 染成一病要歸陰 貴升正在床中嘆

你在街坊來尋覓 不見我身受苦辛 那知我在庵堂內 染成一病要歸陰 啟口輕輕叫一聲

志貞移步進房門 手捧參湯來送進 走近床前立定身 雙手捧起青紗帳 啟口輕輕叫一聲

吓大爺參湯在此吃些下去并三太我的病體參湯也是不濟事了煩你去請當家進來小生面懇與他

我要回去了自是三太無奈步出房門來到當家云房當吓三徒中大爺病體可好此否自吓師父不道

如此叫師父進去西院他要回去了當三徒這是使不得的想他病重如山若放他回去想申娘雖老

虎的名望你難道不曉得他怎肯手休 吓師父不肯與他回去又無醫治如何是好當這可聽天由命

的了我也管他不得 吓不好了吓 三太聽說好心焦 可恨當家情太累 全然不記當初事

歡樂之中一旦拋 若還真言來說出 大爺病體更難消 回房好言來安慰 床前啟口說根苗

吓大爺此刻當家有事他叫我占言叫大爺且自安心待等病休全愈送你回去并咳我記念家鄉十分

性急貴勸大爺且免心慌自然有日歸家并吓三大我今日臉上如何真苦好一二如此取鏡過來待我一照是貴升對鏡一照大吃一驚何吓始今這樣了我的面上有如鬼形一般咳不好了

貴升愈加泪連連鏡照容顏瘦弱下當初容貌今何在看來必是傷黃泉有這萬惡淫為首

自舌百善孝為先看來難已歸家去除非魂靈去家園難過多情三節大我在黃泉心不安

未知腹內男和女日後分曉與誰言志自流酒將言勸大爺何必置心困但願病好可回去

夫妻相會喜歡天慢表二人房中話再提當家名善禪

貧尼善禪想申大爺病体十分沉重叫我幾次會話今日開眼無事不先到三大房中望他一變也罷

善禪想便抽身無奈去到大爺房來謝三徒云為的志願一見說原因

吓大爺當家在此了并吓當家你來了麼善知老辭候伴可替些查并吓當家我病那裡有好想小徒

不能見獲了貧尼問安來還望勿見責并吓當家望你病好便在我回去感恩不淺并吓大爺想你

這般光景還想回去這是誰說不能回去

且等病好身康健自然送你回去并吓當家你病好身康健自然送你回去

吓當家望你病好身康健自然送你回去并吓當家你病好身康健自然送你回去

貴升此刻泪流不止原來重又病復原

結草啣環恩不忘望你病好我回家去

小生在瓦裏求你望你病好我回家去

吓大爺你又說笑話了想當初又不來請你又是來求我的病好如初

的了并吓當家望你病好我回家去

你何必費心要送回去斷斷不能回去

貴升聽說好悲傷要時啞死一命亡

善三徒亦有這樣病復原了我也管他不管了

當家望你病好我回家去

描住唇中有一回 貴升悠悠還魂轉 貞志貞合掌念慈悲

吓大爺酥醒醒 貴升漸漸酥醒 吓當家 吓大爺當家出去也 吓這無情無義 出去麼 吓三太太死之後到也罷了 却有大事拋撇不下 何不說與貧尼知道 吓三太太

第一件拋不下我妻張氏 害得他年少女獨守孤燈 第二件拋不下多情三太太死後切不可悲 泪傷心 第三件拋不下腹中懷孕 若還是生一子送到我門

第四件拋不下王廷老僕 他為人多忠直 撫養我身 第五件拋不下芳蘭使女 終日裡在書房陪伴我身

原許他做一房勤用夫人 第六件拋不下書童文旦 第八件拋不下太山岳父 我與他幼同窗 一母所生 想我妻女掌男好不傷心

第十件拋不下家財巨萬 有良田並產業 一旦分離 吓三太太我這十件大事拋撇不下 如今我命在頃刻 悔之晚矣 吓三太太我有玉蜻蜓一隻 乃祖上遺物 日後你分曉之後 倘能生下一子 你將這玉蜻蜓掛在孩兒身上 叫人客認到我 家與我娘子撫養成人

我就死在黃泉 決不忘你恩德 貧尼曉得 吓我心中好不難過人也 貴升腹內好難禁 一口鮮血往外噴 喉中不住聲響 志貞一見好傷心 霎時面起青灰色

嗚呼一命見閻君 志貞急忙來抱仗 連叫大爺不回聲 見他口眼俱不閉 上下身冰冷如冰 一眾尼僧俱進內 當家致口說原因

吓三太太如今申大爺亡故 葬在何處 貞吓師父我想並無別物 只有官箱一隻 不免將大爺藏在箱內 葬在雲處 未知師父意下如何 書三太太說得有理 大家一齊動手便了

一眾尼僧不留停 取出僧帽與海青 就將大爺來藏殮 官箱裡面藏他身 葬在三太太雲處內 使他外人不知情 惟有三太太多啼哭 錢石人聞也淚淋

白與郎一旦來分手 可憐終日淚珠流 貧尼志貞 只為申大爺亡故 並無衣食棺槨 只得官箱僧衣 僧帽 威殮 與他葬在云處 終日啼哭 不免將奴備了文房四寶 描畫大爺真容 一副說得有理 待奴描畫

帽威殮與他葬在云處 終日啼哭 不免將奴備了文房四寶 描畫大爺真容 一副說得有理 待奴描畫

志貞未描泪紛紛 節畫大爺一丹青 就把筆硯來端正 手磨香墨畫添身 難畫真容方已畢 難畫真容方已畢
觀看一番不差分 就把大爺來藏好 終日在房哭悲疼 也表如奴一片心 慢表志貞描容事
未知腹內為和女 但原產下小兒身 不絕中門香火接

再提黃升一鬼魂 生前心愛黃風流 年少青春一旦休 撇下二八妻房女中門香火一筆勾我那申貴升鬼魂是也在年一
十六歲時歲娶妻張氏雅云十分賢德只因我心愛風流不聽妻子解勸自從三月初六進庵與眾尼度
其歡樂誰知到了六月廿九一命身亡在生之日可恨當家不肯放我回家如今魂魄回家託夢與娘子
絕他恩夫之意出得庵來好一派風景也

貴升魂靈出庵門 只見皓月照乾坤 忽聽照樓打二更 三魂渺渺一路行 又聽金鑼三聲响
查夜安兒到來臨 可憐唬得魂飛散 又有行人到來臨 一路行程無就擱 不覺來到自家門
阿阿吓不好了前面有燈光來了 待我閃過一傍响南無阿彌陀佛 忽原來响版和尚來了

一心念佛四個字 手敲銅版口念經 一路行程無就擱 不覺來到自家門
門神嚇得鬼魂散 我府鬼啟稟門神爺爺 我鬼就是申貴升回來了 門神如此前面不許行走 往後
門而進不許驚動鐵犬 鬼魂是嚇死我也

只見門神多害怕 左右站立好驚人 不敢走向前門去 只得回身進後門 進得花園聲寂寂
滿園秋葉冷清清 樓台亭閣亂心驚 且往書齋走一巡 慢表貴升進園病 再宣王達老家人
老奴王達睡睡去 只聽外面有人叩門 手執紅燈來到門首 吓門公有入叩門 說着門公睡熟待我開
門出去看個明白 吓那個敲門阿時只見一陣陰風將燈吹滅 即忙回身 將門閉上 且使我明明聽得有人
人叩門 這道天爺回來了 誰知這道天爺大爺大爺想你身處何處了 麻大爺吓

未知身落何方地 老奴終日好漁樵 害得王婆多悲切 日復悲淚哭啼啼 萬望家財誰人管
况且並無後代裔 慢表老奴多悲切 再提黃升上扶柩

申貴升來到樓上 只見柩台仍在 柩台裏面 只見柩台不離着 怨聲紅綾花 柩台上淨瓶中插在

幾枝並頭蓮花。咳，我想花能並蒂，我夫妻不能和偕。子看房中器皿，一切俱在。單單少我申貴升一人心，回身來到床前，揭開羅帳，吓娘子。我妻，你終日在此，思念與我。今宵與你一別，呵，妻吓，真真苦殺你了。

一見賢妻泪汪汪，拋別賢妻好悲傷。自從三月與你別，夫妻一旦分兩傍。貴升說罷多啼哭。

大娘夢見少年郎，因何容貌多憔悴。為何流泪落胸臆，相公不必多悲淚。夫妻和睦過時光。

大娘說過陪笑臉，起身挽手叫夫郎。呵，夫吓，勸你不要動氣，從今以後，為妻不來埋怨與你。夫吓，

一向耽擱何方地，直到如今占家方。為妻日夜多啼哭，叫人四路去尋訪。今日何處回家占。

一見賢妻泪汪汪，為何容顏多憔悴。莫非有恙在夫郎，不該遊行貪花柳。文章詩賦一旦忘，勸夫切莫過悲傷。

當初不聽賢妻話，如今懊悔好懊惶。一對鴛鴦分兩傍，勸妻切莫多掛念。保念身體記胸臆，今朝卑人身已死。

改過前非讀文章，今朝一別休想見。因何說出這言語，難舍難分苦悲傷。大娘怎肯將手放，望夫將情對我說。

與你一世為夫婦，百年偕老過時光。你今身喪何方地，誰人害你一命亡。

勸你不必置胸臆，叫聲娘子來放手。你今身喪何方地，誰人害你一命亡。

今朝才得來相會，怎麼就要分兩傍。啟口即便叫妻房，才得相會就離身。

代夫伸冤理正當，貴升不肯將言說。啟口即便叫妻房，張氏啼哭叫夫君。

阿娘子你後來自為明白的，快快放手我要去了。吓，官人不要去，娘子放手也罷。

貴升說了向前行，大娘急急後隨跟。口中不住官人叫，才得相會就離身。

夫妻分別好心傷，粧台拿了菱花鏡。丟在塵埃兩邊分，不表貴升鬼魂去。

霎時一夢來驚醒，忽聽照樓打三更。啟口就把芳蘭叫，芳蘭即便進房門。

阿娘子半夜三更為何大驚小怪，吓，芳蘭吓。奴奴起身忙迎接，夫妻挽手話重重。他叫娘子休置念。

奴奴方在睡朦朧，望見大爺占家中。往日行會大不同，他叫娘子休置念。

阿娘子夢見大爺回來，這是有何所思。夜有所夢，後來他便怎麼樣。後來他脫身而走，走到窗前，只見他將菱花鏡丟在塵埃。奴奴霎時驚醒，你與我房中觀看，可有什麼打碎。了，環曉得。

芳蘭奉了娘娘命 週回四面看分明 將身來到櫃台上 只見菱花落在埃塵 即忙拾起來觀看

一面分開兩塊生 心中見了多疑感 前來稟明主母問 果是真情看來夫妻未有團圓之日了

大娘一見菱花鏡分為兩處不覺淚如雨下 未知身喪何方他 活拆夫妻兩處分 申門香火無人接

為妻年少靠何人 女掌男權如何好 越思越想越傷心 芳蘭在傍來解勸 娘娘休得泪紛紛

諒必貓兒來捕鼠 跌落菱花兩邊分 娘娘不必多憂慮 選須保重自己身 事有長慮難分鮮

了環有言與主人 去請卜易先生到 問其卦斷分明 大娘聽說言和語 芳蘭之言不差分

阿芳蘭命你去叫王廷訪一位有準無差卜易先生運府問卜不得有悞 環曉得

芳蘭奉命不遲延 埋動金蓮下樓門 將身來到中堂上 見了蒼頭就問言

吓王廷老伯伯大娘命你去請一位有準無差卜易先生進府問卜要斷大爺吉凶下落 老奴曉得

芳蘭即便往內行 王建心中廣思量 大爺是從出門後 未知身落在那方 萬善家財無人管

使我老奴少主張 昨夜朦朧身師去 忽聽大爺占還鄉 開門觀看無影響 一陣陰風好淒涼

今日命我先生請 有準無差斷吉祥

且任我想六門三關 易先生却也不少 未知那個有準無差能斷虛實 吓是了想城中占珠巷住我家

房屋的名叫胡松年 人人稱他胡半仙諒必有些靈驗 不免前去請他到來便了吓兄弟們你們小心看

守門戶我有事走到街坊一走去去就來 王伯伯放心去末是哉 如此待我一走便了

王廷移步出門牆 進城去往占珠巷 慢表蒼頭還在路 另提卜易人出場

決斷陰陽吉凶昭彰全仗折折單單勿想那時世艱難生意清淡肚皮餓得餓得自家非別胡松年也

人人嘔我胡半仙萬兩日關羅大王開飯店生意興半點三餐勿周全還要欠房錢真真是可憐萬也勿

必說哉家主婆金氏還在床上取氣待我坐之店堂等候生意罷哉

松年心中自傍惶 尊等生意坐店堂 人人叫我胡鐵口 乃曉柴米精蕩光 但願祖師前保佑

買柴糴米供妻房 正在店堂呆呆想 來了王廷老年蒼

胡松年先生請了 外頭人惶鬼叫是令人 是考澤 我這令人 原來是王伯伯 正是 請選

坐坐 曉得吓先生老漢有禮了 勿敢勿敢 學生還禮哉 請選今就一個風吹過來個嘴一向可姓長

連不見者 正是阿先生你可曉得我今日來意麼 今日來意我也明白哉 莫非計房租錢個嘴不

是先生聽哉 今日奉了主母命 特請先生進府門 亦非進討房租事 請你卜易斷分明

大娘身體多安泰 另有疑感叫你身 松年聽了暗想 先夫命定難存想我屬羊伊有名雖

老虎我此去落虎口一定難逃吓有哉 誰說我口覆你覆哉 誰說我口覆你覆哉 誰說我口覆你覆哉

今日 那舍今日如此得罪哉 為何 今日約定開門外要起金廟堂 明日要到大人家合

婚因七八十年前約實哉個嘴 如此先生定於幾時可空 松年聽了暗想 今早初一四七勿空明早

二五八已勿空後日三六九又勿空上半月勿空下半月勿空 松年聽了暗想 今早初一四七勿空明早

松年你如此胡言 王廷聽說怒狗臉 罵你松年太猖狂 胡言亂語來推却 將你備帖送縣堂

打你一棍并四十 王廷聽說怒狗臉 罵你松年太猖狂 胡言亂語來推却 將你備帖送縣堂

阿王伯伯如要取笑勿要取笑 我卜易先生也是斯文一隊 如此地拉皮何體統 快快放手我才諸老

個 如此就了快快同我前往 囉囉我收拾傢伙 咳認高課高課 我前半世靠借過日甲看火萬茶性

命被借送終看 松年此刻氣去 收拾易星往西 敲口就回家 金氏即便問相齒

噲老老今年唔好哉 加好者南樓中廚王廷老 養來我 我進前下 金氏即發利市 詢

北娘羅望曉得申娘娘有名離老虎想我馬羊個今早進去 王廷老 養來我 我進前下 金氏即發利市 詢

來 嘔伊等等苦還等到日落西山我勿居不借起打塊豆腐 曹馬馬 王廷老 養來我 我進前下 金氏即發利市 詢

居求吃也 夫天裏情分 哈家主浪好話多 順順流流去 王廷老 養來我 我進前下 金氏即發利市 詢

胡來哉求我 甚老避春 命命常常來 囉囉我 咳種宗大人 王廷老 養來我 我進前下 金氏即發利市 詢

王廷老頭往南跑 松年後而好 二人出了轉珠 王廷老 養來我 我進前下 金氏即發利市 詢

不覺已到虎洞 將身即便來 敲口開言問 王廷老 養來我 我進前下 金氏即發利市 詢

王 休得越笑我家大雞有却也不妨 我想我胡松年窮命 哉老老 王廷老 養來我 我進前下 金氏即發利市 詢

王 休得越笑我家大雞有却也不妨 我想我胡松年窮命 哉老老 王廷老 養來我 我進前下 金氏即發利市 詢

王 休得越笑我家大雞有却也不妨 我想我胡松年窮命 哉老老 王廷老 養來我 我進前下 金氏即發利市 詢

大人家個門裡是尺三進門容易出門難必刻雌老虎撞到公前一定虎拖羊王隨我進來胡嘔來哉

二人移步進門庭行過回廊到花廳王廷蒼頭身進內

吓裡面芳蘭姐可在庭來王廷蒼頭身進內王廷蒼頭身進內王廷蒼頭身進內

已吩咐就在花廳上問卜你掛起堂簾擺好香案候候候出來快快前去料理明白但我稟知主母便

了曉得蒼頭說罷往外行芳蘭進內王廷蒼頭身進內王廷蒼頭身進內

咳我罵你老王廷蒼頭蒼老勿死老黃也老烏龜呢

想我好好在在家我身人雌虎洞聲聲怨恨高聲

唔胡松年你自言自語罵人家麼我口也勿開舍人罵唔

聽見哉原是有個我說王伯伯做人要好後來一定老壽星老福星老封王

母出來有個近身了環名叫芳蘭你須要小心奉承幾句自然幫襯與你果然王伯伯好人後來一定

是老壽星哉王廷蒼頭甚心堅即忙掛起內堂簾就把香案擺備好侍候主母出廳前

大娘移步香閣出芳蘭伏侍女婢娟主婢雙雙花廳進王廷蒼頭就開言

主母在上老奴王廷叩頭總管起來帶你出去看守家園王老奴曉得吓先生主母在此用心問卜

放心末是哉芳蘭出來叫道先生胡勿敢大娘娘學生有禮哉我乃是娘娘胡告求二娘娘也

勿是胡勿大勿小是中也勿是胡定是小娘娘也勿是我是娘娘跟前伏侍個芳敢是芳姑娘麼

芳正是胡失敬失敬萬叫有眼勿識泰山得罪煩你傳稟娘娘說與王人胡松年唱喏者芳娘娘說過回

禮不便叫你請坐用茶胡又勞芳姑娘請芳姑娘課何拿之進去叫娘娘通誠祝告學生好斷語哉

芳蘭即便占回身手拿課杖稟主人快請娘娘來禱告先生看卦斷分明大娘娘啟口開言說

就把芳蘭叫一聲今日心中多緒亂猶如失了奴三魂只恐猜管心不誠尤恐問卜卦不靈

命你代主虔誠告去請先生來求卦只為主人申晉升今歲年方十六歲四月初八酉時生

三月初六出門去求知身落何方存還望先生決斷吉否存亡細斷清祝告一番抽身起

就把先生叫一聲吓先生禱告過了請先生決斷如此課命命再拜讓我就告未哉

先師原是碧爐仙上達三天下九泉吉凶禍福分明斷閑事閑非莫相纏

大明嘉靖十七年南直姑蘇吳縣一十二都永海大王殿下居住今有南濠申門張氏代占使女芳蘭稽
首焚香虔誠禱告要求先師一卦內有八八六十四之內占一卦有凶斷為無凶斷吉莫順人心莫從人
愿明章較著初爻見拆拆上又見拆香烟未退神聖未回再求外像三爻配成一卦初爻見拆拆上又拆
拆上已是拆原來是坤卦想大人家要問舍個脫物求財到有十分利息喂芳姑娘此卦舍用場芳先生
此卦可好麼胡好麼可比三顆豆子係會雜有十八點若問脫貨求財到有十二分利息芳先生此卦問
行人如何呢胡若問行人請芳姑娘另起一卦才好芳先生此言差矣有道君子問災不問福胡告來葛
段坤卦屬于壬坤壬坤屬之土有道士來埋金埋金若問行人直脚無處可尋勿相信還有兩句卦語

六重陰來勿見陽 出門行人見在光

草內藏珠無覓處 只怕難已轉還鄉

喂芳姑娘萬個行人舍日脚出門個呢芳 三月初六日出門的胡嘔三月初六查得三月甲辰月初六紅
沙日主河吓有道士出門過紅沙到者勿歸家讀我再細細排排看東南方有一座陰人纏繞喂芳姑娘有
上可着人尋過麼芳吓先生非但東南西北而且出省馬頭俱已尋過 嘔三月初六交到四月初六交
到五月初六交到六月初六交到十六交到廿六交到廿七交到廿八交到廿九二合太歲當頭五鬼白虎吊駝阿
吓勿好哉芳姑娘昨日夜裡可響動麼芳 未有胡打碎一隻盤芳也未有胡豁脫一個瓶芳也未有胡拆
斷一只筷芳一盤來在胡葛也奇哉哉 松年暗時自思量 算此行入赴黃梁 因何昨夜無響動
叫我如何斷陰陽 張氏理而親聽得 即便說以叫芳蘭 你說昨夜無響動 菱花落地非吉祥
芳蘭聽得多明白 却使胡言說胡言 原來昨晚有晚報 菱花分開在中央 果然先生多靈驗
還望決斷定陰陽 松年聽罷言和語 胡言胡語芳姑娘 菱花分開在中央 果然先生多靈驗

喂芳姑娘菱花落地此乃大大不祥可比個人放在定火裡向難不要燒之為焦巴馬哉

寶鏡分開在兩邊 若要團圓爐內煎 鏡安團圓重改換 人要團圓在夢間

想個行人好比水中撈月之象寶鏡有此靈驗哉菱花聽了此言好不悲切人也

大娘此刻泪珠連 好比鋼刀刺胸前 諺中詳解難成法 先生決斷無私偏

分明拆散並頭蓮 聽得胡人來演說 諺必就是法華燈 回言就把芳蘭叫

芳蘭聽說梅曉得 叫聲先生胡言言

菱花落地非吉兆 先生可為算流年

如先生此卦不用斷了，可為其命脈。喂，芳姑娘算命起這應是連個會算個吉。如此請先生算一
 命相如此請費造男命，胡多少年紀，芳一十六歲，胡楚時生，四月初八日，合時辰，芳酉時，而
 六歲壬午年，少屬馬，個乙巳月，年庚申，日壬申，丁酉時辰，五行俱全，好個八字，獨立成家，可惜
 元勿足，兄弟老獨上，有阿哥，要頂下有阿哥，要踏踏運三行，身三分時帶，初月帶傷官，芳姑娘
 左造男命十六歲，四月初八酉時生，壬午年，庚申日，巳月，辛卯日，主丁酉辰，獨立成家，八字好
 卯酉相沖，有魁星，主有阿哥，哥勿剩，下有阿哥，勿應承，若還酉時，算真正，父母雙雙，早歸陰
 交進三歲，光喪父，四歲娘親命難存，五六七歲多病，牢獄之災，穩有分，胡言亂語，不該因
 吓幾生，且慢想五六歲，小年紀，不又鬧禍，乃有牢獄之災呢，想你先生多有準，胡言亂語，不該因
 什麼卜易，并算命，分明，理錢，騙錢財，松年心中，自怨恨，偏信，要說牢獄災，叫我如何，執執辨
 叫我，有口也難開，正在心中，多煩悶，裡面走出，老年來，少子三代，總管婦，便叫先生，好好奇，才
 呵，芳姑娘，想先生，有如活神，仙仙，你，想，想，得，當初，太老爺，太老爺，之，事，中，府，族，內，人，等，都，說，太，爺，不
 是親生，都來，爭奪，一分家財，幸，病，王，伯，伯，抱了大爺，各處，伸冤，告狀，監牢內，足足，坐之兩三年，如此先
 生，準的，算下去，胡嘔，嘔，嘔，報，報，報，老，媽，媽，是我，胡家，祖宗，大人，說
 九歲上，成平，平，過，十一，十二，也，安，安，此命，交到，十三，四，應該，人，洋，在，洪，門，十四，歲上，親，來，定
 命，照紅，鸞，天，喜，星，丹，桂，飄，香，真，來，娶，十五，歲上，兩，完，姻，十六，歲上，不必，算，再，算，十七，若，何，能
 了，吓先生，因何，十六，歲，不，算，反，算，十七，歲了，胡乃，陰，十六，歲，算，過，我，我，其，沒有，聽，見，服，未，清，脫，想，此
 命，十六，歲，一定，死，脫，哉，那，呼，話，呢，吓，有，哉，喂，芳，姑，娘，我，學，生，意，學，到，十六，歲，萬，年，才，大，荒，年，我，聖，爹，娘
 飯，米，勿，發出，先生，話，道，倍，沒，飯，米，我，勿，苦，哉，故，而，勿，為，算，十六，歲，只，為，算，十七，歲，芳，放，屁，萬，年，火，筒，聖，娘
 鯨，直，死，讓，我，算，嚇，命，犯，文，昌，駢，馬，星，不，讀，四，書，性，格，輕，好，足，紅，羅，疋，頭，短，好，朵，鮮，花，籠，雨，傾
 目下，流年，交，十六，十六，春，來，十六，春
 四四，十六，春，二八，十六，春，十六，真，十六，稱，上，有一，斤
 芳，放，屁，胡，阿，噴，阿，噴，一個，巴，字，羅，里，來，個，噠，有，許，多，十六，的，芳，姑，娘，勿，要，打，我，還，有，兩個，十六，來，聖
 噠，阿，噴，阿，噴，讓，我，算，嚇，起。

十六春來十六春

十六流年初太平

這看三人來請酒

此命飛步向前奔

吓先生那三人呢

吓先生那三人呢

胡眼旁站聽話

一個姓國一個姓羅

一個姓王借帶弄來

是開羅王請伊吃酒去哉

左邊好比蟹一隻

兩對八脚早起身

學生惡命來決斷

過了十六再算命

大娘聽了此言好不悲傷人也

我夫一定命歸陰

回言就把芳蘭叫

做奴八字細詳論

你叫先生來定斷

不必虛言褒獎身

未知如何命如何樣

八字可有尅夫星

共聽誰說光生明

另有八字斷分明

我夫姑娘方才算命個八字

同起謀想看連個

原是連個

若姑娘信勿是萬緣做弄我個呢

我算命

行中也有個規矩

日算死命三日該倒運

難沒府上有活命拿錢

担出來算算死命勿要照應我哉

末要請叫書造

一十六歲

唔死脫哉

考這星去命

那陰女命幾時空日

八月十五

卯時

嘔十六歲也是去年

年少屬馬八月那是己酉月十五

丙子日辛卯時

五行俱全三行順行

個八字頂好落在卯時

况且丙那太陽之元

有酒賣交紅光不燭

短子流連走氣

出名門貴族時享福

疑可惜子午

一冲又兼年酉一冲

之忌

忌

右造女命十六春

八月十五卯時生

去年年來己酉月

丙子日辛卯時辰

此命定出名門

自幼享福如寶珍

可惜子午來相冲

尤恐

難到相

三六九歲無開款

父學雙雙穩有金

十歲頭上平半過

十一十二也平半

十三十四喜星動

十五歲成好完姻

可惜右造三平

早吃茶酒命生成

因此出嫁為第一

第二富家子應

可先定第三時

要嚼舌哉算他十六流年如何

我妻

謹防孝服在其身

十七十八年常過

十九二十也安寧

交運廿一廿二

算定流年勿太平

其年交到廿四歲

有一微子拜娘親

廿五廿六多順序

該應歡喜

廿七廿八到廿九

孤鸞照命有難臨

些些小水來交過

後有大運做夫

此命生來多合

女掌男權命生成

三十交到三十一

可從後子

走一

其年交到三十二

有個真子

為娘親

住口胡松年又要饒香分付家人取帖兒一個送到縣裡去罷。且慢芳姑這我還有一說方才算個男
 命想是你家大爺想萬女命是你家娘娘麼。正是我家大爺出門不回娘娘三十二歲那有現子前來
 認母豈非造舌。喂芳姑娘勿要動怒方才對內東南方有一派陰人纏擾想這人就是堂客大爺討之
 二娘娘生下小官官等大娘娘到三十二歲當年小官官也有十五六歲歲前來認母豈非真子一樣麼
 如此執辨饒你過去。胡吓活八公曉殺哉幸虧三叉路為辨勿然兩只金華火要想天哉讓我真落起
 三三三四平平過。三十五歲保安壽。有造交到三十六。聖封要做太夫人。時也到來運也到
 烏雲吹散見日明。滿樹生枝鋪錦路。一輪浩月照乾坤。猶如上轎步步陞。落轎還是後步與
 一路順風多得意。無抖無絆過光陰。壽元交到八十六。畧有小闕遇災星。過了此難無災悔
 還有十年交老運。此命卯時來算準。一子送終有散成。前命還是後命好。女掌男權定終身
 吓先生你算正送牌匾到府。如此學生告別。為何同嗒担掃大門。等候送牌匾。休得取笑暫坐
 片刻還有話說。曉得哉。主婢雙雙行內行。張氏大娘進房門。取出六兩花銀子。差人送他占回程
 就把芳蘭叫一聲。命你酬謝先生去。四兩銀子作謀金。二兩銀子作代飯。再表松年賸先生
 芳蘭聽說稱曉得。去往花廳謝先生。不表芳蘭香閣出。再表松年賸先生
 且往算命起課完哉。還要嘔我獨自在此則舍吓有哉。少刻走之出來說我起課勿靈。算命勿準。送到縣
 裡已要我命哉。吓是哉。三十六相走為上相到不如逃走。居起罷哉。
 松年起身往外逃。以免當官苦難熬。東奔西走無出路。芳蘭出來問根苗
 吓先生你往那裡去。胡芳蘭姑娘我在府浪看着景。想先生雙目不明。如何看見娘娘有白銀六兩
 酬謝與你。二兩與你代飯。四兩作為命錢。課金胡多謝。若姑娘幫襯我無恩。可報送你一命。若奴從來不
 算命的。那金勿要算命了。今年多少年紀。十六歲。阿吓府上十六歲。正發得出。嗒可曾吃過茶
 芳茶味時時吃。胡勿是噶個茶。婆家喜茶。啐吓姓崔。多說。乃叫廿七。胡講。吓吳江四九路
 近個。走叫阿狗麼。笑放失敬。芳蘭聽說面通紅。回身移步進房中。先生移步身出外
 喜笑顏開樂心胸。總道雌虎多利害。羊落虎口命歸終。如今送我銀和兩。歸家夫妻兩相逢
 起課算命多有準。快活非常占家中。

玉精 卷一 卷下

解中夢遺詞 刻刻對在心

小生沈君自從三月間回中父母往山塘看一別回家誰知他病六日不醒到今並無下落中大嫂
去到法花庵連理三次香爐影跡吓大哥哥想你身落何處好不傷心

君欽思想悶胸膈 想起大哥哥汪汪 自從那日與你別 不知身落何方
三次搜尋到庵堂 弟到處來尋訪 並無踪跡好淒涼 與你同窗從幼小
害得文旦逃去 害得有嫂守空房 不表君欽心中想 再說張氏女紅粧

夫君出外無音信 叫奴女掌男權好不悲殺人也
昨日得其一夢見他回家奴奴分別後孝養花鏡落地打碎驚醒請先生卜易查看流年說他一命高呼
想奴女掌男權好不悲殺人也

杏無音信到今朝 先生卦語多不吉 說他一命赴陰曹 莫非貪戀烟花女
從空把起禍來招 奴今懊悔當初事 不該說你朽木雕 這分家財一旦拋
誰知夫君生頃想 私自出門到今朝 害奴搜庵有三次 枉費心機空徒勞
他無吐風半分毫 未知夫落何方地 生死未卜豈心苗 思想情由淚淘哭

勸娘娘切莫過意悲 奴聽先生卜算命 大爺命盡祿絕凡事有天數 後來中有一母子團圓之風看
娘娘終日愁鬱茶飯不思 損了容顏還須保重身體 這分家財全歸他掌管聽了環一言稟告

奉勸娘娘莫悲濃 切莫過意望心胸 譬如大爺求名去 蟬宮折桂在京中 吉人是有天保佑
是然團圓兩相逢 況且先主來決斷 日後母子又重逢 娘銀日夜多悲切 面黃憔悴損花容
得一日來過一日 且母還須且寬鬆 看娘聽得言和語 芳蘭之言禮且通 若還大爺求名去
自然有日轉盆中 如今生兒無音信 看來不能再相逢 不表玉晴家中事 再表志貞問心胸
懷孕十月來滿足 妻時腹中又疼痛 一眾尼僧多忙碌 撞破最生急忽忽 文曲星君來過淚
張拙送下一神童 不表神明來請佑 登時產下小孩童 猶說生得非凡品 有如仙子下凡塵

志貞生下一子見他相貌非凡與申郎無二不覺心中悲切好不甘心人也

志貞生下一子見他相貌非凡與申郎無二不覺心中悲切好不甘心人也

志貞生下一子見他相貌非凡與申郎無二不覺心中悲切好不甘心人也

志貞生下一子見他相貌非凡與申郎無二不覺心中悲切好不甘心人也

志貞生下一子見他相貌非凡與申郎無二不覺心中悲切好不甘心人也

志貞生下一子見他相貌非凡與申郎無二不覺心中悲切好不甘心人也

志貞生下一子見他相貌非凡與申郎無二不覺心中悲切好不甘心人也

志貞生下一子見他相貌非凡與申郎無二不覺心中悲切好不甘心人也

志貞生下一子見他相貌非凡與申郎無二不覺心中悲切好不甘心人也

志貞生下一子見他相貌非凡與申郎無二不覺心中悲切好不甘心人也

志貞生下一子見他相貌非凡與申郎無二不覺心中悲切好不甘心人也

志貞生下一子見他相貌非凡與申郎無二不覺心中悲切好不甘心人也

志貞生下一子見他相貌非凡與申郎無二不覺心中悲切好不甘心人也

志貞生下一子見他相貌非凡與申郎無二不覺心中悲切好不甘心人也

志貞生下一子見他相貌非凡與申郎無二不覺心中悲切好不甘心人也

志貞思想好悲痛 不覺珠淚落紛紛 觀看我兒容和貌 尤如中郎一樣形 出胎不見你父面
 三娘兩下早離分 不絕中門香火接 玉蜻蜓一隻可為憑 終日悲切容易過 不覺滿月到來臨
 三太太下孩兒已是滿月曾記申郎之言 叫我悄悄抱到申府以作後嗣但我咬破中指將血題詩一首
 寫在汗衫之上倘若日後我兒長大成人 解得詩句或哉母子相逢未可見得待我咬破中指阿唷好不
 疼痛也待我寫起來 未末西初是鴻儒 士心卜貝題血詩 若尋萱草卑尼種 可惜椿萱泉下思
 慈航華旦逢花月 生在黃昏正戌時 今日抱回如玉樹 他年長大勝金枝 將我兒家悄悄抱
 題詩已畢忙將汗衫包好我兒又將玉蜻蜓挂在我兒身上吓佛婆今夜三更時候 手抱我兒汨紛紛
 到申府門首外面不可走漏風聲路上須要小心 老身曉得 孝貞重又哭悲心 好好你往申府去
 今早拋下遺腹子 未知何日再相親 再喫幾口分離乳 母子頃刻要離分 佛婆抱懷出庵門
 接續香烟後代根 說出多少悽涼苦 忽聽幾樓打三更 無奈交付佛婆手 蘇州知府前來到
 胆戰心驚來行走 又無月色又無星 悄悄摸到街坊上 忽聽鳴鑼喝道聲 上府報與老爺聞
 仗婆一見好心驚 忙將官官放在地 回身即轉庵門 衙役一見官官面 下官年滿花甲近
 啟老爺路上有個小孩子在此啼哭 知府吩咐住轎將他抱上來 頃衙役抱了官官呈上請大老爺觀
 看 知府一見妙吓看他相貌非凡 不如救他回去與夫人觀看 左右打道回衙 抱回衙署做螟蛉
 知府吩咐占衙門 腹中暗暗歡喜心 見他相貌非凡品 抱回衙署做螟蛉 蘇氏夫人問元因
 並無半子在家庭 不覺來到衙署內 出轎移步往內行 手抱孩兒進房內 蘇氏夫人問元因
 吓老爺這小官官那裏來的 夫人有所未知下官王府飲酒回來見他路上哇哇啼哭看他相貌非凡
 故而將他抱回衙署與夫人觀看又見他汗衫題着血詩一首又有玉蜻蜓一隻挂他身上未知誰家之
 子 夫人見了好生奇異吓老爺這是天賜麒麟使我二老終身有靠也 藏在箱內不必云 這是天賜徐家後
 夫人觀看小官人 心中歡悅不非輕 汗衫蜻蜓來除下 徐爺與他取名字 元宰二字取為名
 接續香烟有靠身 便催乳娘來撫養 愛惜如同掌上珍 三週四成離娘身 元宰到了七歲上
 二老夫妻多歡喜 日月如梭走得勤 一週二歲娘懷抱 慢表衙內情由事 再宣沈家一段因
 送入學堂讀書文 官官聰明多伶俐 過目不忘無批論

小生沈君欽。那年生下一子。取名上宗。望得聰明伶俐。在年一十二歲。有滿腹文章。這也不在話下。只為申大哥辭別已來。已有一十二年。生死未卜。他家並無兒女。故而將我兒結拜申大嫂為子。我兒有一同窗。名叫徐元宗。他是蘇州府的公子。與我兒勝如手足。只因提學已到。不免叫我兒前去考試。我兒那壁來。子吓爹。孩兒拜揖。兒吓罷了。坐下。未知爹爹。叫孩兒出來。有何吩咐。想學憲已到。收拾行李。前去考試。孩兒曉得。君欽家人。伏侍相公而去。曉得。爹娘在上。孩兒就此拜別。

上宗拜別就動身。邀了元宗一同行。提學蘇州來考試。元宗索首入洪門。二名秀才非別個。就是上宗小書生。却說報人忙不住。忽忽報道大場門。二人街坊迎秀才。迎罷各自占家門。不表二人情由事。再宣為官府志尊。

昔養辭官不把名利心。竟下官徐國安夫人蘇氏。我兒元宗身入洪門。下官祖居山東登州府蓬萊縣人。氏只為年近花甲。辭官謝職。本要回占山東。恐我兒水土不服。故而仍住蘇州。這也不在話下。想我兒有個同窗。名曰上宗。他二人勝如同胞。我兒那日。同了上宗。去到申府遊玩。不想申大嫂見我兒心甚歡喜。現在拜為膝下。如今母子相稱。看待如同親生一般也。

徐爺思想心歡喜。難得我兒緣分深。下官年歲本無後。如今天賜後代根。我兒結拜申門子。蒙他看待如親生。慢道徐爺情由事。再提申府女奴梳。夫君拆散已多年。並無一子。結香烟。奴家張氏雅云。丈夫申貴。只為貪花愛柳。身喪他方。並無兒女。那上宗繼子。同了徐元宗。到我家中。說起情由。他也拜我膝下。為子。奴看他的容貌。好像奴家官人一般。無二。因此奴家終日思想。好不望念人也。

大娘思想那事情。不覺珠泪落紛紛。夫妻早早來拆散。並無男女在家庭。那日元宗來到此。結拜母子兩相稱。奴看他的容貌。越看越像我夫君。終日心中多望念。叫奴難解又難分。慢表大娘心中想。再宣徐府一段因。充陰如箭容易過。白月如梭不留停。元宗年長十六歲。八府鄉場到來臨。拜別爹娘去考試。邊同上宗一路行。一路順風來得快。來到江蘇一省城。兄弟二人去赴秋闈。誰知虎榜是頭名。龍虎日期來放榜。元宗得中解元身。二名舉人沈上宗。

報子報到蘇州城 徐家夫妻多歡喜 君欽夫妻喜歡欣 不表沈家情由事 再宣徐府解元身
苦志寒窗十年勤 一舉成名天下聞 小生徐元宰 在年一十六歲 爹爹徐國英 娘親蘇氏 同年七十三歲
單生小生一人 幸喜得中解元 這也不在話下 如今同窗三三兩兩 說我不是徐家所生 又說我容貌與
繼父申貴并無二 那年我繼母三旬大壽 我前去拜壽 只見一象環三三兩兩 說我容貌好像他家大
爺模樣 又說我雙目像法華庵中志貞三太無二 想三太與繼母結拜姊妹 那時即小生一聞此言 嚇了
爹娘獨自去到庵中呵

那日小生到庵門 見了三太娘稱 他見我來多悲切 叫我難解又難分 回到中府見繼母
又是悲切好傷心 小生難解其中意 盤問乳娘便知情 慢表解元心思想 再提乳母出場人

有福之人伏侍無福之人 靠福人老身俞氏乳娘向在徐府 如今官官長大得中解元 這也不在話下
只因我兒在本城學業 缺少衣服 不免去書房與官官商議 問他討葛幾件舊衣服 說得有理 待我往書
房一走了便了

乳娘想罷就抽身 去往書房討衣服 行來已到書齋內 解元一見就抽身
吓乳母請坐 解元請坐 未知乳母出來有何貴事 吓解元你可有脫下舊衣服 與我討幾件未知有
否 如此明日孩兒奉送 多謝解元 吓乳母孩兒有一向不明言語 要請問乳母 解元有何言語

吓乳母人生在世 何日方可生男育女 吓解元你小小年紀 曉得什麼 日後自然明白的 吓乳
母說說何妨 吓解元已要問我 我就與你說明便了 想婦人家裏的十五六歲 他也能生男育女 自古道
男子到老有婦人 四十九語已講明 老身進去了 乳娘請便

乳母說罷出書廳 解元相送甚慇懃 將身回進書房內 腹中暗暗自思 想這乳母言和語
叫我難解內中情 爹娘同庚七十三 小生才得十六歲 母親生我之時 五十八歲 內中必有對錯 且是怕他
且往書院乳母之言 男子到老有婦人 四十九語 不免待我私往房中 拿了鑰匙 開了箱子 取幾件衣服
想問我討幾件舊衣服 若還與爹娘說明 尤恐不免待我私往房中 拿了鑰匙 開了箱子 取幾件衣服
送與乳母便了 解元想罷 往內行 私到房中 取衣服 隨手開了三鎖 鎖 衣箱 裡面香分 明

取了數件衣服 又取一件單海青 又見一件汗衫 且往看汗衫上 有詩句在此 但我看來 未末西初 是沈家情由事 再宣徐府解元身

且往看汗衫上有詩句在此 但我看來 未末西初 是沈家情由事 再宣徐府解元身

如此說來申秀才了。士心卜貝題血詩。我想士字下面加心字是個志字。卜字下面加貝字却是貞字。想血詩是志貞所做的。若尋昔草草兒種。想來尼二字。國家之人的口氣。可惜潘渾泉下。元來是個遺腹子。慈航華日蓮花月。慈航那是觀世音大士法號。花月却是二月十九生在黃昏正戌時。元來是戌時建生。今日抱回如玉樹他年長大生金枝。想這兩句諒必他生下抱回來的。且住我想這詩句內中必有錯待我私自拿了汗衫玉銷。去到申府與繼母說明。回身來到內堂。吓爹娘在上。孩兒拜揖。兒吓罷了坐下。吓爹娘孩兒有幾日不到繼母家中。尤恐卦念待孩兒前去。一

兒吓正該如此。須要早去早回。孩兒曉得。頭戴方巾雙飄帶。身穿魚白綉海青。手執一把真金扇。解元移步出門庭。去往申府走一巡。胸前挂著玉蜻蜓。一路行程來得快。來到申府大牆門。粉底烏靴足下登。拿了汗衫并詩句。胸前挂著玉蜻蜓。一路行程來得快。來到申府大牆門。

來此已是將身來到內堂。吓繼母在上。孩兒拜揖。兒吓罷了坐下。今日到來何事。吓母親孩兒到來。非為別事。有八句詩句請母親詳解。兒吓什麼詩句說與為娘知道。母親聽稟。

未末西初是鴻儒。士心卜貝題血詩。若尋昔草草兒種。可惜潘渾泉下思。慈航華日蓮花月。生在黃昏正戌時。今日抱回如玉樹。他年長大勝金枝。

張氏大娘聽得心中疑感。吓兒吓這詩句從何而來。母親有所未知。那日乳母問我討幾件舊衣。孩兒便私入房中。開箱取衣。只見箱內有汗衫一件。上題血詩一首。又有玉蜻蜓一隻。怎麼有玉蜻蜓一隻。來為娘觀看。是母親請看。大娘一見玉蜻蜓。淚如雨下。這有奇了。

大娘一見玉蜻蜓。不覺珠泪落紛紛。與你分別十六載。因何見物不見人。為何落在他的手。叫我難解內中情。解元啟口回言答。母親為何這般形。

吓兒吓這玉蜻蜓。那是你繼父出門時節。他帶在身邊。聽得詩句。莫非你繼父死在庵堂中不成。你生母難道庵中志貞娘太麼。吓母親孩兒也是這等思想。況且人人說我徐家不是嫡親爹娘。兒吓不如去到庵中。盤問姨太一番。如此孩兒往庵中一走便了。

解元說罷出門庭。去往庵中走一巡。一路走來一路想。越思越想越有因。今日到往庵中去。細細情由問分明。宣到此處停四回。大隊團圍下卷云。自入空門做小尼。三東華蓋念阿彌。

只因命犯孤鸞照 獨守云房特派法

貧尼志貞想自十六年前韓中太爺避痘相會識知他一命身亡申娘娘從庵三火與女結拜姊妹與他常常來往這也不在話下那日甥兒徐元宰來到庵中。奴竟一見好像申郎無二。奉該盤問他一番想與出家之人成何體統。今日師父同師兄往施主人家念經去了。不先行我將申太爺形像請他出來與他哭訴一番有何不可也。

志貞思想好難後 請出形像潸潸泣下 就將壁上象掛起 哀哀啼哭把香裝 雙膝跪下來祝告 口中不住叫申郎 那日見了徐公子 怎不叫人痛悲傷 貧尼意欲將他認 出家怎好認兒解 慢表三人云居事 再表解元到庵堂 行來已到庵門 叩師父開門 來了諒必佛婆回來了開門一見我道是讓原來解元請坐 姨太

請 解元是客 姨太是長 如此貧尼引道 解元心中暗想這姨太相貌非凡 怪不得纏又負纏 傷身吓徐元宰 徐元宰都不是 如若不是娘親 還好倘若果是娘親 只怕要犯五雷擊頂了 解元請 坐 姨太在上甥兒拜揖 解元不敢 吓姨太庵中有幾位師太到那裏去了 今日師父同師兄到 施主人家念經去了 未知解元到來有何貴幹 姨太今日碧寬到來非為別事 特來請問姨太法號二 字 貧尼賤字志貞 什麼姨太去號志貞二字麼 正是莫非汗衫上題着士心小兒四字 就是姨太 法號了 那志貞聽說心回答 吓姨太甥兒往各殿一遊可使得否 解元意欲遊玩 貧尼當得奉 陪 如此輕造了 解元請 姨太請。

解元說罷把身拾 志貞依恃際跟隨 行來已到觀音殿 善才龍女分兩邊 萬歲牌上寫金字 裝盆夫士坐蓮台 東有木魚西有磬 幾部蓮絃擺桌傍 要他何用 人家若無兒女進庵許愿 將娘娘子抱去單 夜沾香便能生子 姨太却不是 為何 想你出家人 不該管俗家之事的 倘若人家生下兒子進 庵還愿要被開人談論的 說什麼 說你云房產下來的 解元不是了實足與你繼母姊妹相稱大 不該胡言亂語 姨太場兒怎敢亂語 不過無心而談 那解元一般一戲遊玩 過去只見那邊有小門兩 扇 吓姨太這是什麼地方 這鬼貧尼云呀 解元進內一看 果然幽雅 吓姨太這云房因何不見床鋪 這鬼外云房 什麼外云房 故而不見床鋪 想內云房諒必比外云房更好 甥兒進去一看 解元

志貞啟口說元因 解元說話欠聰明 想你學過周公禮 讀過孔聖禮義文

說那聖話來

非是貧尼來冒犯 自古男女投難親 解元即便回言答 說把姨太叫一聲

姨太說那聖話來 我叫我姨媽你叫我甥舅 姨媽房中親兒走 何妨 吓解元吓

讀書之人太輕浮 做我修行一女流 枉讀四書為一精 周公之禮盡全丟

重又開言說理由 小生今日來遊玩 怎敢此言把我羞 欺我爹爹蘇州府 告職官兒無勢頭

想我爹爹雖是告職官兒 也是四品前堂 小生身為解元 申娘姐待我親生 一般你這庵堂想我繼母也

是一下大大施主 你今如此無禮 我回去稟告繼母 看這庵堂 留不留你 須要小心 咳 真真豈有此理

那志貞聽他言語 唬得魂不附體 只得陪罪 吓解元且請息怒 貧尼怎敢冒犯的 吓姨媽甥兒無非

戲言幾句 望姨太切莫見責 如此輕造了那解元 走入內房 一見妙吓果然幽雅 四面觀看 一回將身來

到床前 只見有一形像 坐在燈上 吓姨太這是什麼圖畫 解元這是真 什麼真 這是神 什麼神

吓姨太吓 姨太為人聰明 元何說話無主心 光說真來後說神 到底真來到底神

真神二字說明白 免得甥兒卦在心 志貞默默無言語 心中好似滾油淋

吓是了得 我喚他一吓 吓解元這是你尼的表兒 什麼姨太的表兒 正是 還是生的 還是亡故的

是亡故的 吓姨太有些不是 出來不曾俗家事 做家三寶靜修行 親兒堂弟有且可

表字官頭不好聽 況且表兒身亡故 何好表妹 恐恐心 怕怕外人來知道 吓親不雅有猜猜

吓姨太到底什麼圖畫 吓解元貧尼對你說罷 這圖畫上 六個神像 各各洞窟 吓姨太你說那聖

你說說陽昌洞窟 為何道袍換海青 隨身寶劍何有書 莫非換了玉符 曾託說陽有徒弟

難道進走柳洞窟 見過圖畫多少 那有血絲小洞窟 本上一刻工夫後 表兒變了大神仙

好像我輩讀書子 也是頭上戴方巾 志貞聽說休歡笑 請到外面用香茗 解元重又開言說

就把姨太叫一聲 吓姨太小生花到不必有一事 情要請請幾句 解元有話請道 姨太聽稟

小生特地到庵門 要望姨太說分明 怕人不是徐家子 嚇做傳宗接代人

吓解元你說那聖話來 你是徐太太嫡親骨 無休聽外人之言 吓姨太想我爹娘同庚七十三歲 小生

才得一十六歲 那里生得我下來 望姨太說個明白 感恩不盡 吓解元貧尼那里知道 吓姨太甥兒

今特到庵中要問你十六年前申貴升的事情。吓解元你又來了。

他是開戶讀書人。出家不管俗家人。又非親來又非族。貧尼那里得知情。

問過繼母便分明。姨太太把真情說。天大禍事我當承。繼母跟前有我在。

吓解元貧尼是出家之人。申大爺是開戶攻書之輩。你前來問我貧尼那里知道。

只怕有大禍來了。有什麼大禍來呢。待甥兒回占申府吓。

甥兒說與繼母曉。說你姨太太有蹊蹺。十六年前人命破。迷殺書生圖畫描。

怎肯子休不相饒。只怕眾尼難存活。又將庵堂火來燒。嚇解元不曉吓有了。

勸姨太太不如早早說明。免得禍事臨門。貧尼當真不知。什麼當真不曉吓有了。

上前要將圖書寫。志貞唬得魂飛散。將他一把緊拖牢。吓解元不要如此待貧尼對你說明了。

什麼姨太太講了甥兒就罷了。如此請道。吓吓解元吓。志貞未說治珠連。問住心頭難出言。

追逼不過真無奈。奴奴說得只真言。那年三月初四日。山塘看戲在樓前。

就是大爺美少年。當家見了容貌好。瓜子壳拋他身邊。大爺抬頭觀看了。

到了次月初五申大爺來到庵中。可有人同來呢。却有一個書童同來遊玩。至晚歸家到了初六日。

申大爺獨自又到庵中當家見他相貌非凡。將他留住云房呵。大爺來到奴云房。貧尼再三來相勸。

當家留住云房。二人恩愛喜非常。不覺過了一月後。在我云房將一月。貧尼提起甚悽惶。

勸他早早占家方。他說恩愛難分捨。偷香跌死也風光。貧尼一見好悲傷。

一日房中用早膳。一口鮮血吐外旁。一口痰來一口血。貧尼一見好悲傷。

吓姨太太請醫生服藥。吓解元你說那里話來。我是出家人。怎好與男人請醫生服藥。奴只得參湯調補。

不道枉費心機。終日神虛氣喘。直到六月廿九。可憐一命身亡。想他臨終之時。可有什麼言語囑咐與。

你。怎的未有。有什麼的言語。那時即貧尼身懷六甲。倘若生下一子。可曾抱去。怎的不抱去。吓解元吓。

吓姨太太後來幾時分娩的。到了次年二月十九戌時。生下一子。可曾抱去。怎的不抱去。吓解元吓。

小兒叫什佛婆身。叫他抱到申府門。他却引到半路上。忽聽鳴鑼喝道聲。無奈將身拋在地。

佛婆即便占庵門。未知我兒在何地。直到如今十六春。

吓姨太小兒有什麼物件與他。吓解元原有汗衫一件包着玉蜻蜓一隻挂他身上可憐貧尼將手指咬破寫着血詩一首在汗衫之上。吓姨太這血詩可曾記得。貧尼怎麼不記得。怎樣寫法。吓解元聽哉。

慈航華旦逢花月 生在黃昏正成時 今日抱回如玉樹 他年長大勝金枝
元如此說來汗衫在此了。怎麼汗衫在此與貧尼觀看。姨太請看。吓阿吓汗衫汗衫。

一見汗衫好悲傷 如刀割腹刺胸膛 與你分別十六載 未知我兒在何方 志貞哭到傷心處
解元也覺泪汪汪 啟口就把親娘叫 放聲大哭好悲傷 狂生孩兒十六載 今日才得見萱堂

吓解元你不可認錯了。吓母親這件汗衫是十六年前包孩兒的。如此說來果然我兒吓我兒。母親親生親娘。阿吓兒吓。

志貞啼哭泪珠濃 母子相逢訴情中 十六年前與兒別 為娘日夜卦心胸 只道今生難見面
誰知今日又重逢 今日母子重相會 苦殺紙上老父翁 解元即便回言答 母親此事露了風

爹爹有病云房內 尚且不敢請郎中 後來爹爹身亡故 丹青如何進庵中
貞吓兒吓你那里知道你外祖原是有名丹青為娘幼年在你外祖跟前習學丹青你爹爹形像為娘自

己描畫的 什麼母親自己描畫的未知爹爹棺木葬在何處 兒吓說也悽涼
為娘說起越悲傷 那有棺木把身藏 將他放在官箱內 無奈埋葬在云房 解元聽說忙跪下

放聲大哭叫椿堂 十六年前身出外 娘親望你占家方 那曉死在庵堂內 年少青春一旦亡
吓兒吓此事切不可被申娘知道你若說出真情為娘性命難保 母親放心孩兒與他說明斷無禍

事就此拜別 解元拜別出庵堂 志貞難捨泪汪汪 不表志貞庵中事 再提解元占家門
行來已到內堂吓母親在上孩兒拜揖 兒吓罷了你到庵中盤問明白 孩兒去到庵堂問過姨太就

是生母。嚇父原是生父望母親寬恕
雙膝跪地哀哀告 要求娘親開大恩 中是生母多不是 害了爹爹傷殘生

吓兒吓為娘本該去到庵堂與你生母理論看我兒面上你且起來 多謝母親 未知你爹爹葬在何處
吓元爹爹那年六月廿九身亡葬在母親云房什麼葬在云房 是 阿吓夫吓。

張氏啼哭泪紛紛 我夫死得如傷心 為妻搜庵有三次 誰知不見我夫君 解元重又開言說

母親不必泪珠傾 萬事總有孩兒在 還望母親細羅名

吓母親不必悲傷有孩兒在此 吓兒吓兒既如此你可回家而去尤恐爹娘在家遠望 多謝母親拜別

解元拜別出門庭 行來已到自家門 將身進了高廳上 上前拜見二大人

吓爹娘在上孩兒拜揖 兒吓罷了為何此刻回來 今日孩兒有句言語跪稟雙親 兒吓有何言語

起來請 爹娘容稟 解元跪稟二大人 不孝孩兒害雙親 孩兒不是徐家生 另有爹娘生我身

孩兒生母非別個 就是姨太王忠貞 親生爹爹非別個 就是繼父申貴升

吓兒吓這些情由你那里知道孩兒今日去到庵中盤問姨太隨前後情由細說一遍故而我已母子相

認的 兒吓有何物為憑 爹娘有所未知那日乳母問孩兒說幾句話孩兒私入房中開箱取衣兒

汗衫一件玉精靈一隻又有血詩一首孩兒解明詩句故而去到庵中盤問姨太細說分明望爹娘恕罪

兒吓如此為父母俱已明白切莫忘記我二老養育之恩 孩兒怎敢 兒吓想今歲火比之年你可

上京會試倘若得中一父三母同享榮華 家人有伏侍相公進京 曉得 爹娘在上孩兒就此拜別

解元拜別就登程 下落舟船去如雲 逢山不觀山中景 遇水不看釣魚人 一路行程無耽擱

來到京郡一座城 尋其寓所來安歇 占等君皇考試文 君皇殿科舉取士 為國求賢占魁名

三場文字方已畢 未知那個中頭名 君玉親筆來欽點 元宰得中狀九身 二名榜眼非別個

就是上宗小書生 探花出在廣東省 奉旨遊街開盤盤 狀元就記情由奏 君皇傳旨宣詔文

當下狀元所奏情由眾人俱已明白養父徐國安欽賜二品頂戴養母孫氏封二品夫人以報扶養之恩

卿嫂張氏年節多年建造節孝牌坊一座勅封一品太夫人卿父申貴升卿母王忠貞襄濟神明本該不

能封贈因狀元行孝等功成圓滿位列仙班俞氏乳母勅賜四品顯靈堂卿奉旨歸家祭禮謝恩萬萬歲

狀元三呼謝聖恩 辭別文武出朝門 過府是有府官接 道縣是有州縣迎 一路順風來得快

來到蘇州申府門 狀元進了高廳上 上前拜見 張氏夫人多歡喜 廳前擺酒開筵盛

文武官員齊來賀 大娘敬口叫家人 吓家人打轎一乘去到法花庵接三太到來 曉得 吓王廷打轎兩乘去接徐老爺夫人到來 啟夫

人三太接到，張氏迎接進分寢坐下。狀元一一拜見。啟夫人徐老爺夫人接到，張氏與志貞一同出來迎接進內坐下。徐老爺夫妻好生歡喜。這些情由我二老早已知道。今日得中頭名，一家團圓，正正難得徐老夫人與張氏夫人志貞三師太三人姊妹相稱，好不投機。狀元拜見一父三娘，合家好，不歡悅人也。

狀元此刻心歡喜，合家團圓受皇恩，不表申府情由事，再宣為官張夫人朝罷香烟揚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下官張廷官居吏部尚書，兼天官之職，只為年邁不慮為官，還歸林下。夫人李氏同庚五十五，生下一男一女。孩兒取名張寶，在年二十，身入洪門。女兒瑞珠在年二十八，生得聰明伶俐，尚未受茶。想賢妹雅云，出嫁申門，妹丈申貴，拜出外姓，這也不表。前日賢妹有書到，寫得明白，方知詳細。不絕申門香火，外甥得中狀元，妻我女兒瑞珠，配與外甥為室。況且親上加親，因此備了焚香，揀定吉日，送親上門，與狀元完姻便了。張爺歡喜多端，正送女申府去完姻，一路行程來得快。

到了申府大牆門，張爺廳前來住橋。狀元迎接岳父稱，四拜天來四拜地，回身又拜祖先靈。拜謝一父并三娘，又拜岳父張大人。夫妻和合來交拜，牽紅扎帳洞房行，坐床吃過交杯酒。春宵一刻值千金，一家團圓多歡喜。俞氏乳娘心歡忻，成親過了三朝後，張氏夫人說元因吓兒吓我與你父成親數月，一旦分離，總是前世不修之過。今日難得我兒榮歸，夫婦團圓為娘看破紅塵，同你生母進庵修行，而去兒吓且聽為娘吩咐。

勸兒為官多清正，莫將屈辱打貧民。堂上尊娘須孝順，勝如親生加幾分。我與你每修行去，不可時刻置在心。說罷，姊妹進庵去。狀元夫妻送起程，徐爺夫妻回心喜。在家日夜念經文，光陰如箭容易過，日月如梭走得勤。狀元完姻有三載，產生一子後代增。

狀元生下一子，取名申英，頂立香火。就將生父棺木別處安葬，修墳塚。張氏與志貞在庵日夜修行，狀元官居兵部之職，那文旦仍來服侍。後配芳蘭夫婦一家團圓，狀元任滿歸家，徐國安夫妻也到庵中修行，以保來世。太白星君接了玉旨，一道令有申貴拜與王志貞觀音大士庵前善才童子龍女下凡。如今二人仍歸位制，張氏七姑星占動凡心，下凡受苦。如今回心修善，仍歸舊位。徐國安夫妻回頭修行，後成正果，同往西方。狀元頂立兩家香火，孫出律蘭，芬芳瑞珠，皆是大團圓也。

瑞珠寶卷宣完金 古鏡重磨照大千

